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　第十七期

民國廿三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紙新聞

要目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 重訂

下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中膳車各等	五・四五	六・二〇	七・四二	九・二八	九・三六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二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七・五〇	一〇・二五	一四・〇〇	一八・〇二	一八・二六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六・三〇	八・〇〇	〇・〇五	一二・二〇	一三・四五	四・四六	五・二〇		
第三〇一次 平滬直達特別膳隊	一五・〇五	一五・三六	一六・四〇	一七・五〇	一七・五九	一八・二〇	開	往	上	海							
第三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八・三〇	八・五八	不停	一一・一〇	一一・一八	一一・三五	一二・三二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四・二五	一四・五七	六・〇九	一七・二九	一七・三八	一七・五〇	一八・五〇	一九・四六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二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一六・四〇	不停	不停	一九・〇七	一九・二五	停											
第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隊	一八・五〇	一九・二〇	二〇・二六	二一・三九	二一・四八		開	往	浦	口							
第一〇一次 快車膳隊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〇八	二二、〇八	二三・四二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四〇一次平滬直達貨車及第十五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〇・二五	二三・一〇	〇・五〇	三・四五	四・〇〇	五・四五	八・四七	一二・一四	五・二四	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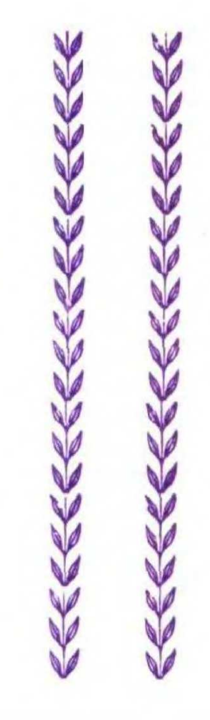
上行車

列車次數 / 開到時刻 / 站別	遼寧總站 開	錦縣 開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慢車中膳車各等			五・五五	六・一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〇	一四・一〇	一四・二〇	一四・三五	一六・〇九	一七・四六	一八・二〇
第四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四・〇〇	一四・五一	一五・四五	一五・五五	一六・〇五	不停	一八・一五	一八・四三
第十二及第二十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一〇・〇〇	一〇・五五	一一・四六	一三・五〇	一六・四五	一九・三〇	二〇・四五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八・一五	八・四〇	三・四九	一七・〇〇	一八・〇五
第十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〇	一九・四五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三四	二二・五〇	二三・二〇
第一〇二次 快車膳隊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七	九・四三	一〇・一三
第十六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五・〇〇	七・五八	一一・〇〇	一三・一〇	一八・四五	一九・三三	二三・四〇	二・四〇	三・五〇
第六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二〇	九・二八	不停	不停	一一・〇六
第三〇二次 平滬直達特快膳隊							由	上	海		開	來	七・一〇	七・三五	七・四五	八・五五	九・五九	一〇・二九
第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隊							山	浦	口		開	來		五・一〇	五・三〇	六・四三	七・四九	八・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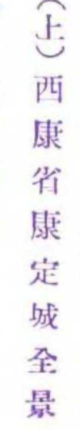
西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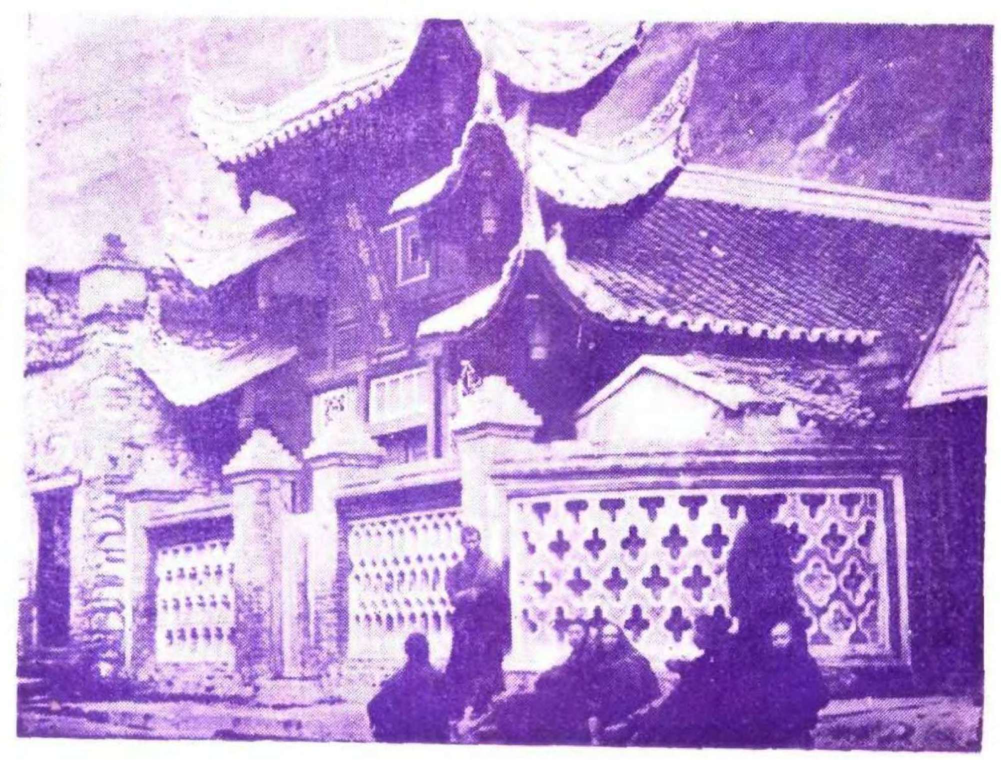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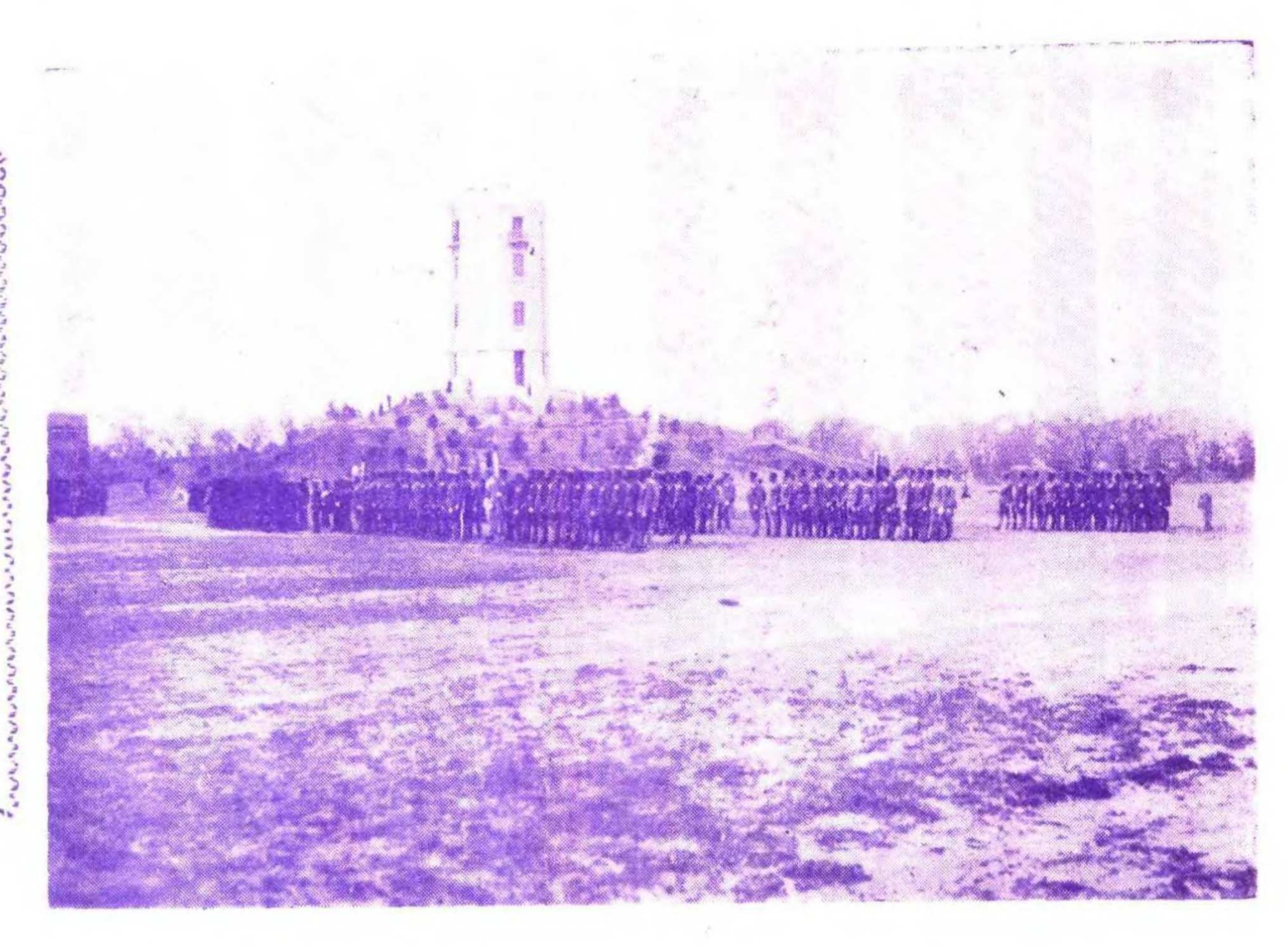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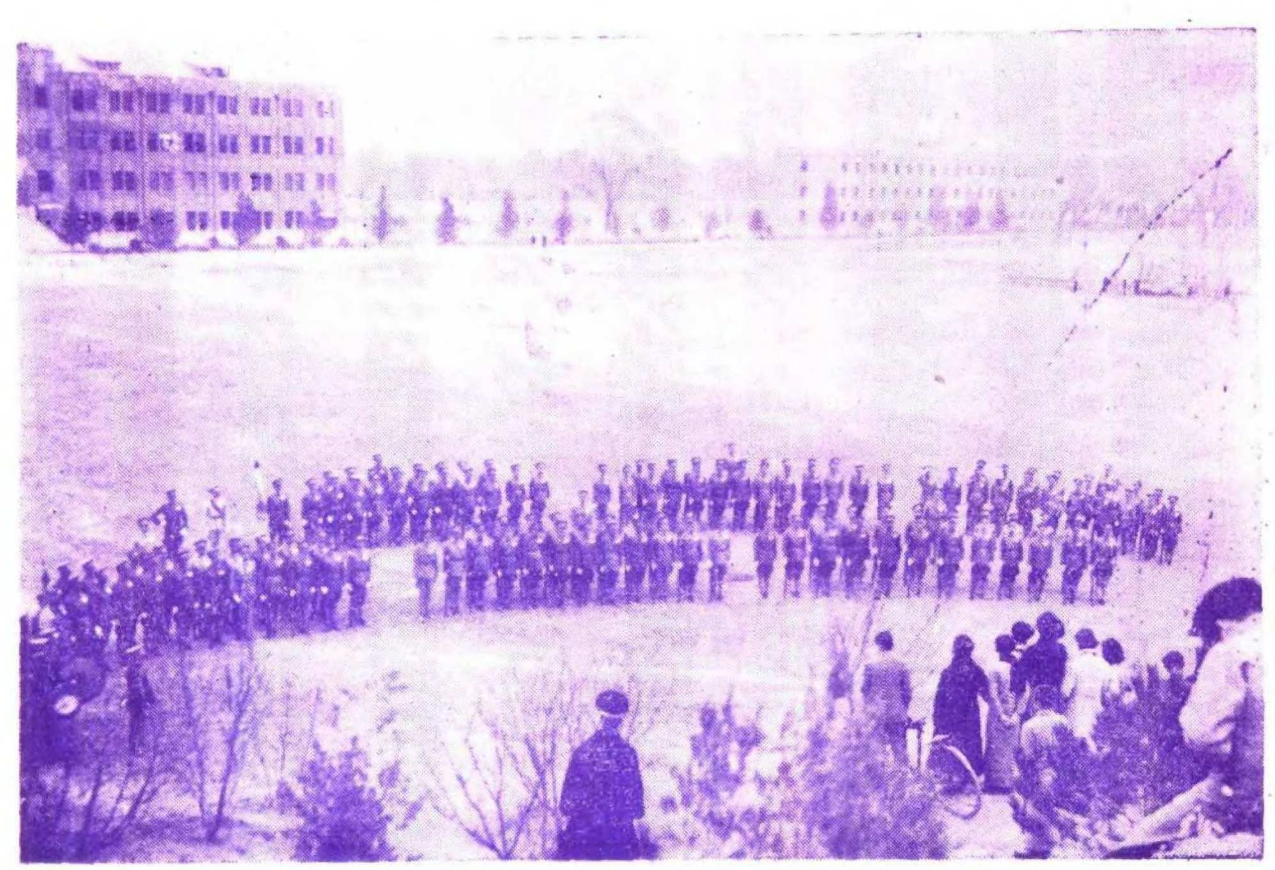
(上)西康省康定城全景
(中)喇嘛誦經
(下)外人在康定所設之教堂


（王振寰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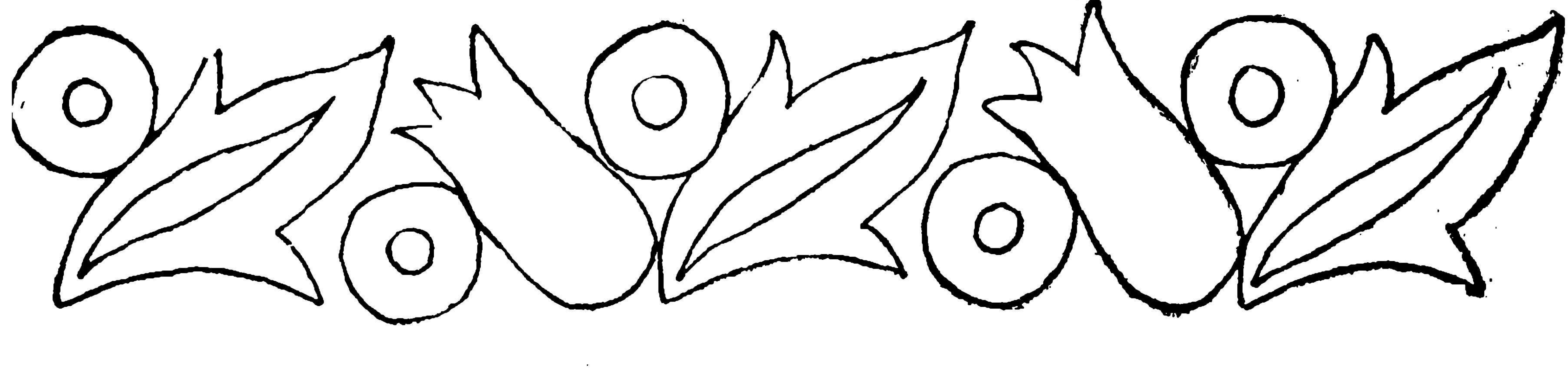


學生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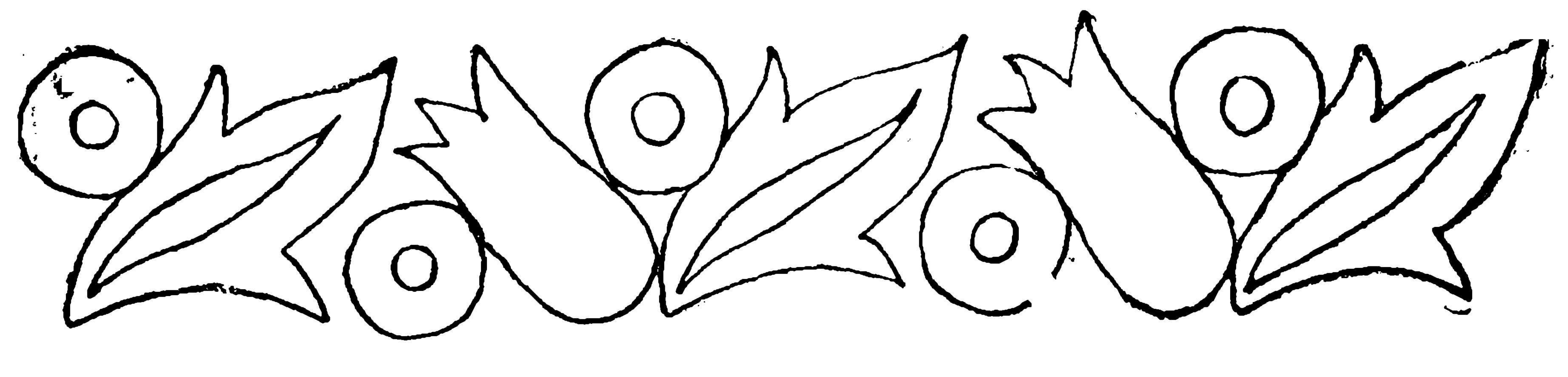


清華燕京兩校軍訓檢閱，（上）清華氣象台下之兩校學生軍，（下）燕京學生軍之軍容。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 第十七期 目錄
民國廿三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一周簡評

世界與日本

日本外務省，十七日發表非公式聲明以後這一星期，全世界政治界言論界的視線，都集中於這一個問題。

所有各國政府已表未表的態度，各國報紙激昂憤慨的輿論，本期本報，有專篇紀載，這裏不另叙，只簡單說明一下。

第一：各國對此聲明，皆異常重視，一致認做日本欲逐漸併吞中國的先聲。同時各國一致感覺他們的遠東商務，根本上發生危險。其中輿論表示最激昂的是英美俄，次之義大利。德國機關報不敢或不願多批評。

第二：各國政府中，首先有所行動的是英國。他照會日本，要求解釋。同時說明英國立場，是遵守九國公約，適用新銀行團協定。這照會的形式不是抗議，是詢問。措詞甚婉和。據說廣田和英大使談話，得了諒解而內容不明，大概英國表示，是英國在華的行動，不至於有被日本認做危險的情形，同時表明英國是遵重九國公約的義務，言外就是不承認違背九國公約的辦法。

第三：英國的行動，據說不是和美國有所協商，其間真正關係，尚不明瞭。美國沈默多日，到二十六日也訓令駐日大使訪廣田詢問，詢問的結果，在本期齊稿時尚不明。

第四：蘇聯沒有外交行動，但報紙的激昂，反映出蘇聯政府的焦燥，同時對於日美隔閡之深刻化，有欣幸之意。

第五：日內瓦空氣，無特別可紀，只有歡迎蘇聯加入國聯的空氣，更增濃厚。

綜觀大勢，此後的推演，看英美之間如何，亦看日本第二步怎麼樣？

日本的初步工作

日本此次做法甚爲狡猾。(第一)其聲明是談話式，對任何國，無正式公文。(第二)日本在海外代表，發表談話甚多，但口氣不大一致。駐美大使齋藤，談話最激烈，最露骨。他明知美國最重視，却故意激動他。這是先發制人的方法，欲使美國怵於不測之危機，謀第一步取得東亞特殊地位之默認。齋藤見副國務卿後談話，說並不是本國訓令教他去見，一切避免公式的意味。(第三)十七日聲明後之日本解釋，不承認那是新政策，只是廣田在議會所宣布外交方針之部分的說明，同時又承認十七日聲明，在字面上或有欠妥之處。總之這一星期的經過，證明十七日聲明正是一種初步工

作。他的目的，在先在國際上留一種印象，教大家對日本所謂在東亞特殊地位有一個初步的默認。他暫時不積極的强硬推進，看看各國與中國怎樣後，再作第二步工夫。至於當前的目標，是打擊國聯在五月開會的技術合作委員會。

中國的立場

本週內國民政府應付的方針，大體業已表明，就是始終站在條約上說話。

駐外各公使，當然都有繁忙的活動，駐英美兩使，其忙更甚。而各代表活動的目的，只是表明中國守約，盼望各國護約，說不到有特別的政治活動。

駐京日領須磨，星期二見汪院長，解釋了四點，比十七日的聲明，略爲合理，然日政府既始終維護那個聲明，則其他解釋，不能爲憑。我外交部因此在星期三又發一聲明，星期四駐日蔣公使訪廣田，亦是要求解釋。

日使有吉，星期三已由滬回日，　，黃委員長郛回了莫干山，上海方面，現在沒有何等接洽。行政院派了一位要員到華北，正考察各種問題。

在有吉入京辭行之時，中日間頗有較緩和的空氣，自從日本這個驚人的聲明，立時現出了緊張局勢。但最近這幾天一切還不能定，主要的是看日本如何？

此事關係中國內政，亦極重大，中國到了屈無可屈的最後立場，若政府含糊一點，頓時內政上也要成嚴重風潮。不過事實上政府在此緊要關頭，大概也有相當覺悟。（愉民）

新疆情勢

新疆情勢，自馬仲英部戰敗後，已漸見安定，大抵馬部殘餘之肅清，地方秩序之恢復，已無問題；而盛世才氏於本月十八日召集省內各民族代表會議，討論政治經濟交通教育各項建設計劃，尤足證明新省情勢進步之一斑焉。

雖然，建設非易事也，而就新疆今日之人力財力以言建設，則尤不易。是以新疆當局果欲着手實際的建設，首須設法恢復去秋以來斷絕已久之陸空交通，以求中央之指導與援助。且自馬仲英部入新，　地方突遭破壞，　其殘暴慘酷之行爲，又引起纏回極大反感，今後民生疾苦之如何解除，民族衝突之如何消弭，尤有賴於中央方面之協助規劃也。聞歐亞飛機去秋停航迪化，係因馬仲英部兩度刧奪汽油之故，其關鍵不盡在新疆當局，則今當馬部潰敗，秩序漸復之會，要已無復阻止交通，而使西北邊陲永與中央隔絕之理由也。

黃慕松入藏

黃慕松氏入藏行期，屢有變更，延至二十六日始離京西

上，其遲遲出發之原因，傳說不一，以吾人觀之，當爲等待安欽一行抵京，聽取西藏近況，故安欽二十四日到達，而黃氏趁日即啓程也。

安欽抵京發表談話，謂西藏近殊平靜，藏民均盼班禪回藏云云。平靜之說，當爲事實，蓋西藏內部固不必一致，然絕無可以與藏政府抗衡的勢力之存在，而近月所傳康藏戰事及青藏糾紛，則非失之夸大，即含有作用也。至班禪回藏問題，大抵須待黃氏到藏以後，始能決定，班禪有其信徒爲一事，而西藏之實際情勢又爲一事也。

黃氏此次入藏，其公式之使命爲致祭達賴，而附帶使命當較致祭爲尤要。自清末以來，我國邊疆問題之發生與問題性質之擴大化嚴重化，均由中央政府忽略邊政所致，今日殆爲解決西藏問題之最後機會矣，黃氏此行，關係綦鉅，願祝其成功！

劉匪消滅

劉桂堂股匪衆自去年年終由察東南竄，一渡大河，四越鐵路，雖在長江流域之江蘇省，猶一度被其攻陷縣城，備受蹂躪。各省軍隊先後動員，不下十萬，攻剿之期，歷四閱月，至最近而始消滅焉。其爲禍之烈，可謂極矣。

劉匪部衆，原多馬隊，而其奔竄方向，尤無一定，故軍隊剿擊，本不甚易；然使追剿各軍自始認眞盡其責任，則劉匪之消滅，必不待諸今日，可以斷言。就此點言，魯主席韓復榘氏及其所部各師旅長之努力盡責，蓋有足多者矣。

抑劉黑七時期之劉桂堂，其腦海中根本無國家民族之觀念，尤不知國民革命之意義，與今日等也。設當時不有劉黑七股之收編，安有今茲劉桂堂股之騷擾？然則此次劉匪長驅數千里，擾亂四五省之悲劇，或足爲不擇手段濫編土匪之嚴重教訓乎？（谷冰）

歐洲大勢

這一週世界視線，又齊集遠東，其他國際問題，全被掩蓋。

裁軍談判，因法德翻臉，和事老的英國，也覺得無話可說。這時間義外次蘇維治歷訪巴黎，倫敦，正好是急難中的救星。國聯秘書長愛文諾現抵羅馬，和墨索里尼會晤，也是爲裁軍等問題協商。所以本週裁軍談判，義國成爲重心。按說裁軍僵局，本來就沒有打開的希望，蘇維治在法英所談，無非是降格以求的辦法，想謀會務的推動而已。

法國對中歐的外交，目前很活躍。本週法外長巴多和羅

馬尼亞已成立了重要的妥協。他又聘問波蘭，重溫法波同盟的舊夢，藉以對抗德波新訂的友好條約。巴氏此行更帶着訪問捷猶，增强對小協約聯絡的使命。這種布局遣子，都無閒着，大體的目的是在對德，兼且顧及義奧。

蘇俄因遠東局面的豹變，暫時舒緩過一口氣來，可謂始料所不及，但是西顧歐陸，却不能不十分關切。最近蘇俄主席加里寧巡視邊防回到莫斯科以後，就發表加緊邊防的警告。現在德國對蘇俄請訂立波羅的海安全保障公約的建議，又滿抱着愛理不理的神態，波羅的海岸原是蘇俄西邊的門戶，德國這種姿勢，叫蘇俄怎好安心?!

所以歐亞風雲，看起來同是一般的黑黯！

印日新商約

印日新商約締成了，不久就正式在倫敦簽字。

英國此次應允撤回約文中須列入英帝國特惠制度的條款，日方尤認為得意之作，臉面真正十足。

但是日本並不以印度的勝利為知足。近來對澳洲也想派商務代表，澳閣員藍山赴日報聘，現已到滬，日本朝野對藍氏此行，正抱着滿腔欲望。

日本好比一個無賴漢，同時垂涎着富室的幾位千金，和他在擠眉弄眼，富室的家長，睜眼看着這種情形，又因形於勢禁，奈何這無賴漢不得。可是叫他的心裏，怎能不氣？怎能不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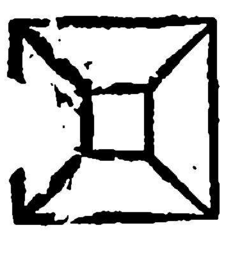
土耳其要求修約

韓信受胯下之辱，終能成就許多功業，自量力不如人，而諱言賈禍，殊非智者所取。

土耳其蒙賽佛爾條約之辱，一戰而勝希臘，使世人刮目相看，但是從此就埋頭內政的改革，一味苦幹，以培養國力，所以能在國際博得很好的聲譽。據英報載稱，最近土政府向洛桑條約各國接洽，請取消該約中撤除軍備區的不平規定。我們在水深火熱的今日，讀了這個消息，回想以前我們自身的錯誤，又豈止顏赤鼻酸所能卸責？

今日所要問一般國民的，就是大家是否覺悟，有忍辱苦幹的精神沒有？至於過去的一切舊帳，大可不必再說。

（歷樵）



日本欲關閉中國門戶耶？

王芸生

本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表非正式聲明，謂：「日本鑒於中國恢復秩序須賴其自身之事實，故日本不能不反對中國有違反遠東和平之任何舉措。日本並反對其他列强之舉措，或將擾亂遠東之和平者，例如供給中國以軍用飛機與軍事教練，以及政治性質之借款。」又據東京十九日電，日外務省發言人稱：「如遠東和平秩序爲協助中國之國際合作所擾亂時，則日本將採取積極行動。」並謂：「如他國使用武力，則日本亦將採取武力。」這個聲明的意味，至爲嚴重。就最近的事實說，美國羅傑士教授方奉命到中國來調查銀價，宋子文孔祥熙諸氏計劃組織銀公司，國聯專家拉西曼返歐，出席國聯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日本的聲明，當然是對着這些事實說的。但就遠大處言，日本這個聲明是實行所謂亞洲門羅主義，破壞國際公認的門戶開放主義，公然宣布關閉中國的門戶。日本在囊括東北四省，高壓華北，國聯失威，列强束手的時候，公然威嚇世界，作此蠻橫宣言，是其對華高壓，前途發展，正未知其所屆（語云：履霜堅冰至，其來也漸。日本謀握東亞霸權，已非一朝一夕，茲特從歷史上溯觀其演進之跡，以證强鄰謀我是如何的亟亟不已。

所謂門戶開放主義，自從一八九九年美國務卿海約翰發起以來，一向爲國際所公認的對華政策。日本也是與美國交換照會承認門戶開放主義的一國，但她始終就未曾忠實履行信約。一九〇七年的日法，日俄協定，及以後的各次日俄密約，全與門戶開放的精神相反；但那時日本的野心，尚祇限於滿洲。及至歐戰發生，日本遂起獨霸東亞的野心，謀以中國爲其保護國。民國四年的二十一條要求，不特壟斷南滿東蒙的權利，及承繼德國在山東的地位，並不許中國將沿海港灣割讓他國，而最震驚一時的「第五號」，在欲包辦中國的軍事國防，其有關的條項如下：

一，在中國中央政府，須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政治財政軍事等各顧問。

三，向來日中兩國屢起警察案件，以致釀成轇轕之事不少，因此須將必要地方之警察，作爲日中合辦，或在此

等地方之警察官署，須聘用多數日本人，以資一面籌劃改良中國警察機關。

四，由日本採辦一定數量之軍械（譬如在中國政府所需軍械之半數以上），或在中國設立中日合辦之軍械廠，聘用日本技師，並採買日本材料。

還與現在日本政府聲明「反對其他列強……供給中國以軍用飛機與軍事教練以及政治性質之借款」相較，如出一轍。當時主張由日本包辦中國的軍事國防，現在宣示其他列強不得干與中國的軍事建設，用意完全相同，不過在表示上有消極積極之分罷了。

二十一條要求的第五號，當時置諸「緩議」，而日本的處心積慮，却一向未曾稍懈。民國七年的參戰借款，參戰軍聘用日本軍事顧問及教練官，實際就是上舉二十一條第五號各條的部分的實行。直皖一戰，參戰軍全體潰散，日本把握中國中央軍權的美夢，被吳佩孚打得粉碎。中國內戰，在外交上產生還樣的重大作用，實在是意想不到的。

日本在過去，曾有好幾次要包辦中國的對外關係，就是不使中國有獨立的外交，如同被保護國聽受她的指揮一樣。民國五年的袁氏帝制，日本最初不甚反對，不過要袁世凱追從日本，由其一手包辦。當駐日公使陸宗輿以外交部密告日本的電令轉達日本政府的時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聽到「中日鄰好重於他邦」的字句，霽然色喜，即以保護者自居，電令駐使與英法諸國替中國接洽改制問題。袁世凱知道日本竟在越俎代庖，憤然對左右說：「日本總是把人家當他的兒子！」遂命府秘書長梁士詒將密告日本之言普遍告知英法各使。日本聞知大憤，遂翻臉反對，一面領導五國勸告，一面資助唐蓂的反袁運動，大拆其台。這是一件事。又歐戰時的中國參戰問題，日本竭力阻撓，協商諸國雖欲得代表四萬萬人民的國家加入戰團，以壯聲威，而無可如何。及至日本與英法俄義成立秘密諒解，擔保日本承繼德國在山東的權利，及割讓赤道以北的南洋羣島，日本對法國允許促令中國對德絕交，自此中國的對德斷交與參戰，纔得實行。這又是一件事。在這個時期中，中國的外交，差不多全由東京決定，直到民國八年凡爾賽會議，陸徵祥等與日本大爭山東問題，中國外交纔恢復獨立面目，更經華盛頓會議的申雪，中日間的外交感情遂完全睽離。日本方切屈而後伸之志，中國轉酣睡於九國公約之上，以爲「領土完整門戶開放」已有鐵的保障，豈不殆哉？

日本謀握東亞霸權，以藍辛石井協定一事最富國際意義。此事發生於民國六年，中國剛參加歐戰，日本派前外相

石井菊次郎赴美，謀日美兩國對遠東問題的諒解，於是年十一月二日與美國務卿藍辛交換公文。就是有名的藍辛石井協定。其要點如下：

合衆國及日本國政府均承認凡領土相接近之國家間有特殊之關係，故合衆國承認日本國於中國有特殊之利益，而於日本所屬接壤地方，尤為其然。中國之領土主權，當然完全存在。合衆國政府以日本國其於地理的位置之結果，有如右之特殊利益，日本並無不利他國之通商或偏頗之待遇，及蔑視條約上中國從來許與他國商業上權利之意。蓋日本國政府累次聲明之保障，全然可以信賴也。合衆國及日本國政府聲明毫無侵害中國之獨立及侵害保全領土之目的。且聲明兩國政府常於中國維持所謂開放門戶又對商工業機會均等之主義。……………

日本根據這個換文，認為美國承認日本的對華特殊地位，美國的解釋便不然，以為日本的特殊利益祇限於經濟關係。這兩種不同的解釋，可於日美兩國對華之通知見之。是月六日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照會中國政府，謂「美國正式承認日本在中國之特殊地位」，可見日本對於所謂「特殊利益」解釋為「特殊地位」。越二日美國公使芮恩施照會中國政府，則謂「美日兩國政府重復聲明，彼此恪遵門戶開放政策，重復拘束兩國政府，維持機會均等主義。任何國之臣民公民，於在華之工商業，一律完全享受之。日本之商工企業，曾因彼兩國地理關係之故，顯然對於他國臣民公民之同一企業佔有某種利便；今美國政府與日本政府乘此良好機會，交換彼此對華關係意見」云云。這是美國的解釋。但是，當大戰進行，美國對遠事鞭長莫及的時候，應日本之請，交換這樣的公文，怎能說毫無政治意味？美國自知這事上了當，所以在一九二二年華盛頓會議的時候，將藍辛石井協定與英日同盟同時宣布取消。石井在他所著的「外交餘錄」一書中，謂此協定雖經取消，日本之特殊地位儼然存在，此協定在精神上並未消滅云。可見日本對於東亞霸權的雄心，雖經華盛頓會議的打擊，並不曾殺減了她的氣燄。

在上月日美交驩書簡中，美國務卿赫爾致日外相廣田弘毅的復文中，說：「余切望能乘此機，表示懇切希望，使與東亞有利害關係各國 ，將現存或將來有發生可能之一切問題，依不得於任何國，且復對各國能予以確實永久的利益之解決的精神及方法，以討究之。」一般方以為日美關係將因此逐漸緩和或好轉，而日本政府竟發表這個顯然威嚇美國的聲明，並對門戶開放主義的盟主毫不留轉圜的餘地，使宣告把中國的門戶關閉了，意義的重大，不問可知。

門戶開放主義的由來，盡人皆知是一八九九年美國務卿海約翰發起，殊不知眞正的緣起是在英國。美國最近出版了一本很有價值書——鄧愛特（Tyler Dennett）著的「海約翰傳」，此書供給與我們的新知識，是告訴我們海約翰的門戶開放主義實發動於英國。當時的中國情勢，因德國首先占領了膠州灣，取得了九十九年租借權，俄國藉口均勢，也强占了旅順大連，各國競起攫取勢利範圍，英國為保持在遠東的商業利益，便秘密照會美國，詢問美國是否願意與英國合作以抵抗各國對中國的侵略。彼時美國正與西班牙交戰，這個提議未為美國所理會。這是一八九八年三月間的事。英國因為美國的冷淡，遂亦追蹤德俄，取得了九龍及威海衛，以維持所謂均勢。轉年，海約翰任美國國務卿，曾在中國服務多年的英人希勃斯萊(Alfred E. Hippsley)上書美外部司長羅克希爾(W. W. Rockhill，此人曾在駐華使館服務），這封信的內容，便是海約翰門戶開放主義照會的內容和動力。從這一件事的經過上，使我們明白看出，英國在遠東的利益較他國為大，門戶開放主義便是為保障這種利益而產生的政策。日本現在竟要把這三十餘年來國際公認的原則，一拳打碎，不僅居盟主地位的美國不能甘心，即在遠東有重大利益的英國及其他關係國，也不能默然無動於中罷！

門戶開放主義，是因抵制列强瓜分中國的趨勢而產生，它將因日本圖謀獨吞中國而消滅乎？這雖是不可思議的事，但山雨未來，風已滿樓，苟安於漏舟中的國人們！現在眞到了我們掙扎圖存的時候了！

二十三年，四，二十三。

（註一）鄧愛特著的「海約翰傳」關於門戶開放主義及其他於遠東有關係的各章書，現經楊歷樵先生譯出，自本期起在周報發表。

（註二）英國對日本聲明已有表示，請參閱本期專篇，及「論評選輯」欄中「英國擁護公約之聲明」一文。

抵門司

什公

十年不飲方壺水，
三日仙槎御好風；
全竟晚櫻猶待客，
天涯微惜落花紅。

日本聲明與世界反響

記者

自本月十七日日外務省發表關於龍斷中國之非正式聲明以來，世界震動。二十三日英政府對日照會，作擁護九國公約之表示。此爲國際對日本開口質問之第一國，今後之發展，尤堪注意。茲將最近一週間之經過記述如次。

一、日本聲明之全文

日外務省聲明全文

日外務省之聲明，當時係由路透電簡單傳出，其詞甚簡，茲據日本報譯其全文如次：

『關於中國問題，日本之立場與主張，或有不與列國一致者，唯日本爲盡在東亞之使命與責任，實立於不能不盡其全力之立場。嚮時日本之所以不能不退出國聯，實因日本對於自國在東亞地位之見解，與國聯相左有以致之。日本對於中國之態度，或有與外國未能一致者，亦未可知；唯此種情形，乃導源於日本在東亞之地位與使命而不得不爾。日本對於各外國，常維持增進交好關係，自不待論，而日本爲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以單獨責任進行之事實 ，日本亦認爲係當然之歸結。又單獨進行維持東亞之和平與秩序，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決行之決心。唯欲使右述使命得以進行，日本又不能不與中國共分維持東亞和平之責任，中國以外國家，固非分責任者也 ，職是之故中國之保全，統一，乃至國內秩序之恢復，自東亞和平見地觀察，固日本最所切望者唯中國之保全，統一，及秩序恢復，必有待於中國自身自覺與努力，已爲過去歷史所昭示，此種情形，現在爲然，即將來亦莫不然。帝國自此種見地出發，認中國方面苟有利用他國，排斥日本，出之以違反東亞和平一類手段，或出之以以夷制夷之對外方策，日本不得已 ，決不能不與以排擊；又列國方面，苟因顧慮滿洲事變上海事變形成之情勢而對中國欲採共同動作，則縱令其名目爲財政的援助或技術的援助，終局在中國，必然的帶政治意味。此種形勢助長之時，遂開設定勢力範圍，國際管理或瓜分之端，此不僅對中國爲大不幸，即東亞之保全，乃至爲日本計，亦有影響重大之懼，日本在主義上，不能不對此表示反對。唯各國各別與中國自經濟上貿易上進行交涉，事實上雖爲對華援助，但在不防碍東亞和平維持範圍以內，日本亦無對此實行干涉之必要；如右述措置，誠使東亞和平維持陷於紛亂；例如最近外國對華售賣軍用飛機，教授飛行術，派遣軍事教育顧問，軍事顧問等，或借政治借欵，結局明白離間中國與日本及與其他各國間之關係，發生違反東亞和平維持之結果，日本就其立場言 ，不得不反對。

上述方針，雖爲日本從來方針之當然的演繹，然因最近外國在中國國內，共同動作，以援助一類之種種名目，積極的策動，此時明我立場，決非徒爾也云。

日發言人又一解釋

東京二十日電，此間外務省發言人於答覆新聞記者滔滔不絕之發問時，對一般對其四月十七日宣言發生之反響，表示驚異。該發言人確稱：此項宣言不過係擴充一月二十三日廣田在議會發表之演詞，並稱日本無干涉中國獨立意嚮。「吾人認日本在地理上處於一種地位，如中國統一發達，則日本可以獲益，並能增進其商務，故意欲中國統一與繁榮。惟中國如欲獲得統一繁榮，必須自己覺悟企求，而非由其他列強私心利用，所能達到。其他列強或國聯能以其力量利用中國之時期，現已過去」。該發言人又稱：日本對列強從事於與中國有益之事業，並不擬干涉其利益。渠於批評外國對日本不許列強接近中國之政策所發生之反響時，確稱日本並不擬拋棄機會均等之門戶開放政策，或干犯現行之條約云。

日本對美故散烟霧

華盛頓二十日新聯電，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曾發表聲明書，闡明從來日本之對華政策，不意予美國言論界以異常之衝動，日本因此訓令駐美大使齋藤，令其於最近訪晤美國務卿赫爾，將該省此次之聲明譯成英文，呈交赫氏，以釋美政府之誤會。齋藤並於今早發表談話云，『因此次日政府闡明對華政策，頗惹一般誤解，故本人擬於近日訪晤赫爾氏，將日本外務省之聲明譯成英文遞呈，日本外務省所聲明者。決非抗議美國飛行家在中國担任軍事教官，或美國飛機賣與中國 。 又本人此次將向赫氏通告，亦完全不具抗議之形式 。』又美國國務部當局對日本外務省之聲明書，態度極愼重，在未接到齋藤之聲明書譯文以前，決守緘默。

齋藤兩篇蠻橫談話

華盛頓二十一日合衆社電，駐美日大使齋藤今日接見合衆社記者宣稱 ， 日本重新發表其對華政策之聲明，係因於美國對華貸與棉麥借欵以及美國售賣飛機予中國事。又稱，日本之所以重新宣布對華政策者，蓋因有一種表示，棉麥借欵將作政治用途，而威脅亞洲之和平也。日本爲中國之鄰國，對此特別跼躅不安，日本期望列强，審愼考慮其給予中國協助之類別。又稱，日本無意關閉中國「開放的門戶」，惟一般須明瞭日本不欲中國仰賴相距遙遠的國家予以軍事協助。又日使於舉出日本所認爲遺憾之外國軍事協助的種類時，述及中國最近航空事業之擴充，及中國購買大宗美機。日使稱，「日方頗恐此項飛機，將用以反抗日本」。此間對於齋藤解釋日外務省宣言之觀察，以爲日本所爲主要警告者爲美國，但亦適用於其他遙遠國家之貸欵或以軍用品供給中國者，以前一般相信東京將準備對日外務省所發表並擴充之宣言，欲減輕其力量者，觀今日日使之談話，則此項信念，現已消滅。但美國務部人員對日方政策之聲明，仍保持緘默。

華盛頓二十二日電，駐美日本大使齋藤於接見「華盛頓明星報」訪員時宣稱，在華有商務利益之國家如蔑視日本請求，於接洽各種事項獲得成議前，不先與日本磋商，則日本將視爲一種不友誼行動。並稱各國對於如何應付中國之道，並未具有絲毫觀念。齋藤提及有某法國銀行團體，在歐洲發行中國公債事，謂此舉「予日政府以莫大煩惱」。如外國商業代表抹煞日本之請求，則其責任將由中國政府負之。該訪員詰問齋藤，日本關於管理中國事，有否與他國合作之或能性歟？齋藤答稱，在若干時以前，此等合作或有可能，但自滿變後則否。

橫山亦作狂誕談話

日內瓦二十三日哈瓦斯電，日本駐日內瓦總領事橫山對報界宣言云：日本今更信日本與中國誠意友好合作以謀中國之統一及繁榮，實爲東亞和平之關鍵。日本力求合作之實現。但吾人當知中國政府綏靖與統一中國之工作去完成之期尚遠。 內亂機續不已， 而對抗之各派往往向外國借欵，或要求其他經濟技術上之援助。誠恐反日一派份子對於日本之誠意繼續懷疑者，以種種形式， 取得第三國之援助， 以爲反對其政敵或鄰國之用。此於中國之和平以及東亞之和平，實爲一種潛伏之危險。因此日本外務省聲明日本有與中國同意維持東亞和平之決心 ， 並警告中國及外國當局，使知醞釀混亂之行爲，實爲危險。日本對於開放政策及承認中國主權原則，絕無任何變更。有關係各國人民，儘可在中國和平經商。日本所反對者，僅爲外國有害之援助耳。日本無意擅將一獨立國家置諸日本監護之下，蓋日本與此國家正欲以友誼態度分担責任以維持世界繁榮所不可少之和平也云云。日內瓦二十三日新聯電，駐日內瓦之國聯日本事務局次長兼總領事橫山，因關於日本之聲明對華政策，於本日藉該地報紙，發表聲明如下：「本人擬俟國聯秘書長亞文諾歸任時，向國聯就日本之對華方針，予以充分說明。總之， 日本將獨立國置於保護下， 決毫無此種意思。反之， 日本與中國爲維持和平所有之責任要與之分担。日本最注意者， 乃係國聯刻在企圖之對華技術援助一項，於是本人擬向國聯闡明日政府之立場。」

林銑十郎態度蠻橫

東京二十五日電通社電，林陸相於昨日閣議畢後， 談話如左， 關於外務省之非公式聲明問題，在上次閣議中曾行談及，故本日之閣議，並未涉及此事。又外務省方面，雖以其在各國頗生反響，而有作宜重發聲明之說者，但陸軍方面殊不便預聞。惟予個人則認爲無特別對各國中之任何國樹敵之必要，而切望其行和平的外交。故在此意義上，擬協助廣田外相，而極力支持我國外交方針也。然斯時對手中國，若有出於不法的態度者，則將向所信方面邁進，自不待論，且業已完成此項準備。關於三大政

策，陸軍方面刻正依國防見地，就今後應如何進行事加以研究中。其內容現尚礙難發表。要之，國防與預算，教育，思想，稅制等問題，均有不可分之密切關係，其對農村問題與工人工資問題等亦然。是以自純粹的國防見地言，實應顧及國家總動員情形而圖解決國家之各種問題也。本人因為有與各省大臣開誠交換意見之必要，故擬先與關係最深之外務及拓務兩大臣晤面，而聽取其意見，以作決定陸軍案之參考，然後更向之傳達軍方意見。

日本閣議重要決定

東京二十四日電，據聞本日，閣議決定，日政府「將不反對列强對華之非政治的協助，如庚款及非政治的經濟談判等，並歡迎對華之文化協助。」日政府鑒於其在遠東所處地位，與中國比鄰，為支持遠東和平之礎石，故對於他國軍用機與軍械輸入中國事，不能不提出抗議，蓋此項交易最後將擾亂中國之和平與統一，以上為日政府所處之地位並欲其他列强了解者也。又電，本日內閣通過十七日非正式宣言中所列之政策，曾引起全世界嚴厲指摘之日本不允他國協助中國問題，因此又進一步。

駐華公使有吉歸國

上海二十五日電，有吉夫婦偕參贊秘書等二十五日晨八時登輪反日，自稱無重要任務，僅謁廣田，報告使華情形。傳彼對華有所建議，亦不確，約三週後返任云。有吉曾訪孔祥熙，詢銀公司內容，及整理舊債締結新關稅問題。河相定二十七日赴長春，商華北問題。

廣田對蔣使之解釋

東京二十六日新聯電，中國駐日公使蔣作賓，本日午前十一時半特赴日外務省訪晤廣田，會見時即由蔣氏就十七日日政府之宣言，質問其真意，然後說明昨日中國政府所發表聲明書之真意，並作種種懇談，至正午始行辭去。又電，廣田與蔣氏會見時，即表明日本之立場並聲明如下：「四月十七日日外務省發言人曾發表非公式聲明，闡明日本之對華政策。發表該項聲明者，因觀最近外國將軍械賣與中國，或派遣軍事顧問及其他以種種手段援助中國，如此對於東洋和平甚有影響，日本官民頗感不快。以此問題由外務省發言人向新聞記者說明日本之方針，不意發生誤解，誠為遺憾。傳稱中國係為準備於一九三六年對日本表不好的態度，亦甚遺憾。該項聲明，措詞雖有强硬之處，惟對其觀念，則無論如何，決予以支持。日政府決不妨害外國在中國之權益，對於認真開發中國，亦甚表贊同。又尊重中國主權一項，亦常予以注意。至於機會均等，乃係日本所切望者，但因外國之援助中國，如招來不良的結果，則結局影響於日本與中國間之關係，在維持東亞和平負有共同責任之中華民國，對此事應先與日本協議為至當。本人自就任外相以來，對與鄰邦之親善關係，則予以渾身努力，觀最近之中日關係，亦漸復歸常道。日使有吉，與中國要人會見時，曾約以為中日兩國親善上貢獻。又有吉為磋商此事，聞已於昨日由滬啓程歸國。又自本日起，續開東鐵售路會商，如該問題解決後，則對於中日間之諸懸案，亦將不得不進行直接交涉以解決之。盼望貴國能得以諒解日政府之真意，兩國提攜為東亞和平而貢獻云。

二、中國政府之態度

中國對日本聲明之公式表示，外交部曾於十九日發表聲明，闡明中國之立場。二十四日駐京日總領事又向我外交部作口頭解釋，外交部因於二十五日再度發表聲明。

汪在立法院之報告

南京二十日電，汪精衛今晨在立法院大會席上，除報告四點外，對中日美俄日前錯綜復雜之國際緊張局勢，亦有極詳細說明，對日美日俄緊張空氣說明尤詳，最後並闡明我對日美俄之險惡形勢所把持之應付態度及現在將來之立場。汪對於目前華北外交上嚴重問題，即日方提出之通車通郵設關等問題，向各委亦坦白說明。謂中日外交問題，當由整個中央作主，本人不能以個人資格擅自發言，不過日方雖嚴重威脅，我自有固定宗旨，決不稍為屈服，通車通郵設關等問題，我須考慮得失，不久即將提出中政會縝密討論。繼由劉盥訓，婁桐蓀，程中行，等相繼發言，提出問題，請汪解答。計一，劉問華北劉桂堂匪橫行數省，至今未全部消滅，楊猴小匪又擾綏西，地方不靖，動輒予外人以可乘之隙，應如何善後。二，婁問日本要挾我方通車通郵，同時各地發現日人私運郵件，外人遞寄歐洲郵件，幾為此項私設郵局所包辦，此問題應如何設法防止。三，程問華北中日問題，我國對日之決策等，汪以在不變更過去外交原則下，對所問諸點，均有詳細解答。

美英法駐使之表示

華盛頓十九日哈瓦斯電，中國駐美公使施肇基因日本外務省日昨發表對華政策之聲明，特以中國政府之抗議書遞交國務院。

倫敦二十日路透電，倫敦中國使署今日發表一文，謂日本之宣言，不過重伸日本侵略亞洲大陸之傳統政策，日本政策與遠東和平秩序之增進，適相鑿枘。中國人民深知其獨立主權國之權利與義務，必不承認日本亞洲威權之毫無根據的主義。

巴黎二十一日哈瓦斯電，此間中國使館以中國政府名義，發表宣言，對日本在亞洲大陸之侵略及膨脹政策，表示抗議。略謂中國政府已訓令中國駐東京公使，向日本政府要求對最近宣言與以解釋。宣言最後一段謂，遠東和平之最確實保障，不在列強放棄其與中國之友誼及有益合作，而在日本放棄其對亞洲之帝國主義政策， 並能嚴格尊重其由條約上所負之義務。

須磨對我解釋聲明

南京二十五日電，二十四日駐京日總領事須磨謁汪兼外長，向我解釋十七日聲明書，略稱㈠日本誠懇希望中國之保全統一及繁榮，對於中國之獨立或利益，絕對不予阻礙，且無加害之意。㈡外國因經濟或通商上之關係，與中國交易，日本表示歡迎，日本且進而遵守關係中國之各種協定，同時希望中國誠實實行機會均等門戶開放之主義。㈢日本對外國在華之利益，固毫無加害之意，但外國如以公同之力臨諸東亞，採取有違背東亞之秩序及和平之行動時，日本惟有絕端反對。以上係負有與中國及東亞諸國共同維持東亞之和平及秩序責任之日本應取之當然態度。換言之，如列國及國聯以共管中國之態度臨於中國，惟有排除之耳。

我外交部再度聲明

南京二十五日電，關於四月十七日日外務省發言人所發表之聲明，日方於二十四日將該發言人所說明之點，向我外交當局摘要解釋後，我外部發言人稱： 日方申述之各端， 與日外務省十七日原聲明內容不盡相符，而日本負責當局對於原聲明雖在國內外迭為種種解釋，或與原文顯然矛盾，或較原文更為詭幻，但始終對原聲明未加以否認，是日本政府對於原聲明自應負其責任，至中國之立場，已於十九日經我發表聲明。該聲明實就維持和平之責任，中國與他國之合作，以及中日間關係各點，闡明中國之嚴正態度， 茲再應加以說明者， 則中國之主權與其獨立之國家，斷不容任何國家以任何藉口稍予損害，中國與他國或與國聯之一切關係，無不合於法律，無不以中國自身之發展與安全為基礎，斷不容任何國家以任何藉口稍加干預。日本過慮列國及國聯以共管態度臨於中國，無論現在國聯方面或列國間絕無如日本所慮之意思，即中國以獨立之尊嚴，豈能須與忍受束縛中國之共管勢力。中國不能容受列國間之共同束縛勢力，猶如不能容忍任何國家之單獨束縛勢方，其理至明，其義至正。且中國與國聯開始合作之時，日本尚未宣告退出國聯，是日本對於中國與國際合作之政策，早經擁護在前，矧現在法律上，日本仍係國聯之會員國乎；日本希望中國改行機會均等門戶開放之主義，關於中國與他國之經濟關係，中國本無排除任何國家之意。惟查此項主義發起之動機，亦為防止任何一國藉其特殊勢力，在任何地域內有壟斷其經濟及其他關係，而排除他國之情事。今依照日方聲明，日本顯欲排除他國與中國合法之關係，然則開放門戶主義之動搖，其責任固不在中國，而在日本也。總之，中國此時對內正努力於肅清匪患及生產建設工作，對外則致力于國際安全之保障及國際條約如國聯盟約及九國公約之維護，對內工作之進行，不容他國之干預，對外政策之實施，端賴有關係國之協作，而國際公法之不可侵犯與條約之神聖尊嚴，尤盼有以共同維護之焉。

胡世澤斥橫山謬論

日內瓦二十五日哈瓦斯電，國聯中國代表團辦事處處長駐瑞士公使胡世澤 ，對報界發表宣言，駁斥日本駐日內瓦領事橫山之宣言，略稱日本駐日內瓦代表，四月二十三日發表之宣言，證明日本有獨霸亞洲及太平洋之計劃，使日本之野心，更為顯然若揭。日本之意，乃欲攫取完全監視中國之權， 不問中國國內政治上與國聯以及列強之關係， 皆欲橫加干涉，固不僅以滿洲一地為限也。日本自稱欲與中國合作，而不知願與國際協調和平相與之國甚於中國者，斯有一事使人不能無疑。即由一個國家領土之中，強裂數省之地，使之與祖國分離，詎可視為互有誠意互相諒解之表示乎？日本代表又言及中國和平及統一，須知自一九三一年九月瀋陽事變發生以後，國際上慘痛事變，相逼而來，國人痛心疾首，精誠團結，統一

事業已大有進展矣，且中國正爲和平建設，請求國聯與之技術合作，以應付經濟上及其他困難，以從事建設。中國爲國聯會員，自認有推廣國際合作之義務。中國繁榮，則購買力增加，而他國出產即爲中國所收。乃揣之日本代表聲明之意，日本之所患者， 正爲中國之繁榮， 正在中國開放門戶任人通商，於是藉口於中國與國聯合作之有危險而阻撓之。殊不知中外合作，固不能有何危險也。外國之對華援助，何者有害於和平及秩序之維持，而足以擾亂。日本欲獨爲判斷，實際日本乃欲在中國樹立一種特殊地位，而此種地位乃與中國主權及國際條約不能相容，尤足以破壞華府九國條約者也。日本欲妨害中國之復興，並阻撓中國與國際之合作，而其宣言乃以維持和平爲口實，殊不知和平爲其破者已三年於茲矣。往者日本謂其在滿洲之行動，並不違反國聯盟約，又謂滿洲國之建立，係出於滿洲人民之公意，此次日本宣言之價值，亦不過與前兩種說法相等耳。

三、英國政府之表示

英下院之兩度質問

倫敦十九日哈瓦斯電，日本外務省發言人日昨聲明國際對華援助，無論何種形式，日本必積極反對之。認此不啻日本欲干涉中國內政之表示，此間人士聞此消息，頗爲震驚。本日下午自由黨下議員約翰斯通詢問政府對於此事能否有所說明。西門答稱：予目下所能言者，僅爲此種聲明係日本外務省某官員之口頭陳述，外間傳說各異，其詞是否爲負責者之宣言，此時未敢斷定，予須等待較詳細之報告後始能再向諸君報告云云。此間正待東京英國大使之補充消息，其報告書不久可以寄到，但倫敦方面之日本人士，則謂外傳日本外務省之聲明，確與日本政府之政策及見地相符云。

倫敦二十三日日本新聯電，本日午後英下院開會作質問戰時，有議員某氏會就日本外務省之聲明提出質問，英外相西門答稱：『關於日政府聲明對華政策一事，本人並未接到日政府任何通告，惟駐日英大使林德列會接受由日外務省發言人向日本記者團以口頭聲明之譯文書件：日本此次所聲明之性質及細目， 例如列強對華予以財政的援助， 而日本表示反對等項，本人以爲有對日政府闡明英政府態度之必要。

又同日哈瓦斯電，關於日本發表對華政策以警告各國一事，國會人士宣稱，英國境內現有一種強烈運動，漸具輪廓，主張英國出而干涉，或採直接方式，或則與九國公約各簽約國，尤其是與義國共同行動。

英國政府對日照會

倫敦二十三日哈瓦斯電，本日傍晚，西門以致日本之照會用電報拍交駐日大使轉遞。一般人相信，英政府在照會中重新聲明英國對於九國公約極爲關切，任何國家對於自願簽訂之公約，若單獨宣告廢止，不論出於何種形式，皆爲英國所反對 。英國又承認按照一九二零年四國銀團協定，在以任何借款貸於中國政府之前，日本有被諮詢之權，正與該協定其他簽字國相同。

東京二十五日路透電，英大使林德萊，今日午後三時訪日外相廣田，面致西門對日本對華政策之見解，並請廣田對十七日宣言之目的，再加闡明。兩人晤商歷四十分鐘，並同意不將談話結果發表云。

倫敦二十四日哈瓦斯電，西門會電令駐日大使 ， 以照會送達日本政府， 重新聲明英國對於九國公約及一九二零年四國銀團協定均當加以尊重，同時口頭通知郭泰祺，謂四國銀團協定會規定，凡屬借款，均須經由銀團專爲此事所創設之銀行，此項條款望予以遵守。

倫敦二十五日路透電，據每日電報外交訪員探悉 ， 西門致日本之照會，乃以可能的極友好之狀態，詢問四月十七日日本所發表對華政策聲明之實在權威，目的與範圍，並說明英國因國際條約，連九國公約與四國銀團協定在內，對遠東所應處之立場。繼言此種立場仍不得爲日本宣言任何解釋所搖動。

廣田準備另作說明

東京二十四日日本電通電 ， 英政府之對日照會，截至本午止，尙未送達外務省。廣田因鑒於日方之聲明引起英美各國誤解，擬於接到英美照會時，即作懇切的說明，其所持見解如次：㈠日前所發之聲明，雖因屬非公式的，致在用語或字句上不免有欠妥之點，但其主旨則在毅然表明日對華政策之根幹， 而足視爲係屬反映國民之總意者。㈡該項聲明之主旨，在使各國認識其屬於東亞唯一安定力之日本特殊立場，並指摘最近各國之對華政治借款乃至軍事的援助，適足破壞中國之統一 ，而與訂立九國

公約之精神相反情形。㊂日本雖特等未違反九國公約，且其未違反門戶開放與機會均等之國際原則，亦可依滿洲兩事變中公正的行動而證明之。又電，廣田外相以後使下屆海軍軍縮會議克獲圓滿成立，則務須將其討論範圍限定為海軍軍縮，而將遠東問題除外，藉免再蹈華盛頓會議之覆轍，故刻正考慮對美外交進行方法，以圖將依滿洲問題所生參加國間感情睽離情形消滅於會議舉行以前。又美方對日外務當局，於十七日所發關於對華政策之非公式的聲明，雖已發生誤解，而有使今後對美外交感受困難之象。但廣田則認為此屬日方向各國表示其最終的最小限度之希望者，故縱即因之發生困難，亦有促英美及其他各國理解日方立場之必要，因即決意不顧一切感情的反對，而聲明日方之根本信念。

里賓商會之決議案

倫敦二十四日哈瓦斯電，今晨日本內閣對於日前外務省發言人所作宣言予以認可後，里賓城商會頃通過決議案，請求政府保護英國在華商務。決議案略稱，日本在滿洲境內所行之壟斷手段，如亦施諸中國，則英國在華商務將告破產云。

倫敦二十四日路透電，里賓商會今日通過決議案，請英政府竭其能力保護英人在華之利益，此可證明英國商家對於日本所宣布之對華新政策至為憂慮。該案之動議人謂，今日應取有力的方針，維持中國門戶之開放，以供貿易。蓋如日本以施於滿洲之原則施諸中國全部，則吾人對中國貿易祇能告別而已。

下議院將開辯論

倫敦二十六日哈瓦斯電，英駐日大使林德萊，昨訪問廣田，又駐美大使林賽，訪問白宮，兩使各將訪問之報告，電告倫敦，今晨均已收到。現在政府一方對於日本干涉中國究竟是何見解，已有正式報告，可資研究，一方對於日本宣言，使美國政府發生之初步印象，亦可了然矣。本日下午下院將有人對西門重行詢問政府對於此事擬採之政策，大約星期一下院將開始辯論，屆時西門將說明政府對遠東問題擬採之態度。在星期以前，官場方面對於兩大使報告內容及政府對此事印象，均嚴守秘密。惟在確定判斷以前，有一事為此間人士所急欲了然者，即美駐日大使葛羅，二十六日晨訪問廣田，究竟得到如何結果。

英報界嚴責日本

倫敦二十日電，今晨「每日捷報」評稱，「日本為擁有一嶄新帝國之古國，其在遠東之張牙舞爪，與戰前巍然之奧匈帝國，對歐洲各政府之狀態無異」。日本稱「西方列強包括美國在內，不得予中國以任何政治或軍事的協助，除去尊崇的日本以外，無人得為中國建築飛機場，或供給中國以飛機。日本將維持中國之和平，並得決定何者為擾亂和平之舉。」「夜郎自大，坐愈高則跌愈重矣。」又「晨郵報」之外交訪員稱，日本宣言自密切觀察日本政策者視之，並不以為異，蓋此係遵照日方逐漸增長的一種傾向，視中國為其特殊勢力範圍。外間傳稱，日方決心將提出一更大之要求云云，觀此可以證實』。工黨「每日前鋒報」本日社評稱，其他列強之過於紛忙，過於漠視或過於和平者，對日政府最近之挑戰，將不予以接受。日本最近之要求，為令中國淪於日本保護國地位之最重大步驟。此項要求嚴重的打擊九國公約所擔保以及其他國聯會員國所信誓遵守之政治的獨立。但列強將無所行動，國聯法規又將有一次橫被抹煞矣。「每日電訊報」駐羅馬訪員稱，義官方表示，莫索里尼擬組成一歐洲對日本外交政策之聯合戰線，某與奪報紙指摘歐洲各國對日本宣言之漠視。據「羅馬觀察報」稱，日方之宣言或將引起嚴重的國際糾紛云。

倫敦二十日哈瓦斯電，英國輿論對於日本外務省日前發表非正式聲明書所造成之局勢，仍多所顧慮，但各晨報中僅有工黨機關報「每日民聲報」一家對於日本態度予以極嚴重之評判，其言曰，直至目前為止，日本從未公開宣布其志願欲置中華民國於日本保護之地位有如此次之甚者。中國政治上之獨立權，固為華盛頓九國公約簽字國所保障，及由國聯各會員國所宣誓加以尊重者，乃由日本公開加以侵犯矣，而日內瓦之大法，又一度減為具文矣。此外保守黨機關報「晨郵報」則以不相同之論調從客觀方面，分析日本政策之動機，而說明其見解。一方面以為此際東京之視線，正集中於內蒙古，一方面又以為日本之用意，蓋在指責德義兩國供給軍火，以助長中國內亂，而於蘇俄與江西共黨之勾結，則不置一詞。復次帝國孤立派『每日捷電』則專從不列顛帝國之利益立論，以為日本在遠東霸權之急速擴大，足使帝國商務感受日益嚴重之威脅。

倫敦二十五日哈瓦斯電，英國輿論對日本宣言頗爲震驚，茲將新聞紀事報及每日快報之意見分誌如下。自由黨機關報新聞紀事報稱，論者謂吾人今日關心歐洲之事，較甚於一九三一年滿洲事件發生之時，此誠不謬。故吾人對於日本如僅空言威脅，而無意於必要時實行動作，則不獨無益，而反有害。新聞紀事報又謂日本在遠東軍事上稱霸之威脅，僅有一事可以減少其最嚴重性，即最近事變之結果，使英美兩國外交略爲接近是也。帝國孤立派機關報每日快報對遠東問題之態度，與對歐洲問題相同，該報謂爲英國計，不如放棄中國市場，但求英國之繁榮。其言曰：日本之警告重在對美，因美國爲供給中國之主要國家，其次則爲英國。日本警告固將予英國商務以重大之打擊，第吾人對於中國市場絕無必須經營之理由，因英國大部份地方，尚待開發也云云。

英政治家主張聯美

倫敦二十日哈瓦斯電，日本外務省本月十七日發表非正式聲明，斷然反對國際襄助中國，十八日又對記者作更强硬之表示，謂國際合作襄助中國，日本將取積極行動反對之，即訴諸武力，亦所不惜。此兩次宣言發表之後，各國輿論大爲震驚，日本外務省發言人鑒於兩次宣言惹起若大反響，乃又於今晨發表第三次宣言，加以解釋。其最後一段謂，日本無意違反開放門戶與機會均等政策，對於現行條約亦無侵略之意云云。倫敦官場方面謂日本第一次聲明，似爲對列强之一種警告，但其第三次宣言，又聲明日本無意違反門戶開放政策，似此，則將第一次宣言之分量爲之削減矣。倫敦與華盛頓間對於此事，尚未交換意見，此間人士以爲日本第一次宣言，似係反對美國對華之棉麥借欵及國聯之技術合作計劃，但政府亦有人謂，第三次宣言並未將第一次宣言之分量減輕，一般確信下院必將討論此事。有人詢問國聯前英國代表薛西爾勳爵意見。薛氏答稱：日本攫奪滿洲，國聯無力制止之，日本今日政策之所以如此强硬者，國聯之無能實有以促之，此乃不可避免之結果。日本政治久已爲軍閥所控制，此輩之意在征服中國，甚或欲征服全亞，亦未可知。使予掌握政權，則必立即與美政府接洽，以便採取一致行動，此爲唯一辦法。倫敦二十一日路透電，孟却斯德指導報今日社論，贊助薛西爾所發國聯應明白警告日本勿迫中國，否則國聯將有只對付日本之言論。該報稱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二年之覆轍不堪再蹈，吾人在一九三二年已錯過與美國竭誠合作之機會，英美所欲者僅爲中國享有獨立繁榮與强盛，合作機會不欲一再錯過。

英美情調日益接近

華盛頓二十日合衆社電，今日美國官方對日本警告列强退出在華活動之聲明，第一次承認其極堪關切。美國官員表示，願與英國合作，以抵制日本獨佔中國市場及左右中國外交政策。據此間暗示，關於遠東，英美或可成立同盟，以代替前此之英日同盟。但官方稱，英美合作事，須出于兩國自動的民意，或須由英方着手應付此項情勢，俾英美遠東事件之情調，能以團結。官方認英美情調較已往任何時均爲接近一節，極有意義，許多方面希望英國首先向美接洽，或示意與美合作，以冀能遏制日本在遠東之橫行。據信目下英美雙方政策之接近，爲自日本在一九三一年佔領東三省以來所未有云。

四、美國之沈默

日本聲明之對象，一爲國聯，一即北美，然自日本聲明發表以來，美國官方迄未作任何公式表示，態度可謂沉默。然愈沉默，愈見其關切之深也。

美政界感覺不快

華盛頓十九日哈瓦斯電，國務院對日本外務省反對國際襄助中國之聲明，，暫未表示正式意見，惟日本聲明之內容與其聲明之方法，殊使此間人士發生不快之感想，乃斷然無疑之事。美國不斷致力於美日關係之改進，今日本外務省突有此種宣言，則美日關係似已爲所妨害，此固美國所不及料者。且日本宣言具如此重大之性質，而何人負此責任，至今不得而知。日本具體表示，將以武力保障遠東之和平，其用心與其口吻，在此間人士視之，深覺日本有意挑釁。政界及外界以爲一九一五年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時所懷之野心，今又大熾矣。但日本此種聲明，若以正式外交公文提出，則列强外交政策上必將引起極嚴重之反應。從前日本提出二十一條時，美國曾堅決反對，此人所共知者 。今日之干涉更甚於二十一條，不啻置中國於被保護國地位，則美國之必激烈反對，斷無疑義。因任何國家在中國取得特別權利，皆爲美國所極端反對者也。日本人自謂美國

在美洲實行門羅主義，故日本亦在遠東提倡亞洲門羅主義，相與對抗，殊不知美國所行之門羅主義，乃在保護美洲各民族組織之國家，使不受歐洲各國之侵略，固非美國欲稱覇于世界也。美國人士對於此點已明白駁斥云。

三位上議員之意見

華盛頓十九日合衆社電，報紙及公私方面人物雖均一致批評與反對日本外務省所發表將干涉各國與中國財政及技術合作之宣言，但均覺官方如有任何抗議，即將惹起外交上微妙的複雜問題。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委員波拉之有力批評，可代表最高官方之意見，彼對華盛頓訪員稱，「吾人主持中國門戶開放者於茲三十年，當然反對任何關閉政策。」共和黨參議員駱賓森亦稱，「日本此項聲明，表示日本定將重採侵略政策及對太平洋和平之大膽的威脅。」彼並稱日本此舉，在法理及道德上，均無合理根據，而係破壞關於此項問題之一切條約及國際道德者。駱氏以為日本之宣言適在郝爾與廣田交換善意書簡，及美國艦隊對日表示好感離開太平洋之後，尤屬不幸及可驚訝之事。羅斯福及郝爾尚無任何表示，但據稱，政府負責官員切慮日本之聲明，即等於對華財政封鎖及造成全亞之覇權。全國報紙一致批評與懷疑日本之聲明，近來主張美日親善之報紙，亦覺日本貿然的宣言與正在轉好之趨勢相抵觸。報紙中甚有懷疑廣田致郝爾書簡之誠意者，美國海軍官員得日本宣言後，咸為之震驚。據稱，彼輩以為日本所持之態度，將與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大有妨碍，各方對日本所稱歐美各國將毖全力供給中國軍火等語，表示不滿。所稱唯有日人得參加中國建設工作等語，更為一般人所反對云。華盛頓二十日路透電，官場仍不願批評日本關於其遠東地位之宣言，但參議員金氏今日已正式表示其意見，謂日本此舉為可加譴責，且為公然欲擾亂東方與世界和平之行為，渠對於日本所視為應採之途徑，表示失望，渠不久將在參議院發表其意見，渠希望日本及早復入和平途徑，而誠摯的與各國合作，以增進世界和睦。

齋藤訪問美國務部

華盛頓二十四日新聯電，日本駐美大使齋藤本日特訪美國務次官費列勃斯，就十七日日外務省所發表之非正式聲明予以說明。齋藤於會見後談稱，本日之會見，並非呈遞正式文件，不過將刊載日本報紙之日外務省聲明全文以及關於此事之社論等遞交費氏，並述明該項聲明在東京發表之經緯。又本人此次訪晤費氏，並非奉本國訓令，乃完全出自私意。蓋此次聲明者，不過將廣田前在議會時之對華方針演說，予以反復陳述而已。不意此事影響及世界，實出意外。日本決無意關閉中國『開放的門戶』，惟主張凡列國與中國間，如作具有能妨害日本利益事之交涉，則須先與日本協議。

郝爾返京即開會議

華盛頓二十四日合衆社電，美京關於遠東變動之最近發展，為㈠郝爾自紐約返京，與國務部官員及駐美日使齋藤會見。㈡官方坦白表示對日本軍事政策方法之不滿，因截至現時止，東京宣言全係以報紙談話式出之。㈢華盛頓深信日本最近阻止列强在華活動之宣言，在遠東事件中係二十一條要求以來最重要之一幕。㈣特別對齋藤大使一面對新聞界自由發表談話，一面不設法與官方接觸之舉動，表示不滿。郝爾自紐約歸後，立即與國務次長費列勃斯密談多時，兩氏復與遠東司長洪貝克及其他官員會商。郝氏嗣與齋藤作長時間之會談，討論內容未發表。政府官員對日本不直接向各國政府發表政策，而祇能間接由各訪員口中得知日本外交代表所公佈之言論，均表示不滿。國務部對齋藤之不滿，亦將藉報紙表現之。至現時止，羅斯福之態度，尚無確定表示。但觀察家相信，國務部高級官吏重要會議後，必將有確定聲明發表。其詞句如能代表民衆及官方之反應情調，且必為有力的及確鑿的。英國對日本之照會，予美京以極深印象。英國之不與其他列强協商，即單獨行動，亦成為懸揣之題材。

白宮會議遠東問題

華盛頓二十五日合衆社電，郝爾今日約定與羅斯福會議於白宮，關於遠東問題望有迅速之決定。施肇基奉中國政府命曾與郝爾會談，國務部官員拒絕發表施郝談話性質。但自中國傳來美國定將維護九國公約之消息，亦祇有由郝施談話中漏出。此間濔信遠東因日本之宣言，將有重要事變發生。美京正詳細研究日本外交家在東京以及中國・倫敦・華盛頓及日內瓦等處所發表之言論。日本在日內瓦所稱將與菲律濱・印度及荷屬東印度等地「共同維持遠東和平」一節，亦係研究題目。國會議員多有表示希望美國派員赴東京，以求得到日本野心之真象，並提醒日本在九國公約下之

責任云。

東京二十六日路透電，駐東京美大使葛羅，今晨會謁廣田。聞此次訪問，乃請廣田解釋四月十七日日外務省發言人所發表對華不許染指聲明中所舉之日本對華政策云。

美報主張積極行動

南京二十四日電，華盛頓郵報二十三日社評：此次各國反對東京聲明，日本當不以爲異矣。日本不顧所訂條約，各國應採取共同行動，使彼覺悟。此項聲明牽及文化，固不僅係對中國獨立之威脅而已。故此事不僅涉及中國，凡與日本簽約之國，無論該約性質如何，皆有關係，美國則尤重要。因太平洋上之安全，美國全賴日本之忠實，現日本欲一手將所有之國際條約撕毀，其足以爲如此次聲明之佐證極多，而對於九國公約尤屬顯明。日本從前曾主張滿洲非中國之一部，今竟將此項論調亦復廢棄不用。日本政府以厚顏無恥之態度，竟進而將神聖之國際約章視同廢紙。此種一方面廢棄條約之事，如不能及時充分明瞭其意義，則行見國際之秩序將爲一單獨之跋扈國家自由敗壞。究將如何防阻此種不可容忍之結果，殆成爲羅斯福總統第一次之重要外交的試驗。此實應採取積極行動，以喚起日本注意，即日本聲明之文字與精神，實危及各國間友誼所繫之條約神聖也。

紐約二十五日電，「每日新聞」今日在「倒行逆施之日本」之大標題下對日本政策肆加攻擊。並稱「吾人當爲之事，即爲與英國取一致行動」。「前鋒論壇報」則稱，日本所採手腕，純爲一東方的詭謀，以虛詐態度，兒戲方法，對世界作無理的挑戰。又電，「紐約導評」之華盛頓記者著稱，美國官方對日本之聲明，極不滿意，尤其對於聲明書中所謂日本爲「維持東亞和平有運用武力之準備」一語，「紐約時報」謂，美國務院顯然認爲日本聲明書爲一試驗性之輕汽球，該報稱，『政府負責人員預料日本不久將更發表某種宣言，彼等認爲目前形勢非常嚴重』云。

紐約二十六日哈瓦斯電，紐約時報就日本對華態度評論九國公約，略謂英美兩國政府與其他關係國政府，若坐視日本公然破壞九國公約，而不共商應付之法，則各該國政府本身即有違反九國公約之罪 。該報此種見解，係以九國公約之第七條爲根據，按該條規定各締約國協定，凡有一種時局發生，締約國中任何一國，認爲有礙本約規定之適用問題，且此項適用問題有討論之必要者，各締約國間應爲充分而無隔閡之交換意見，是日本絕無任意解釋該條約之權也云。

五、國際聯盟如何

國聯方面對日本聲明之反響，尤爲沈寂，蓋此維持世界和平之機械，經日本之一再摧殘，已大失權威，今後將如何振奮，亦正一謎也。

緣何反對技術合作

日內瓦二十日哈瓦斯電，日本外務省最近所以一再發表驚人宣言反對國際襄助中國者，其原因或當於此間國聯會所中求之。緣國聯行政院於一九三三年二月通過萊頓調查團報告書後，曾任命一種委員會，擔任國際與中國技術合作問題，此項委員會本年五月初將在日內瓦開會，採取重要決定。觀於此層，則日本對華所以採如此態度者 ，吾人當可恍然大悟矣。本日下午此間有人晤軍縮會議日本代表日內瓦總幹事橫山氏，詢問東京宣言，究係反對某一國家單獨扶助中國建設，抑係反對國聯所擬國際技術上襄助中國之計劃。橫山氏答稱：東京宣言，當然係反對國聯所擬之計劃云云。國聯某負責當局對記者宣稱 ： 日本之反對國際襄助中國從事建設，原不足異，因萊頓報告書中固曾說明日本在中國擬造成一種局勢，俾日本得獨占其利也。近數月以來，國聯所派技術聯絡專員拉西曼與中國政府關於技術合作之接洽，中國政府與國際財政界代表之接洽，日本政府均知之 。 而國聯行政院之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不久又將開會，有所決定。有此數者， 則吾人於日本之所以突發宣言，聲明反對， 不難部分了解矣。按國聯援助中國建設之計劃，爲發展衛生設備，改良教育，推廣公

共工程，振興茶業，預防水災，並考慮籌措經費，從事各種大規模之改革，俾中國內政外交之地位得以鞏固。此皆和平建設事業，而日本聲明反對者，即阻撓此種事業之成功。其用心如何，舉世之人自有公論也云云。又按五月十五日行將開會之國聯行政院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除歐洲各大國及西班牙挪威以外，將有美國在內。

五月十四開行委會

日內瓦二十日合衆社電，國聯方面對日本最近獨覇遠東之聲明，認爲極爲嚴重，尤恐日本或將作强迫中國承認「滿洲國」之企圖。此間官員陳指，國聯行政院會委員會將於五月十四日開會，屆時對整個遠東問題，當可作一普遍討論，並對日本最近所公布之政策，予以特別考慮。

六、蘇聯等國之輿

蘇俄感覺嚴重威脅

莫斯科二十日合衆社電，蘇俄官方與報紙方面對日本外務省之宣言，表示特別關切，因此事不唯威脅所有列强在華之利益，且係對蘇俄自身在遠東地位之最後挑戰。雖外委會尚無正式批評發表，但此間政府機關報均以大字發表此項新聞。中執委會機關報『消息報』將日本聲明載於特別明顯地位，並稱，『日本之宣言已明白暴露其武力政策，而思藉以剝削中國之帝國主義獨佔權』。其他報紙表示：相信日本之聲明，係表示日本在遠東欲爲實際的狄克推多之堅決的企圖，此項行動如非對蘇俄在遠東地位之挑戰，亦將爲一直接威脅。俄報甚至有稱東京最近之舉動，係以『滿洲國』爲新根據地，發動一新軍事侵略時期之先兆云。

倫敦二十四日路透電，泰晤士報今日載里加訪電稱，據蘇俄政府消息：日本對華政策之非正式宣言，極引起蘇俄各領袖之重視，據各報最近評論，日本此乃向大陸侵略之先聲。評論者顯認爲可以轉移俄日兩國在遠東之決鬥。蘇俄官方最近表示意見，謂日美兩國間之關係，必將因以復趨緊張，意中頗覺自得。

莫斯科二十五日路透電，蘇俄視日本對列强所發之警告，已使日美間之關係益見緊張，及使東京軍閥統治國政。各報以爲日本之警告，具有兩種理由：(一)企圖打破中國與國際銀團刻在南京之談判，日本軍閥視此爲歐洲列强與美國謀成共同陣線以抗日本汎亞政策計劃之一部分。(二)日本圖逼南京停止與美方關於飛機建造等之談判。至蘇俄自己對於日本軍閥之得勢，當然側目，蓋以彼輩有侵佔蘇俄土地之謀也。衆意俄日兩國間之緊張，近方徵入睡態，今我將因此醒覺。俄京視日本最近之行動，與一九一五年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一九三一年攫取滿洲，同一技倆。蓋當此之時，西方列强皆以國內多故，無暇外顧也。俄當局之意見，以爲中國之治安及進步，與夫遠東之和平，皆與其他諸國至有關係，今漠視日本在遠東之特殊地步，殊屬愚昧。總之，西方各國今斷不能卸其在遠東之責任云。

德法義三國之輿論

柏林二十三日哈瓦斯電，半官式外交政治通信報撰文評論日本外務省關於對華政策之宣言，措詞頗愼重，不偏袒何方。謂日本反對外國軍火售予中國，蓋恐中國擴充軍備，不僅用以剿伐共產黨，或將促進對日戰事。遠東時局具有特殊性質，吾人不宜援引硬性方式，加以判斷云云。

巴黎二十四日電，巴黎時報二十三日社論，略謂東京宣言，意欲中國爲日本之保護國，在東亞維持一種門羅主義。嗣後中國或他國在遠東任何措施，須由日本判斷其是否有裨東亞和平。換言之，即欲完全約束中國之外交。至此項主義，係根據日本地位，並非基於條約一節，尤屬跋扈。又據羅馬電，義政府及報界對日外務省之宣言，亦均加以抨擊。



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由來

歷樵譯

> 曾任美國國務部歷史顧問的普林士頓大學教授鄧愛特氏Tyler Dennett常在「現代史料」等報章，發表著作，是美國研究國際問題的一大權威。鄧氏新撰有美國前任國務卿「海約翰傳」一書(John Hay, from Poetry to Politics, New York, Dodd, Mead and Co. 一九三三年出版，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君撰有該書述評，見清華學報第九卷第二期)，書中對於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起源，有很新的發現，此外關於美國遠東政策傳統的觀念，也發揮無遺，在目前日本想打破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獨掌遠東霸權的時候，該書的記載，是特別有注意的價值的，茲將該書關於門戶開放部分，亟爲譯出，公諸讀者。

在海約翰充任美國務卿的時代，有一幕關於美國對華商務權利函件往來的事件，這不僅又是海氏的一片幸運，而且當中有很多湊巧的因素在內。在海氏當時並沒有料到這些函件對於美國人民發生的影響之大。而且海氏能否稱做這項文件的起草人，也是很難講的。當時美國公衆對這一束外交文件，感覺十分興奮，並且認爲足以表現一種崇高的原則：似乎可以宣揚美國人的信仰和博愛精神。這些文件可以象徵美國政治的意識，在一個短年頭中，已經從太平洋東岸，一腳跨達中國的岸土，並且引起世界五六大都會的關切，這種情形，正搔着了美國人自矜的心理。

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五日「紐約太陽報」的記者但那氏Paul Dana曾經提出質問，講「美政府能否運用一些力量，反對中國的瓜分？照目前情形，是否嫌閙得太不像樣？」有許多人全抱着上項的感想。中國逐漸成功歐洲機械時代的一個出汽的活塞。因爲泰西各國的生產，超過了人民消費力。資本居積的速率，也超過有利投資的限度，所以歐洲在驚惶之餘，一味地探求市場。中國有幾萬萬人口，但是却沒有政治團結和目的，又缺乏國防，軍港和鐵道交通，所以看起來是最適

於救濟歐洲局勢的。各國並且對中國存着欲望，要拿中國供她們犧牲，去維持歐洲不安定的政治均勢。在一八九五年中日戰後，列强俯瞰着那屈辱的中國，滿口讀着親善，但是暗中却騰挪着鐵爪，要攫取商務的讓予權。俄，法，德，英，日各各提出要求，把大淸帝國各部分，預先揷上了標識，一遇爆發的機會，就想着手瓜分。（註一）

美政府對於中國的情形，因爲有駐北京公使隨時報告，所以充分明瞭，但是在一八九八年三月八日以前，國務院並沒有作一種確切決定的需要。在英首相兼外長沙里士伯雷 Salisbury 想和俄國獲得圓滿諒解失敗了以後，（註二）就立時訓令駐美英大使，於三月八日直接呈遞一件「極機密的」節略，致美總統麥金萊Mckinley，探問美國是否願意和英國携手，反抗歐陸國家在華的行動。英大使並且指出兩種有或然性的場合，全有採取行動的需要：

「列强有兩種方法，可以限制中國對一切國家的商務開放，一則租借中國海岸的某某部分，規定一種條件，保障對於獲得租借權的列强，可以予以優惠的待遇，或則對於中國海岸某某部分，獲得實際的割讓權。」（註三）

英國對中國的情勢，顯然含着恐懼的心理，但是在這時向華盛頓接洽，却是很不湊巧。倘使海約翰（當時任駐英美大使）本人在倫敦，他是一定要勸告英外部的。可惜那時候他正在埃及作休假的旅行。美總統麥金萊正在考慮撥美金五千萬元平定古巴亂事的議案，所以沒工夫談中國的事。麥金萊接到英方的節略，立時就回答說，直到那時候，他並沒有知道有任何占領中國的事實，足以妨碍美國商務。他以爲美國沒有理由違反她一向所採的不對外聯盟和不過問歐洲糾紛的傳統政策。

海氏對於麥金萊總統的答覆，似乎沒有發生重大印象。在上述事件發生以後一個月，他參加倫敦市長宴會的時候，曾經發表有意義的「爲利益而合作」的演詞。是年六月間海氏有私人信件給麥金萊總統，重新提起英國的建議，但是麥氏仍然在專心注意戰事，他吩咐國務卿戴氏Day 答覆海約翰，說是這種建議，時機還沒有成熟。（註四）不過戴氏的函中又講到：「美國對西班牙戰事的結果，或許有叫美國擴充她在亞洲大陸的利益的需要。」

這時英國既然對東方事件，沒有能和美方獲得諒解，所以她很忙的和美國交換文件，說明她在威海衛，長江沿岸和九龍的權利。她對於香港，認爲是中國割讓給她的領土。

在海氏由倫敦返國就任國務卿以前，還發生了一件頗重要的事件，就是英國貴族裴里斯福 Charles Beresford ，表

面上用代表英國商聯會的名目，啓程前往遠東。當他動身以前，曾經和海氏會面，說明他眞正的計劃。海氏勸他沿途可以和美人會面談談。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裴氏從上海有信給海氏，他講在各處遇見了美國人，他們對於「根據在保持中國完整，以及對一切國家通商，維持門戶開放的原則上，極端同情，美國和英國締結一種商業的同盟。」裴氏並且希望英美財政家能夠攜手，發展中國的鐵路和其他商務。他並且用一種有希望的態度，述說他怎樣勸中國政府，聘用歐洲軍事教練，編成有效率而組織精良的軍隊。裴氏又匆匆的趕到漢口，九天之後，他又寫第二封信，這封信直到香港，方才寫完。他這封信裏的大意講，和他晤談的美國人同情於他在離英前和海氏所談的意見。美國在華北的貿易，占輸入貿易的百分之五十，所以美國的利益，和英國一樣，是需要維持「門戶開放」政策的。他相信在最近的將來，以中國「門戶開放」爲根據的英美商業同盟，或許可以成功一種絕對的事實。

裴氏上邊這些一想情願的話，把美政府脫離傳統國策的事，看得太輕易了，這點很可注意，幷且從上邊也可以明瞭海約翰氏所遭遇的如何防止中國瓜分的問題，重要性已經到了什麼程度。駐香港的美國總領事瓦德曼 Rounsevelle Wildman，關於裴氏訪問華盛頓一舉，事先也有信講到，他的話却比較的明白事體。（註五）瓦氏致海約翰的信裏，先講「裴氏希望在他游歷新大陸的時候，能夠獲得美國的同情，以便於保持中國的門戶開放。」瓦氏接着又講：

> 他對我說，英國願意承認美國輸入菲列賓的貨物，有權享受優惠關稅，幷且願意帮美國發言，反駁世界輿論講美國占領菲島，是爲的財貨，而不是爲人道的批評。關於以上一切，他全會向你談起。
>
> 此間人士不信倘使菲島採取門戶開放政策，美國對菲的輸入，可以得美滿結果。菲島貿易百分之七十五，將要歸英德兩國分享。按照菲島舊日在西班牙統治下的優惠關稅，西班牙對菲貿易，只能占該島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十三。美國因爲距離，運價，關稅和國內工資種種的原因，沒有和英德兩國競爭的可能。
>
> 據我個人意見，照目前對華貿易情形，美國還値不得出重大代價幫助英國去維持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在尼加拉瓜運河鑿通以前，恐怕美國對華的唯一輸出，只能夠限於煤油，麵粉和棉花幾種。

英方建議的大綱，從這類偶然的函件當中，也可以看出了。英國爲對華，正在尋求友邦。但是英國的對華政策，就

好像跨在走相反方向的兩匹馬上一般。沙里士伯雷一方對於全中國的貿易，要維持門戶開放，但是在另一方面，又要劃出特別勢力範圍。英國於已經在華攫得割讓和租借地以後，却要美國幫她，去阻止在其他列强勢力之下的中國部分，對英國貿易不關閉門戶。而且這種動機，並非完全是屬於經濟性的；英國最怕的國家是俄國，不但在中國，就是在亞洲全境和東歐，也是如此。

一般不熟悉美國政情的人們，對於美政府決不會放棄避免締結政治同盟的政策，時常不肯相信。像以前許多次一般，一八九八年似乎已經又達到了一個轉點。美國好像不得不和大西洋對岸的一國或數國，爲着共同政治目的，作某種方式的密切聯合。當時抱着滿腔熱望的人，不僅是裴里斯福。英政府雖然在一八九八年遇見了頓挫，但是仍然抱着一種理想，以爲中國事件將要逼迫美國對英發生比較密切的關係。所以一八九九年一月初，兩國又重新開始接洽。一月八日駐美英大使龐斯福Pauncefote 奉本國外部的訓令，有函件給美政府，勸它和英國携手，抗議推廣上海的法租界。據沙里士伯雷的意見，倘使英美携手，提出抗議，效力就可以更大。

龐氏的函件講，「我很明瞭貴政府尋常的習慣……贊成發出內容相同的照會，代替採取聯合行動，後者的辦法，是和貴政府的習慣相反的，但是在目前，因爲中國的新情勢，關係共同特殊利益，所以或許有採取這種步驟的理由。

海約翰心裏雖然很願意贊同英方的建議，但是爲情勢所迫，不得不加以拒絕。海氏在他私人的函件當中，（註六）曾經講過，「全世界拿「取和與」Give and Take 做外交的定律，但是在美國，參院和輿論全積極的禁止我們這樣做。我們必須要盡力之所能的取得，而不拿分毫給予人家，因此我們可能的範圍，便大大地縮小。」

裴里斯福貴族游歷美洲大陸，受到了相當的歡迎，於二月二十一日到華盛頓。海約翰是日邀宴裴氏，與宴的共計有十四位，其中有好幾位參議員，還有些海陸軍軍官，海氏並且運用他平素的靈敏手腕，把駐美德大使館的史敦堡 "Speck" von Sternburg也邀請在內。裴氏匆匆的返回英國之後，便出版了一本書，叫做「中國的分裂」The Break-up of China，他在那本書裏，用了幾百頁的篇幅，把他從漢口到華盛頓途中討論的理由，全個寫了下來，他主張聘任外國教官，訓練中國軍隊，由國際船隻巡弋中國河道，普遍的改良中國政府，以及維持中國的門戶開放。在他這種計劃的上層，仍然漂浮着繼續維持俄，德，法，英的利益和勢力範圍。這本書出版以後，使得瓜分中國的討論，繼續延長，甚

至於有火上加油的形勢。

海約翰個人對於遠東，很具有興趣。在他任國務卿以前，久已有赴遠東游歷的心願，但是始終沒有能實現。……海氏的遠東問題顧問有亨利，亞丹姆斯 Henry Adams 和羅克希爾 W. W. Rockhill 二人。羅氏自從一八八五年就充任駐華美公使館的秘書。他返回華盛頓以後，常去亞丹姆斯家。羅氏除去短期在中韓兩國以外，並且曾經用了幾年功夫，去調查蒙藏。一八九九年羅氏充任國務部美洲局的主任，所以他成為海氏關於遠東問題的主要顧問。

關於門戶開放的照會，有兩件事值得注意：一就是美國製造家對於滿洲和華北新發現的市場，抱着滿腔熱望；其次就是英人希貝斯萊 Alfred E. Hippisley 對於此事的供獻，希氏曾經在中國海關服務。門戶開放的照會，在大體上可算是出於希氏之手。

在一八九九年七月底，希氏和海約翰會見以後，又向羅氏建議。用這建議做骨幹，在六星期以後，就產生了九月六日發出的有名的門戶開放照會了。希氏指明必定要把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認做事實，但是可以設法阻止在這些勢力範圍以內，產生優惠關稅。這就是在崩潰之前，一種最小限度的挽救辦法。

希貝斯萊在寫給海氏的信裏講，（註七）「我敢建議，美國應該趕緊請列強注意中國現在發生的變動，並且——一面否認美國有攫取領土的任何欲望——同時表示美國決意不能犧牲她逐年增加的商務，以及對華的條約權利和特權：並且為着保障這種目的，她要獲得每一個歐洲列強的担保，關於一切對華條約所訂的稅則，應該適用於輸入它的勢力範圍內的一切商品，毫無區別待遇；在它範圍以內的商埠，也不受任何條約干涉。」上述的文字，措詞雖然不十分光滑，但是，無疑的，它的內容和門戶開放照會是一樣。

希氏的信裏邊又講，「現在已經達到這般地步，所以我想這是目前唯一可做的事；它的效力很大。」

艾迪 Adee 反對希氏信裏的話，以為從政治方面着想，美國不便於作任何建議，給批評政府的人一個媒孽的機會，以為這好像是和英國合作，或者依賴英國的政策，希氏對於這種反對的理由，於八月十六日提出答覆道：

我請求按照上月二十五日所遞節略的大意，迅速採取行動，目的就在勸誘美政府自動的發起，以便事先防阻有任何或許於政府不利的擬議，講它追隨英國的領導，或者傾向英國。美國如果在這一年當中，依然沒有定見，沒有行動，那就等於是自殺。據我接到的北京最近

消息，講：「俄國在滿洲的活動是神奇極了……北京和華北將要迅速的俄羅斯化，像滿洲一樣。」這區域正是美國棉織品的大市場，我不相信美國的製造家現在願意袖手旁觀，坐觀這些區域，被封鎖起來，不去努力保持。因此我們應該對政府施行壓力，政府除去採用像我主張的這類行動以外，就沒有選擇的餘地，其間或許有不同的地方，就是美國將要追隨英國，而非領導英國。

以上是著名的門戶開放照會來源的秘史，不論它的好壞，它已經把美國在這一世代以後的對華政策，揭布於全世界，大概這種政策將要傳留下來，直到一個很遠的日子，那時候世界的國家，將要使用武力，叫人明瞭，在這種情形之下，非繕寫文書所能濟事的。海約翰聽了希氏一番理由之後，似乎已經信服。在兩星期以內，(八月二十八日)羅克希爾奉國務卿的命，從紐約的荷蘭院the Holland House送達一個節略給紐伯雷Newbury門戶開放的照會就根據它草成，僅僅有一些修正。在一星期之中，這照會便送達世界各大都會了。

我們不應該忽視的一件事實，就是美國一八九九年對華政策的宣布，範圍是有限度的。在希貝斯萊的函件和羅克希爾的節略裏，全接受勢力範圍作爲一種不能改變的既成事實。這照會不過是爲預防一種不測的情勢，遇見中國被瓜分的時候，可以保障美國的商務權利。海氏完全接受的羅氏建議，是一種直接請求，叫列强作下列的正式担保：(一)列强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以內，擔保不干涉任何商埠，或在該商埠中賦予的任何性質的權利；(二)在各個勢力範圍以內開闢的一切商埠，應爲自由港，或對當時施行的中國條約關稅，應適用於任何國籍的一切卸下或起運的商品，又此項條約規定的費用和稅欵應歸中國政府徵收；(三)又列强對於駛往其勢力範圍內的商埠的船隻所徵噸稅稅率，不得超過其對於本國船隻所徵收的，又對於爲他國人民所有，或運交他國人民的商品，通過其勢力範圍的，所徵火車運費等，也不得超過其對本國人民同樣商品所徵收的。

羅氏並且作一個說明：「換一句話說，我們在各區域裏，應該堅持能得着絕對的平等待遇，鑒於目前盛行的獲得特權和讓予權的方法，我們雖然不能希望和最惠國人民享有平等的機會，但是我們也應該用各種適當方法，繼續的獲得它。」

美國把門戶開放照會，首先送致英德俄三國。後來又向法義日三國接洽。美國請各國正式擔保，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以內，願意承認羅氏所列舉的權利。美方並無意締結條約，

或者採取任何聯合行動。美政府用人人可以明瞭的簡單妥協，設法拘束列强，叫他們尊重和中國所訂的基本條約所賦予的某種權利。從技術方面講，它是單純，坦直的外交，使得列强處於一種不能直接拒絕的地位。

列强的答覆，沒有一些例外，多少都含着掩飾的態度。英國對於九龍，不願意有所承諾，但是對於在威海衛和以後用租借或是其他方法獲得的領土上，以及在當時或將來所有的一切勢力範圍以內，願意按照美國的請求，發表宣言，而以其他列强，能作同樣的妥協爲條件。德國的答覆講，如果他國同意，她也情願答應。俄國答覆的措詞，極其閃爍，有戳破整個提議的形勢。穆拉維夫伯爵Count Mouravieff 在十二月三十日的答覆當中講：「關於中國政府目今或今後所開闢的對外通商口岸，在俄國租借地以外的，它的關稅問題的解決，歸中國本身處理，帝俄政府並沒有任何意嚮，替本國人民要求任何特權，而排斥其他的外僑。」

俄國在她的冗長的聲明裏邊，已然很明白的把滿洲的租地，列爲例外，正和英國把九龍除外一般，但是她還以爲未足，又提出一個條件，需要其他關係列强，作同樣的宣言。（註八）

海氏不顧這些保留和制限的條件，在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日恬靜地發表了一個通告，講列强對他的提議已經同意，他對於每一國的答覆，全認做是「最後的確切的」同意。這種以坦率外交開始的事件，結果却弄成一種外交的遮眼法了。他很需要一位高明的法律家去解釋，究竟所承認或是所要求的新權利是什麽，甚至實際所說的是什麽，不過我們這種批評，是於真正問題無干的。這照會並非是一位法律家對於國際法的一種提供，他却是一種公開的宣傳，用以獲得結晶的輿論的。

海氏本人也很明白穆拉維夫答覆的價值是極微的。他在一九〇〇年一月二十二日寫給駐俄美大使托華Charlemagne Tower 的密函裏邊講過，「我們現在的目的，就是對於俄國的答覆，予以最廣義的解釋。」函中又講：

爲使不至干冒和我們的假設牴觸的危險，我們要把俄國無條件同意我方提議的事，視若固然。倘使我們可以有把握援用你報告的穆氏對你的談話，講俄國願意做法國所做的任何一切，此外再加以法國對我方提議充分確定的予以接受，基於這兩種事實，就足以用比較原文更充分的意義，去解釋俄國的答覆。我們不願意干冒危險，使得俄國否認對你口頭所講，願意追隨法國步驟的承諾……

我十分注意在你最後電訊以前拍來的一個消息，和穆拉維夫伯爵怎樣的發脾氣，以及他因爲被迫不得不答覆我方提議所表示的憤怒。我對駐美俄使喀希尼伯爵 Cassini 也得着同樣的經驗。他有一次對於他所謂的我們的「要求」，曾經提出很强烈的抗議，講，「你們自己沒有能十分明瞭這種要求的法理」。我不情願和他爭論，但

是我想，我對於其中的法理是十分明瞭的……倘使我不給你訓令，把討論的地點，移到聖彼得堡，相信喀氏將要一直反對我們下去，沒有底止。

我想我們對於這件事極幸運的結果，大家可以引爲自慶，在這最後階段，我切願把一切認做已經解決，同時不限制俄國的同意，不讓她得着任何抗議的機會，因爲俄方如果抗議，那末其他國家就可以有藉口，不接受以列强共同接受爲假設的提議了。

美使交涉的結果，穆拉維夫依然不肯對他原來的聲明，加以解釋。他對於美政府認他的答覆，是表示同意一點，並沒有提出反對，但是他不願意人家解釋他的答覆，以爲和沒有多少保留的法國的答覆一般。他很强烈的抗議「門戶開放」的表示。穆氏請美大使托華寫信給海氏，希望不要把這名詞用在俄國方面，他說明「無論如何，這並不是一種眞正的表示，譬如講，俄國幷沒有打開旅順門戶的意嚮。」（註九）

托氏的信裏講「實在的情形就是俄國政府全然不願意答覆美方的提議。他最後雖然答覆了，但是心裏却極不願意，他所以答覆的原因，不過是爲維持兩國間的友誼，對此俄方無論如何，是不願意予以擾亂的。按照俄國的外交政策，他對美方肯於書面答覆，實在是十二分的遷就……

俄政府關於整個國際關係　，　在不是不能絕對避免的場合，對於作書面的同意，予它自身以束縛的一事，大概是認爲最乏味的。」

海氏的照會發表以後，門戶開放的新標語，使日漸傳了開來，各國政府對於這新標語，至少要予以一些口惠。這照會成功了以後許多協定和宣言的嚆矢，影響所及，使得列强對華，相顧有所禁忌，而中國則仍然在一八九九年裴里斯福貴族所描述的同一對內問題狀況下，從事掙扎。

在海約翰個人方面，門戶開放照會的成功，較比他一生任何物質的事業更爲重大。這個名詞雖然不是他造的，甚至於在他的照會裏，也沒有使用它，但是和他的名字，已經發生了聯帶關係，在一般想像之中，已經成功了戲劇化……海約翰受輿論的推崇，已成功了世界的領袖。他的領袖地位，既然經過一番宣傳，所以他以後事業的進行，比較的容易了。按海氏的一生，似乎缺乏勇氣，但是因爲這照會的草成，引起了列强的注意，……門戶開放照會所發生的最直接影響，就是海氏在英國方面的聲望，陡然地增高了……

（註一）見鄧愛特著「東亞的美國人」第三十二章Tyler Dennet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Chap. XXXII

（註二）見英國公文一卷第十六頁 British Docs., I, P. 16

（註三）見駐英大使館劄記一八九八年三月八日，國務部Notes From British Embassy, March 8, 1898, Dept. of State.

（註四）見戴致海函 Day to Hay, July 14, 1868.

（註五）見瓦德曼致海函 Wildman to Hay, Jan. 6, 1899.

（註六）見海致雷德函 To Whitelaw Reid, Sept. 20, 1900. Letters and Diaries, III, p. 193.

（註七）見由雜氏轉達海函 Enclosure in Rockhill to Hay, August 3, 1899; also in the Hay Papers, Rockhill to Adee, Aug. 19.

（註八）見一八九九年美國外交公報刊布之最後答覆(頁數128—142)

（註九）見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二日托華致海氏函。

廣西之民團及其意義（續）

王恒

三、民團的經濟思想及政治思想

大凡一種政治上的創造，必有一種根本觀念，爲之基礎。廣西之創辦民團，又何能獨成例外。例如廣西許多同志常常說：『我們是軍人，只知道從事實上去努力，不曉得學理』。這不過是一種自謙的詞令。同時也未嘗不是明白表示廣西當局軍事獨裁的態度。其實軍事獨裁，也是很需要思想的。例如英國清教徒革命的克林威爾，法國大革命的拿破侖，以及現在波蘭的畢爾思齊將軍都是有思想的人。中國沒有思想的北洋軍閥，無一個不是做倒完全失敗爲止。而且樹立一種革命勢力，假于在野的時代，若非如列寧，墨索里尼，希特勒那樣，早有嚴密深厚的黨的組織，和黨員之長期政治奮鬬（如國社黨之競爭選舉）的鍛鍊，那末一旦手握權力，實行改革，便不能不依靠軍事獨裁。而且在一個沒有相當的立憲的政治習慣和工業的勞動組織的一種純粹舊式農業社會的中國，國會與工場，都不能用爲勢力集中和政治運動的支點，不用軍事獨裁，又何以樹立中心，糾集同志，以爲革命的建設。中國國民黨第一領袖中山先生，奔走四十餘年，終于賚志以沒，這是我們最痛心的事。推原其故，又何莫非由于他得不到一個軍事獨裁的局面。吾人依政治經濟來分析，在現代的中國來談革命，似乎軍事獨裁，應當不成問題。只是拿起軍事獨裁的權力，如何運用，運用起來。作些甚麼事，才是問題的中心點。在我一個人的見解，以爲在中國社會現階段之下，非有『貫澈的政治經濟思想，』與『軍事獨裁的權力』合而爲一，便不能構成一個建設新中國的原動力。而廣西的民團運動，便是希望植根于這個原動力之上，而將他發展出來。

（一）廣西的經濟現狀

現在廣西的經濟實況，如叩其端，則一端是純資本主義的商品經濟。如每年進口之二千四百萬元的棉布，七百萬元的煤油，五百萬元的食鹽，完全是用錢買的。另一端，却是人類原始的經濟，就是許多猺山地方，依然是物之交換。談到工業，在一個號稱省會的南寧市上，至今還有一個兼辦削骨，穿毛，作成牙刷而外帶自己販賣的這種奇異職業。談到商業，自省會附近起，一直到四邊的各地方，至今還是三日一集五日一集，所謂日中爲市的墟場。

這樣國民經濟的本質，在商業上，純粹是被動的。以世界言，廣西是帝國主義的尾閭。以國內言，廣西是上海廣州的尾閭。若將世界經濟比如潮水，那便是潮漲時，廣西最後見水。而潮落時，廣西是最先乾涸的。自從世界恐慌以來，廣西的農產品，如桐油，土絲，柴炭，牲畜，糧食等輸出，大爲減少，甚至於完全停止。去年曾有一次安南的米，竟倒灌到梧州

來。至於布疋，煤油，食鹽等國民的大宗需要，並未跌價。就是跌價，也有限。所以整個的廣西國民經濟，是完全立於剪刀口之下的。

容縣是出華僑的地方。年來紛紛回國坐食。一面是所謂「人在外，」「送金回國」的經濟有利條件失去了。一面，使內地居民，消費上，發生極不良的影響。

在這種孤立無助的經濟生活之下，政府首先注意的是金融 。在兩年前，南寧市上，布滿了法紙，港紙，現在算是次第驅逐出去了。同時農民的困苦也加甚。在民國二十年，桂幣一百二十餘元，換港紙百元的時候；桂幣一元換銅先一百二十枚。現在港紙百元，換桂幣一百六十元的時候，桂幣一元，反換得銅先二百四十枚。所以農民的困苦，在這種貨幣經濟之下，業已次第達于頂點，而猶不知其終極之所在。

現在政府所能辦到的，只是金融相對的穩定。（國變中曾經有一次小動搖，幸政府銀行當局，向有準備，旋即平定。）社會治安，逐年進步，農民可以自由生產。然在交換上，農產品日見低落，進口貨日見高漲，入超次第增加，在現在，還拿不出好的辦法來。

最利害的，是立于這種國民經濟，與政府財政困難之下，而又要百廢俱舉。銷費最大的，是航空的建設，與必要的軍備之建設，以及軍事上，產業上關于學術教育之聘用專門人才。

在現勢之下，決無任何善法，將農村的下層經濟生活提高。只有將上層的經濟生活降低。以示政府與人民之經濟平等。而尤要者為縮小社會中間層（官吏，商人，）並降低其程度，農村始有更生之可能。所以二年以來，廣西各都會的商業，一年一年的蕭條下來，其中有一半，就是上述思想的實行之反映。

所以廣西的農村救濟策，第一步是要先制止官吏之掊克取盈，與商人高利貸的搾取，然後在平和秩序之下，使農民得到更生之機會。至于實際更生之道，首先在于強迫男子負担超過婦女的勞動。而盡量開闢現在之曠土。為最初步的政策。因為只有這種政策，才是可能的。而創辦民團，即為實行此政策之大前提。至於辦法，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二）廣西的政治背景

要想明白廣西的政治背景，須先明曉廣西社會實況。

一、廣西在中國是一個比較更不平等的社會。　其可舉者，為漢猺（獞苗等）之不平等，男女之不平等，官民之不平等。而且這些不平等，都不僅是名分問題，政治問題，而是嚴重的實際經濟利害問題。在以前，漢人完全不將猺……視為同類。最近廣西當局，盡力設法解放，但為時尚遠。農村社會，對于女子，大體是視同奴隸，一切勞動，專責成于女子。一家之中，男孩子與女孩子不同食桌，飲食是厚男而薄女。（據我推想，這種習慣一定是距今很遠的時代，漢兵征服土人，然後與土人婦女結婚，養成的習慣。但也奇怪，現在南寧市上，乞食的都是男子，女子除殘廢外，沒有乞食的。）左右江流域，改土歸流未久，據我在省政府所閱的公文書，在不遠的過去，官吏（土司轉化的）尚有強佔民婦，而社會並不視為奇異的事實。作大官的人，可以任意徵發民力，為他經營私產。所以對于這種特別不平等的社會，非用特種手段，提高農民的地位，是難望進步的。

二、廣西農民強健與服從的特質。　就移民的陳蹟上研究，廣西可以

說是中國民族向南發展的最前鋒。在距離桂林城三四十里的農村，即是白(崇禧)副總司令，和李(任仁)廳長的故鄉，他們每一村，都是幾姓雜居。這在我江西是少見的，而在廣西則極普通。這是中原民族，遠合遷徙，與土人爭生存的遺蹟。他們不但與土人戰，並且與大自然界戰。所以其優秀者意志堅強。民衆則體格强健，而保存服從作戰的習慣。在過去不遠的蘇元春（蒙山人）劉永福（博白人）所領導的戰士，都能抗拒異族，勇敢善戰，就是廣西農民特質的代表。

三、官僚紳士互相勾結消極反抗革命的手段尚幼稚。 這一點，只要將廣西以外的各省革命和廣西的革命作一比較，而考察其經過，便極其明白。在于各省的官紳，對于革命的武力正盛的時候，只作暫時的讓步。不久便用柔軟圓滑的手段，將革命的主要人物，包圍起來，使他們軍閥化，使這主要的人物，自然的離開了人民，而依賴官僚與紳士。在廣西似乎有些不同。舊式的官紳，能力似較幼稚。或者是因為過去的人民，易于受壓迫，因此反映到他們的手段，也不甚高明。又因為經濟不發達，不能將他們——官紳——形成龐大的階級。所以革命的領袖，可以排開官僚紳士而直接與農民携手。

四、商業資本發達亦極幼稚商人或洋買辦不能影響到軍事和政治的權力。 這是因為廣西農村經濟，大部分，尚未脫離自足自給的形態。所以金融界尚不能形成偉大的階級勢力，以影響于軍事政治之活動。故軍事革命領袖，能够在極濃厚的封建經濟的色彩之下，運用革命的無產者精神，與農民同盟，取軍事獨裁的態度，以改善整個的廣西農村。

（三）依二十餘年之政治經驗証明中國之政治只可創造不能摹仿

關于此論點，最好用第四集團軍白（崇禧）副總司令，本年一月八日在廣西軍事政治第一分校的紀念週所演講的一段話，作為說明：

『……我們試再就中國過去政治制度的改革來看，都只是一種摹仿的遞嬗，總是粉飾上層形式的體面，而不理下層基礎的。在清末時，德國和日本的君主立憲，正在勃興，康有為梁啓超輩，便主張要把中國政體，也改為君主立憲。嗣後戊戌變政以來，立憲其名，專制其實。幸當時總理看透了他們主張之不澈底，獨立主張民治。辛亥起義，推倒滿清，成立如英法各國的所謂議會政治。可是辛亥雖成立了中華民國，但是袁世凱大權在握，總理志不獲伸， 所以又只是一種變更上層，與下層無關係的政治制度，徒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其間經過袁氏稱帝，張勳復辟，循環內爭，至十二年之久，一般人又因看到法國美國的政治，乃是被操縱於少數資本家特殊階級之手，即所謂虛偽的民主政治，不適於現代之生存；恰好遇着蘇俄十月革命，共產黨一黨專政成功，宣傳到中國，而本黨亦于十三年改組，服膺三民主義，主張一黨專政，於是自十五年北伐，到十七年統一中國，已達到一黨專政的目的。可是在最近幾年來，不獨政治未入正軌，反而愈弄愈糟。可見這種徒事摹仿，標榜鋪張，而不從下層基礎着手，也不過是一種名稱上的變換，與政治實際效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現在雖又有人，在那裏極力的摹仿法西斯蒂，甚至于實行組織藍衣社，但是

意大利的莫索里尼，德意志的希特勒，日本的荒木，他們所主張的法西斯主義，都是發揚各該國的民族精神，以向外發展，或反抗異族的壓迫。我們只是對外喪權辱國，還配談法西斯蒂嗎。不過只是徒襲人家制度上的名稱罷了。須知人家有人家的文化，人家有人家的歷史背景，所謂好的制度，當然都是隨着人家的國情而產生的。中國的文化歷史，既與歐美日本不同，而經濟狀況，與社會環境 ，亦與各國迥異，豈可舍己從人，棄本逐末，事事抄襲摹仿人家。所以為政之道，最重要的，還是明瞭自己的國情，最重要，還是由本身 ，從根本做起。……』(見軍校校刊)

(四)關於前節的解釋

前節所說的摹仿外國政治制度，綜攝來 ，就是摹仿布爾喬亞國會制度，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制度，法西斯主義一黨專政制度。末尾又說『中國文化歷史，既與歐美日本不同，而經濟狀況，與社會環境，亦與各國迥異，豈可舍己從人棄本逐末』，這是極中肯的話。換句話說，就是拋荒了民族主義的真精神，忘記了自己的經濟的實況，而妄事摹仿，結果不但政治革命的權力，樹立不起來。並且會要將國民經濟生活，斷送到一個永劫不復的深淵裏面去的。現在我將這三種制度，與中國國民經濟的本質的衝突點，為之分析說明于左：

一、布爾喬亞國會制度，依列寧的解釋，(參看日本評論社出版的綱真琴著現代獨裁政治論) 名為民治，其實是布爾喬亞的獨裁。換言之，即經濟上的資本階級獨裁。資本階級所以能行使獨裁的理由；就是因為一國的工商業發達之後，大土地所有者(又或原來的封建地主的化身)收奪了農民的土地，資本家，壟斷工業，交通業，商業金融的資本勢力，利用大宗選舉費，變相的收買議員，組織布爾喬亞國會，將封建政權力，移轉到國會來，自己做了他的後臺老闆。名為民治，其實是資本(土地也變為資本)獨裁。因為歷史進化，這種階級獨裁已經不能支持他的存在，而維持社會安寧秩序了。中國本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 ，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是農民，被夾攻于外部的帝國主義，與內部的軍閥，官僚，買辦，地主的雙重榨取之下。所謂民族資本家，不過以國際資本奴隸的身分，而分取他人榨取之餕餘，尚何有于樹立國家制度之可言。但中國人之思想落後者，不獨過去的康梁最近尚有欲以□□□□派的旗幟相號召，企圖以英美式的國會政府制度，在中國實現的政客活動，這只可謂之蟪蛄不知春秋的頭腦。

二、蘇維埃無產專政制度，在蘇聯已經有了偉大的成功，並且間接的確是有益于中國之國際上的地位。美國學者吉資士曾著『世界政治史綱』，(中國有譯本，上海啟智書局出版)謂當時，若非蘇聯革命，在凡爾塞的和議席上，英法日(舊)俄四國，即有瓜分中國之可能。所以中山先生聯俄，在當日確有重大的意義。而繼承中山者，未免太無出息。或則巴結第三國際，希圖受其卵翼，借以獵取政權。或則以排俄相標榜，以圖見好于帝國主義， 毫無自己的立場與意識。都是將中山當日一面聯俄一面高唱『國民要恢復民族的自信力』的遺教忘記了。中國之不能摹仿蘇俄，其要點有三：第一，中國無有莫斯科和彼得格勒那樣在革命前已經集中存在的重工業(蘇聯共產黨口號所謂『命令高地』)第二，俄國在革命前是金融無缺的強國，中國則列強投資而附加領事裁判權者，在中國境內，早已如水

殖民地，無孔不入。第三，中國傳統的文化，特別長久，至今尚能維繫大部分國民之心理，非由經濟發展，不能將他消滅。不明此三點，決不足以與語于中國的國民革命。而中國共產黨，對于此三點，毫不省察，徒欲生吞活剝，以企圖僥倖成功。這顯然是不了解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精神，在于承認一切歷史的事實，而犯了列寧所謂『左翼的幼稚病』。只是一種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够不上領導中國民族的革命。

三、至于以中國而欲摹仿法西斯蒂，則更是笑話。依我個人的見解，我們如欲摹仿法西斯蒂，第一、須明白歐洲現有法西斯蒂的諸國當中，有主動的，與從屬的之分。如意如德，是主動的，我名他爲眞法西斯蒂。如波蘭，如羅馬尼亞，如奧地利等，是從屬的，我名他爲假法西斯蒂，都是迫于經濟上之不得不然。所以前者有討論的價值，後者無研究之必要。第二、如意如德，（以及東方的日本）在政治上都是強國，在經濟上，都是被困于戰後的世界經濟，而想別開生面，乘機侵略他人的。第三、在社會本質上，都是中間層膨脹，並且想鼓進此膨脹力到政治上去，謀以新的政治勢力，滿足個人的經濟生活。第四、在產業關係上，都是用中間層，連結農民，來壓迫工業的資本家，和勞動組合，而改變國會的權力的內容所占的產業成分。第五、他的外交態度，都是縱橫捭闔，期望于中取利，爲世界市場之再分割，甚至訴之二次大戰而不辭。第六、名爲一黨獨裁，其實政權都不甚穩固。隨時要利用對外多故，以謀對內鞏固自己之政權。第七、凡法西斯蒂必是反共，因之藉此可以拉攏資本家及地主貴族，而對他們『黷武』，以活動黨費。所以國會在精神上，依然脫離不了布爾喬亞獨裁的形態。以上七點中之前六點，都不合于中國政治之要求，並且與現時中國國家利害相反。只有第七點的反共，勉強與中國現狀，表面相合；但在經濟的本質上，也是相反的。因爲中國如欲銷滅共產黨，其方法決不在乎中間層之膨脹，使他們同時擠入政途。（如競爭選舉，當議員。）而是要中間層減少，以便節約財政，使他們同到農村，指導農民經濟的眞正出路，以免下層農民之挺而走險，並且幫助農民，從事生產，以挽回農村崩潰之厄運。至於若有人主張離開上述，與經濟有密切關係的具體條件，而故爲空洞的說法，說中國應當實現『國民主義』，或『經濟統制』等等高調的名詞，那末原有的三民主義之中的民族主義，民生主義，又何嘗不好，何必一定要標榜法西斯蒂呢。

由此看來，中國政治之不必摹仿他人，（而且不能摹仿他人）應當自求出路，是十分明白的。自求出路，先應當自己認識自己經濟的本質，與自己所處的國際環境。中國經濟本質，依然是落後的農業生產。國際環境，依然是列強的公共殖民地。以此本質，處此環境，要想救己，只有從根本做起。而根本的做法，除首先穩定農民的生產力，以圖自給，發揮農民的團結力，以圖自衛，更進而使全體農民，意識自己的民族國家，以圖改善政權，並節制其活動，而求整個的發展，除此三者，恐怕別無更好的自存之道。像中國今日這樣的，危險而惡劣的國勢，在全世界，及全部人類歷史中，恐怕再沒有一個可與倫比的國家。求其較相近似者，只有歐戰前後的土耳其。但他的國民傳統的宗教信仰力，與介乎各大國之間之國民的長期外交經驗智識，恐怕尚遠過於今日中國民族之上。所以我們中國，妄學英美的國會政治，俄國的蘇維埃政治，以及意德日本的法西斯政治，而乞靈於這一類的政治思想，與經濟思想，只是一味的依樣葫蘆，簡直是整個的錯誤。

廣西之以辦民團的方法求自治，將各國的政治思想和經濟思想，比擬起來，當然是卑之甚毋高論。但於中國俗語所謂『求人不如求己，』是很相合的。一省的國民的經濟與武力，可以自立，則理勢上，自可不以侵害鄰省爲手段，而妄圖自己之存在。各省人民都能自己存在，而後都能向上，在這樣軍事獨裁的臨時政府之下，經過相當的保育期間，民權自然可以發生發達。所以關於廣西民團的政治思想，在其根本動機上，依然是循乎『三民主義』與『革命方略。』而前進的。不過加上一道『西南』的綏衡，（換言之，只是三全大會前，民十七，政治分會之舊觀）更于建國大綱之外，加了一種深入下層的政治經濟的原動力而已。

（未完）

隸書

疑

隸書之名起於秦，世傳爲程邈創於獄中用以施於徒隸者。此說相沿雖久，其牽强無稽，誠與古文起於蒼頡，八分出於王次仲，草書肇自張芝，飛白始於蔡邕，及行書爲劉德昇所制諸說同類。攷秦世襲先代舊文，取長捨短，制爲篆書，漢人所謂小篆者是也。此種篆書，多用於嚴格場合，此例恰如近代楷書；若遇有時間較爲匆促，或用途較爲普通時，則代之以隸，其分際係以篆書爲正體，隸書輔之爲用，是隸書爲隸屬之義，非施於徒隸者也。且先秦貨幣，如春秋戰國時代之列國布，其文字多用隸書，此又足證隸書爲久已通行民間之簡略文字，烏得謂有程邈始有隸書乎？

秦代隸書之遺跡，多見於民間所用之量器及衡器之權。諸物皆刻字於兩側，與周代之鑄字者不同。降及前漢，隸形既變，刻銘品物亦多，後世稱爲古隸。其後又演爲八分今隸諸體，孳變愈多矣。

一般多主張古隸無波磔，故每以有無波磔斷其眞僞。但古隸遺跡，波磔正多，其勢係橫筆如波末如磔，如永字八法所云者。此種形勢，且不只用於橫筆，直筆亦多有之。古隸遺跡中最佳之標本，爲五鳳二年刻石(石中二年字，中竪均甚長，蓋兩漢通有之筆癖也)，中平二年麃孝禹碑，及河平年間朱博殘碑（光緒元年在山東青州東武故城出土）。此碑向不爲人重視，且多目爲贗品，自斯坦因氏在新疆發現漢代簡册後，互相對照，始反前說。此外王莽天鳳年間之萊子侯刻石，亦可列諸古隸之內。近人康有爲，於所著廣藝舟雙楫中曾否認此刻，蓋未以斯氏發掘所得）證也。石器之外，銅器中亦多古隸遺作，如陽泉使者舍熏鑪銘四十七字，陵鼎三十二字，盇十五字等。後漢古隸遺作，則有建武二十八年之三老諱字忌日記(今藏餘姚周氏家)，永平二年之開通褒斜道記(刻於陝西褒城石門崖壁上)，及永和二年之裴岑紀功頌(碑原在甘肅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處，雍正間岳鍾琪移置甘肅巴里坤關帝廟前)。

八分爲富於波磔之字體，自宋歐陽修之集古錄誤名隸書後，雖王應麟一鳴其非，但後世則仍沿之不以爲訛。歐氏之說，或以篆隸爲正宗，而以八分屬之集書歟？關於八分之解釋，衆說紛紜，或謂爲古意八分新意二分，或謂爲漢有八書，後又生一體，名八分書。或謂爲如八字分背之勢者。各持其理，而以八字分背之說爲有力，蓋與漢之實際書法相近也。

八分書體，後漢碑大抵用之。如禮器史晨張遷等，皆筆意出乎古隸之外，富於波磔之美者也。墨池編云：「鍾繇善三體書，其中以八分爲最妙。」鍾之勸進受禪均爲波磔整美之作，八分書體固顯而易見也。

咱也談談婚姻問題

我佛

國聞週報每期都載有討論婚姻問題的文字，這問題之所以討論起來的原故，恐怕不能完全當做偶然事件看。

有人已經首先提出賢妻美妾做爲討論婚姻問題的唯一出發點。也已有人順着這條賢妻美妾的思路，一直討論下去。我覺得我們對於這出發點，徵然敲問一下，然後方可以達到一個比較可靠的結論。

第一，我覺得我們先假定「賢妻美妾」凝合一體，裏面便至少包含雙重錯誤，至少是雙重困難。甲，「賢妻美妾」一詞是一個過舊的——如果許我用帶點「紅」味的套語，是一個封建制度下的名詞。我們討論問題時，應該避免不用。蔣廷黻先生曾發表過一篇「新名詞舊事情」的文章，舊事情套上新名詞，一方面是濫用新名詞，一方面也是戕賊新名詞。新名詞在這種光景之下，可以大呼其寃，同時我們也該明令禁止舊事情亂掛新名詞的招牌。近來胡適之先生犯了一樁矯枉過正的毛病，他來了一個「新事情舊名詞」。講建設却標題「無爲」，所以惹起許多人大發其「有爲」論。近來國聞週報討論婚姻問題的文章，用「賢妻美妾」的套語越用越起勁，也正犯了「舊名詞新事情」的毛病。據我們看，討論新問題便應該鑄新名詞來表現。人類整個思想史幾乎便是一套名詞史。討論問題的人，尤其是在我們這轉變時期，最應留意這一點——「名學」。

乙，「賢妻美妾」一詞，本來已先假定下二人，可以說是一種「二元論」(請哲學家和名學家恕我這裏暫且濫用這名詞一次)。細分析起來，這名詞裏面不祇包含着治家與打牌跳舞等等後天訓練的不同，個人的性格，如聰明智慧，甚至醜與美等區別，都已包涵在內。固然治家與玩玩等人工的學習，即使有差別，不見得便不能一人兼而有之。比如，我嘗見一對西人夫婦，丈夫作事，夫人一樣在六點便起來到學校去教書，她白天抽空連打幾次電話給家裏女僕，問小孩光景如何，正在作何遊戲，並且叫小女孩親自在電話中作幾句問答，聽一聽她嬌弱可愛的聲音。這夫人在四點下課之後，立刻回家，將女僕換下，自己預備全家的晚餐。晚飯後將女孩安置在床上，有時打扮起來出去看戲或跳舞，有許多時候，却同丈夫對面或並肩坐在沙發上，給丈夫讀小說聽。如果所謂「賢妻美妾」，便指這一類婦道來說，「賢妻美妾」是可以由一人兼差的。但若連迂蠢或靈巧，好說好笑或靜默寡言，甚至年紀的老少，身體肌肉等問題，都混爲一談，而必求諸於一人，實在恐怕比破壞摩登團還過於難爲現代青年女子了。換言之，後天的訓練與先天的特性，在討論婚姻問題時，也得分開講方可。

第二，若必總括地說「賢妻美妾」是中國人的傳統理想，也未免有點言過其詞。我根本反對有人說中國是一夫多妻制。在這種說法中有許多語

病。中國人有妻而又有妾的，佔全人口極渺小的百分數。娶妾如無延嗣等倫理上的理由，根本為禮教及一般人所擯斥與鄙視。在欲念上，固然人都覺試試新，換換口味，是有趣的事，但一種欲念，與一種公認合理的理想究竟是兩件事。論到目前的婚姻問題，若說青年人以「賢妻美妾」或「賢妻美妾」由一人兼差作最高與最後的理想，實在更有點太冤枉青年人。

然則，現代婚姻問題到底是甚麼呢？

我以為現代婚姻問題應分上中下三等。

下等婚姻問題，一般又窮又傻的大多數國民的問題。按中國老夫子聖人的說法，食色是兩大人性。按「白」人生物學家拾中國牙慧的說法，生物兩大使命，一在自身之營養，一在種族之延續。古今中外的聖人都把食擺在色的前面， 可見食比色有在先性。兩眼若餓得發藍， 色的問題當然不起。現代大多數同胞吃飯似乎都有困難 ， 婚姻問題大概總沒有我們這般「有閒」的人所想的那樣嚴重。女人的婚姻哲學因為仍是經典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所以摩登婚姻問題， 像密斯娜拉的問題， 她們還沒有，（應該有否，是另一問題）

上等婚姻問題，是一般貪官汚吏與洋買辦的問題。他們的問題大部份是美妾的問題，賢妻的問題，恐怕都不起。這般人的問題，根本是錢在那裏作祟，實無討論的價值。

中等婚姻問題，便是一般國聞週報讀者和作者的問題。這問題要大大討論一下。

有中等婚姻問題的人，大部份都是無錢而尙不至於餓肚子，同時又多少有一些現代知識。這般人之所以有問題的原故，據我看有三個原因。

第一，對「白」人的自由結婚看得太高。我們青年的理想家多半以為自由結婚是含有詩意的。有的甚至以為結婚(或結婚以前)應當可以解決兩個人相愛的問題，甚至以為這方法可用以沖破這隔絕的自我。我以為這詩意方面的問題，認眞說來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決的。人生來便是一個孤獨的個體。我們始終沒有得到方法可以「一直」感覺到另外一人的感覺。比如倘在你們男的情人對着一輪皓月讚揚道：「愛，你看月色有多美呀！」你覺得月色也是美。但是你的美感與她的美感是不相通的。她的美感，你祇有因自己的美感想像她的該是怎樣。所以你腦中的她的美感，仍未能跳出你自己的知識的範圍。西人常講Knowledge of the other mind或Trans-Subjectivity的問題，就是這一套東西。你要打破這孤絕的Self ，以捉我外的the other，但結果永是失敗的。中國談這問題的也更不知有多少。我祇引西廂「相思祇自知」一句作例「自」想達到「相」，但最多也不過落得一個「自知」而已，這內在的矛盾是沒法解決的。

所以我們若把現代婚姻或自由戀愛看得太含詩意了，一定會失望的。西人戀愛結婚實際是庸凡的。三下五除二便可以成功 ， 有甚麼扭扭捏捏的必要？

第二，由理想的極端一步到實際的極端， 中等婚姻問題便大部是經濟。男女兩人如果都覺心投意合，要打算同居，便須先用方法使社會共認為夫婦。中國人黃仁的臉子，是非常要緊的，成家立業的大事，那能不鬧一下？那麼好了，你去問問中原公司的傢俱，動一件，買賣人便帶答不理地，臉也不紅地說出價目來：「二百五」。就是給新娘子買一份頭紗，一個大學畢業生的能力，也總要儲蓄幾月方够。結果， 有對象的， 不敢提結

婚，沒對象的便沒勇氣去找對象了。所以就這一點，現代中等婚姻問題還是結不成婚的問題。

第三，結了婚的人，（甲）因爲腦子裏充滿一些未經批評過的Freshman的理想，雙方都不肯「委曲求全」，却都要「求全責備」，於是互相挑剌兒。結果兩人便混不在一起。因之雙方又全覺失望。實際上，這也是膚淺的幻念使然。自由戀愛以及結婚的好處，在于找配偶時稍有些自由，但這短時期的經驗，並不足保障終身永無改變。已有的經驗，至少在邏輯上，絕未能保障未有的經驗。兩人結婚後時時改變的環境，仍須由兩人用盡全力去聯合適應的。乙，中國人對于離婚的觀念，也須改變一下。我們好像以爲離婚是一件不應該的事，其實，若果夫婦却會想盡方法委曲求全，而至終仍是冰炭不容，我覺得離婚實是最合理的辦法。我們好像都已忘記離婚是高等社會的產物，人類最新的發明。

按上面各種論辯，我主張有些現代知識的人們，全採用現代所謂「伴侶婚姻」也者，結合容易，離散也容易。我有好幾個明友（都是好人）的婚姻都是比「伴侶婚姻」還簡單的。兩人不願再忍，於是偷偷地，找小房子便住起來。我很同情這辦法。我們沒處去調查，我相信找小房子便住起來或想這樣住起來的男女朋友一定不少。所以不明採用「伴侶結婚」，比「伴侶結婚」還不如的「苟合」（這個名詞是暫時借用）仍不能免。

另外我覺得男女貞節的觀念，應當有一些改變。在不生花柳病範圍內，我以爲人人都有試試新的機會才好。一人一生祇配一人，我覺得究有一點 Snobbish 。未結婚的男女有的從十一二歲直到三四十歲，甚至終其生都不得一試，我想眞是天地間最無人道的事。貞節觀念，本是農業時代和封建時代的遺傳物。工業時代要講貞節也講不成的。第一，女人一做工，貞節便不易講。有一次我問一個美國老太婆，她們爲甚麼不再監督女兒們在晚上的行止。她說，女兒早晨七點鐘就起來，到很遠的地方，在公事房裏做一天工，作母親的不能管，晚上有她的同事或朋友接她出去玩，忽然又有人去監視她，豈不可笑嗎？我想這很有道理。第二，科學的各項新發明，能使女人避孕，也是貞操不能再保的原因。

羅素會在Education and Social Order 一書中，主張比較自由的性教育，他甚至會提出大學生可以男女同住。我覺得並不是胡說。大凡天地間有許多時都是先有事實後有理論。現代社會已有自由的性生活，自由的性論總要有人提倡的。心理學家弗以德以「唯性史觀」抬出「力必多」等法寶與他的先哲馬克斯「唯物史觀」中辯証法爭短長，恐怕也是很自然的事吧。

總之，我上面所提幾點，如能達到，則我們總可以在淫亂與極端壓制之間找一個較合理的辦法，那末不但婚姻問題，就是整個性的問題，都可以得到較好的解決。

最後我要聲明，這篇文章不是好好寫的，因爲沒有數目字和書名人名。至于寫文時的態度，如果讀者以爲嚴重，便可以見到字字帶淚；如果以爲我在「撒爛污」，那麼我便祇有聲明對本文完全不負責任了。



嫁娶叩拜禮儀注

王橋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研究民俗的人，當然不會忽略了這句話。但，尚有更甚者在，就是：「當村不同風，隔壁即異俗。」像這種去處，人們很難能留意到。不過，若調查了集合起來，而加以比較，則又是在民俗學上怪有趣的事哩。現在，我想列舉的各種不同的嫁娶叩拜禮儀，就是有趣的一個比較。

在我的故鄉交河以帶，嫁娶的儀式都很簡單，通稱小娶。用以別於大娶，大娶是有迎親禮的，大概說，大娶和小娶的比例數為一與九之比。或零與十之比。

一般的儀式是在結婚前一天的午後或晚間，由戚友族人等導新郎在本村與鄰村演禮，有官銜公燈提燈鼓吹等前導。意即演習成人之禮，俗亦稱「拜客」，意思是請鄰居友朋等人，到第二天去做吃喜酒的賀客，先拜客做一臨時通知，以表備求周道之意。

第二天，就是結婚的正日子，是吉日。通常設棹於庭，置香案，供一大斗，內貯高粱，插箭三支，箭尾懸弓之弦，弓背向下，又置稱杖(註一)一條，秤一支，大斗前設小升一，內亦貯高粱，做香爐用，棹上另置冠戴(註二)一封。棹前面掛紅圍，各器上均貼斜方紅紙喜字帖。這叫做「天地」，新婦下轎後與新郎同立天地桌前，向北做四叩兩拜禮，這就是結婚舊禮中的最重要的一節，俗稱「拜天地」。不經過這個儀式不算正式結婚。「演禮」在貧寒家均可省去，只拜拜本家，「拜天地」卻不能省去。

婚禮告成後，於三天以內，新郎對來賀之上客均須在喜筵中「上拜」，受拜者須掏「拜錢」，俗稱新人不空頭，叩頭必須有錢。這到是十足的敲竹槓的政策呢。

新嫁娘到第三天的上午，由領拜的女賓領新嫁娘先拜祖上的神主，或乘車去先塋拜墓，均行兩拜四叩禮。然後再拜本家長輩，兄姊嫂均拜及，俗稱「拜三」，因為在第三天上拜，這種頭都必須給拜錢。新郎的上拜，除給女家官客或堂客上拜必須有錢外，餘多不給錢，或微不給錢。

以上所說的「演禮」，「拜天地」，「上拜」與「拜三」，在舊儀中尚均沿用叩拜禮，即：揖，跪，叩，起，揖。普通來說，就是叩拜禮，不過，細分一下卻有許多不同處。

㈠在交河是沿用：揖，跪，叩，起，揖，這個公式於「演禮」，「上拜」與「拜三」的。「拜天地」則為四叩頭，且係只新郎一人於新娘位次(即下首)行禮，新娘則頂紅巾立於新郎位首。所以，俗話都說女人在男人生活範圍圈裏，只有這一剎那間的地位高於男人。

㈡東光與交河交界處，除去「拜天地」之外，都用兩拜兩叩禮。他們有一種俗話：「鬼三神四人兩個」，祖墓謂之鬼，對它行三叩禮，「天地」和廟中塑像謂之神，對它行四叩禮。

㈢東光境內，在「演禮」，「上拜」，「拜三」裏，又有行兩拜三叩禮的。就是：揖，跪，叩，叩，叩，起，揖。這種禮儀據說相同的有許多縣分。

㈣東光縣城一帶，在「演禮」，「上拜」，「拜三」，「拜天地」裏，完全都用三拜四叩禮。就是：揖，跪，叩，叩，起，揖，跪，叩，叩，起，揖。

㈤寧津縣城一帶，在上述幾個儀式裏，卻完全用兩拜四叩禮。並且「拜天地」時是男女同拜的，這一點和交河東光阜城等縣是不同的。不過通常演戲時，劇中所謂大拜花堂者，也完全是男女同拜，交東阜等縣的人，並不說它不合於俗。

㈥交河東光有地方是這樣：女人「拜三」或「拜年」時，對父母或祖父母行最敬禮時分二叩與三叩或四叩。對活人，男子多行一叩禮。

㈦在交河城內對活人如叩頭多於一，則受禮者認為晦氣或侮辱，理由是：活人只須一叩，死人纔受四叩禮呢！

㈧在寧津對活人叩頭在喜賀類中，都是四叩，少於四叩就認為是不敬。

禮儀，這是最冠冕堂皇的事，按理說，本來是應當完全同一的，但按俗說，卻各有不同的地方。禮節尚且如斯，其餘的俗尚，當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一九三四，四，一八。於北平。

【註一】稱杖，用紅紙裹如裁尺長寬的竹蔑，接新娘下轎者，用以揭轎簾。交河俗，新郎對處女不親自揭轎簾，對再醮婦則親自揭簾，東光俗，反是。稱杖，取稱字吉義。

【註二】冠戴，是用老婦用的簪髮寬簪與耳環包於紅紙內，另置一總髻圈，簪環多用百年前物或子孫昌盛的老婦用的，以取壽字的意義。冠即收髮冠帶之意，俗，處女不簪，戴是戴環與戴總髻圈的意思，俗，處女不髻，不用總髻圈，舊冠戴時用總髻圈等在新娘頭後擬放一下，今則總髻圈婦女用者少了，所以，有不用總髻圈者。總之，是總髮冠髻的意思。

青年問題

記者

自從吳前溪先生「青年的朋友」一文發表後，我們接到許多青年讀者來函，討論這個青年問題。現代的中國青年，凡是有志趣切實感到其人生責任的，當然全是在苦悶中奮鬭着。吳先生這篇文章，能夠得到這許多有志青年的響應，顯然是已觸動了潛伏在青年們心底的火燄。吳先生所勉勵於青年者大概有三點：㈠注意政治，㈡有志氣，㈢努力不愁沒出路。這幾點，是來討論這個問題的青年所一致同意的，而另外他們幾乎一致的補說了他們對於環境的不滿。不良的環境妨害青年的發展，這是事實。但有志的青年能夠改造環境，並發揮自己的志趣，完成自己的事業，這也是事實，而且是理之必然。吳先生說：「青年的心理，大多是對環境不滿，但要知道環境是人造成的，同時也能用人力去改造。現代的青年生到中國就是他特別的幸福」，因為「中國還是一座未經開發的寶山，俯拾便是寶貝。」我記得翁詠霓先生在「獨立評論」上也幾次說到這樣的話。這在一般對環境不滿的青年或許在內心上會發生一種悲憤的反響，但，少發牢騷多努力，在心理上應該是健全的。關於討論這個問題的來函，均經編者轉寄給吳先生，據吳先生來信說：「各文均已拜讀，頗多同情之點。」我現在特地選出呂若謙及「一青年」兩君的來函發表，以見中國青年的時代呼聲。成年及老年人讀之，若因而進一步瞭解青年人的心理，寄與更多的同情，那就更有意義了。（芸）

呂若謙君來函

「青年的朋友」作者前溪先生，是一位銀行家兼經濟專家。他在百忙之中，騰出工夫來指導青年，而且「已經十餘年如一日了」，這種識力和精神，是我們十分欽敬的。他不但常與青年交往談話，實際上還扶助青年。作者的朋友，便有受他的資助而讀書的。因為對於他有那種認識，所以我們讀該文時，格外感到親切，而令人奮發。前溪先生所謂青年，包括兩種：一是求學期間的青年，一是服務時代的青年。作者曾經服務數載，現又在校求學，願以這兩種青年的資格，提供一些讀後的感想，以請教前輩

的前溪先生，並以備同儕的討論。

前溪先生勸告我們青年四點：一、研究政治，並了解國內外的大勢；二、崇尚氣節，壓抑物質的欲望；三、創造機會，勿作無謂的苦悶；四、勿圖急功，勿因小挫而喪氣。這些都是現代中國青年急應身體力行的。對於凡是覺悟的青年，沒有不衷心地接受的。但是僅僅責成青年，而忽略其他因素的關係，恐怕不容易使多數的青年「改觀」吧！青年自身應該以此四點自勵自責，同時也希望政治的社會的教育的制度，有相當適應。個人與環境是互爲影響的，某種的環境，產生某種的青年，同時某種的青年也能改造某種的環境。作者無意把青年的暮氣和墮落，完全歸罪於社會，卻也不敢相信在現時中國教育的社會的政治的環境中，會造就大多數的有爲青年。這點前溪先生許是「大大的不以爲然」，而又「不表示絲毫同情的」。作者有慨於此久矣，請把我的意見說個明白。

我們很懷疑，中國現階段的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是否適應國家和民族的需要。中國的教育制度，本是直抄西洋資本主義先進國的成法，牠不是從本國的歷史中滋長出來，本土的風味，極感貧乏。三十年前的舊教育，自然是大可非難，也是不現代化的，但是表面上雖爲貴族化，實際上是平民化的。一個布衣寒士，苦讀數載或十數載，所費不多，而在學術上事功上，每有很大的收穫。現代的教育是標出大衆化的，事實上，窶人子休想讀到中學！這祇是教育制度上的缺點，至於教育的內容，說出來更令人傷心。記得一位作者敬仰的老教育家曾經這麼說過：「中國的學校教育不但爲資產者所專利，我所最痛惜的是這種制度下的學校，不能造就勤奮有志的青年！」前溪先生也見到這一點，他道：「就是大多數自從學校讀書時起，便沒有志氣」。所不同的是前溪先生沒有明白地指摘學校教育的失敗而已。我們都知道，資本主義是植基於個人主義底哲學的。資本主義國的教育哲學就在發展個性，解放個人。他們把個人看得很重，認爲個人發展到極度便是國家的福利。他們的各種事業都是在發展中，工廠行號需要大批的雇員，那種教育便是供給發展產業的許多個人主義的雇員。中國怎能與資本主義國比擬？誠如前溪先生所說「他們是謀強盛，我們是救危亡，」中國需要有救國志氣的青年，然而現代的學校教育偏偏不能適應這個需求。中國大學各系的課程，凡各國大學所有的課程，幾乎應有盡有。教員是否力能担任，是另一問題，這裏不去討論。聽說有些大學有好幾門西洋史的課程，卻沒有中國通史這門！鄉村社會學的課本與參考書，可以捨棄中國鄉村的調查報告和專門著述，(也許是沒有看得上眼的著述吧？)而盡用西籍。在外國學些什麼，回國後可以照樣販賣！不想作進一步的研究，更不肯下功夫探討本國的材料。有的是現成外國名著，惟有傻子才幹那種苦工作！講到外國學術情形，那是上下古今滔滔不絕。討論中國問題時，便提不起興致來了。英國 Tawney 教授來華調查教育之後，對人表示，一般的中國教授，對於外國政治情形，很爲熟諗，但問他們中國地方政府問題時，他們不能給我們滿意的答復了。中國的大學，有些只是西洋知識的傳習所，她不能引導學生認識本國的歷史和國情，她不能造就通達國家社會客觀環境的有爲青年。

有些大學，既不能完成她關於灌輸知識訓練技能的使命，更忽視了人格的教育。前溪先生責備青年沒志氣，太過看重生活，我們之中確乎不乏其人。這又與我們所受的教育有關。現在負教導青年責任的非青年，大都受過歐美個人主義教育的洗禮。他們得天獨厚，從中小學大學以至出國留學，往往是一帆風順，不受磨難，也沒有經歷人生的苦境。那種訓練和環境，使他們習慣於高度的物質生活。回國後，享受社會的尊榮，優越的待遇，從此不堪忍受低級的生活了。青年受其薰染，於是跟着追求較高的物質生活，黃金美人，(或富家子)成爲外表摩登的青年的共同理想。救國救民族的氣概，那裏敵得住他們的魔力？在師生交相追求高度物質生活的學風之下，我們聽不到砥礪氣節的議論，也很少見到堅苦卓絕的師長。據說歐美的學校，倒是未必盡然。德國大學注重知識的研究，英國大學偏向人格的陶冶，中國的大學，則兩者無一得兼！這是青年不「把志氣看得

重，生活看得輕」的背景。要更正青年這種重生活輕氣節的傾向，必須先改造今日的大學教育。

生在百端待理的中國的青年，不努力創造機會，而煩悶頹廢，是應該受人斥責的。日本青年比我們有朝氣，也是事實。但是日本社會環境比較優良，這種環境不容許青年頹喪，不會使青年苦悶，並非日本青年有特別可愛處。那裏有各種的科學設備，有各種扶助青年的團體。志願求學而家無宿食的青年，可以因社會的資助而完成學業；對於科學有特別興味與研究的青年，可以依團體的津貼為生活。甚至開發滿洲的先鋒隊，背後都有資金雄厚的公司撐着腰。青年只要努力，物質上精神上的援助，都有各種組織負責。中國社會的組織，遠不如日本的健全。試問我們的社會，對於扶植青年的工作，有多少設施？作者常想，愛迪生只能成功於美國，許多中國愛迪生都被不健全的社會斷喪了。中國許多販報童，有誰獲得愛迪生的際遇呢？以寒士而苦學力行得建事功如前溪先生者，為數極少，而許多和他在青年時同遇際同努力的人，沒有得着社會的公道，他們終於為失敗的英雄了。 中國社會之不能扶植人才和激厲青年，該負小部的責任。其次，社會引進人員的方法，也是可以訾議的。一個沒有顯要親友的青年，不能憑他的才學，進入他願做而又能夠勝任的事業界。因為一般人以親故為重，同時又缺乏公開的取才辦法，這種不健全的社會，埋沒了許多英俊的青年！

中國政治的環境，是毀壞青年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的政府，至今沒有確立科學的登庸人材的基礎。有志於政治的青年，往往得不到公平的機會，來發展他的懷抱。在清代我們有一個學海軍的嚴幾道而不得大用。學業名次在嚴氏以後的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却都成為日本維新的功臣。當嚴氏的知己沈葆楨去世之後，李鴻章嫌其危言激論而疏遠他，委他總辦海軍學堂，而不給他參與機要。嚴氏是有大志與識見的，目覩日本同學的掘高位圖強，越是氣憤。民國初年，野心的袁世凱頗想羅致已用，然未得其用，結果潦倒以終其生。也許嚴氏在才氣上不如伊藤，但政府沒有給他公平的機會是大大的不當。民國以後，才學如嚴氏而窮促如嚴氏者，正不知有多少。許多人因為不得正當發展才學的機會，甚至走向反抗政府方面，弄成民國二十餘年的內亂。

青年的煩悶可以分為數種，一是為物質享受，一是為所戀未成。為這兩種而煩悶的青年，我們可以不論。有些青年為了某種主張不能實行而煩悶，這是可以同情的。他們很關心國家社會，他們懷着某種理想或某種主義，這種主義容或與當道相左，這種理想也許終究不能實現。我們的政治環境，既不能使他們感到滿意，又不給他們以嘗試的機會，這就構成許多青年的煩悶。性情躁急的青年，向革命的方面走，修養不足的青年，轉頭自尋快樂，追求肉體的物質的滿足去了。惟有既不願向左又不甘墮落的青年，始終在煩悶中討生活。如果政府是賢明的，對於這三種態度的青年，應負起指導的責任。用考試或其他公平的方法，加以甄別，確有才學的，給以服務的機會，使為國家社會的幸福而努力，學養較差的，給他訓練陶冶的方便。事先不教，事後繩以重典，該不是愛護青年的道理吧！

難得前溪先生樂願做我們的朋友，對於這位朋友——前溪先生，我們懷着一種熱望——倡導改進教育，社會，政治的環境來適應青年需求的熱望。我們由衷地接納這位朋友的四點勸告和指示，為國家為自己，我們將更努力精進。

「一青年」君來函

芸生先生：

收到週報第十一卷第十三期，讀了吳前溪先生的「青年的朋友」後，我覺得有些話要說。也許是因為話太多，太雜，太亂，一時反感到無從下筆之苦；所以只將一時能夠想起來的，亂七八糟地說一下。

關於感謝與欽佩前溪先生的話，我不說了。

我要說一說現代我國青年人的現狀，這在一切壯年人（可以說是出三十五歲至五十歲吧）與老年人的心目中，也許會感到興趣。

這裏所謂青年人，是指像我這樣的一流，那就是說和我的生活較爲接近的一流，更說得切實點，那就是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的青年們，至於賣苦力氣的，如店夥，兵士，拉車的，趕車的，種莊稼的……，因我和他們生活的現狀不同（經濟的背景不同），我便不大曉得他們的現狀，也就不敢說。（但我相信他們一定生活得很緊張）

我覺得現在的青年人太墮落！太消沈！前溪先生說現代青年人「大多數自從在學校讀書時起便沒有志氣」，眞是一針見血的話！我相信每一個青年都不會否認吧！

第一，我要說的是現代青年人不知（知字用得不妥）繼續努力！——努力什麼？怎樣努力？就努力又有什麼用處？努力與不努力在最終的效果上又有什麼分別？像這些問題，他們大多數尙不能夠自求解答。你跟他們說：青年人最要緊的是努力充實自己，求學問，練能力，找經驗，以爲日後應世之需；但他們會駁倒你，他們說：努力？努力又有什麼用處？你沒有看見誰誰連丁字都不知鈎向那一邊也一樣處世裕如？求學問？學問在中國便就能當飯吃嗎？什麼都會，什麼都懂，有誰會瞧你一眼嗎？

你能說他們的反問不對嗎？實在的情形就是如此：我是學文學的，據我所知道的文壇情形，我就眞非常傷心！芸生先生，你看近日幾本著名，甚至於所謂具有權威的刊物，那一期出現了新的作者？從頭到尾，反正都是那麼幾個人！你要不認識人，不結識名流，你便休想你的作品會排成鉛字。一方面是心理上的虛榮的壓迫：在某一個編者看來，如果刊物中署上幾個陌生的姓名，那便會失掉了刊物的權威！一方面是商業性質的剝削：一本書，一件作品，當大腹便便的人們睨着眼看了看那作品的署名如果是不大熟識時，他們準會置之不理，甚至，拋掉。（這在沈從文先生的記丁玲女士中曾有很憤慨的話）便就足以使一個要從事文學的青年興嘆了！現代的青年詩人臧克家先生，如果不是王統照先生幫助他把他的『烙印』自費印出，我相信不會有人注意到他的作品的！如果沒有印出「烙印」，他自己把文章往各刊物投，你瞧吧，得到的消息，不是讓郵局弄丟了，便是如石沈大海，無聲無蹤！反之，在一個已出了名的人，他的名，在某種編者看來，便就是難得的幌子。維持權威的利器。他的作品，便可不看內容，登就是了。因爲，這在某種編者看來；在自己增高了自己刊物的權威；在讀者，必很少說名人的作品不好的。不登，面子難看還不說，萬一名流輩另豎起旗幟來，加諸自己以難堪的攻擊，那豈非自家碰灰？何苦來！你知道的，近日文壇上出現了一件醜事；同是一件作品，署上徐轉蓬三個字便沒有人要；而署上何家槐三字時，便很鄭重地被登了。更有甚者，向無名作者一元錢買來，略加增減便可十元錢賣出的事，你也許聽說過；這些不都是實在的事情？擴大了看，這種壞風氣，又豈獨文壇如此？你能說他們的反問不對嗎？

我這些話，並不是不會計量到青年人的力量，並不是說青年人作事，社會應當使他事事如意；我的意思是希望社會給青年人留些餘地，不要再使這一帮踏前一帮青年人的覆轍，造成一種極其糟糕的社會風氣，應當爲後到的一帮青年留一片生機。

有人說，假使拿破崙，華盛頓，列寧，馬克斯輩生於今日之中國，也許就會「沒世而名不彰」，這話我覺得並不是沒有道理。前溪先生也說：「現代世界上新出的各派領袖，如……等等，假使生在中國，也許早就短了壽命，也許終究軟了骨頭……」，這總可見一種糟糕的社會風氣會把青年人壓擠到一個什麼地步！

這裏，我要提到現在的青年人找不到中心興趣的問題（這一點，前溪先生沒有提到。）

我覺得，在興趣之中生活，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置諸自己的興趣與信仰中而生活，才算是偉大的生活！不幸，我找不出現在的青年人興趣之所

在○因爲沒有中心的興趣，便也就沒有志氣○（並不是沒有志氣才沒有興趣）沒有志氣，說一句俗話，那就是不知道自己是幹什麼來的○這話說來讀夠多麼使人傷心！

因煩悶，苦惱而自殺的，我還佩服他們的勇氣與見識；但沒有志氣而胡混下去，甚者仗着父兄的餘蔭，奔走官場，弄得一官半職以苟活的青年，最使人痛恨！前者由某種意義說來，還不致爲社會留多大的餘毒；而後者，我敢斷言，在多少方面，他們是後來的青年們的最大障碍！

學理科的，未入試驗室便想當工程師，羨慕愛迪生的功名而忽略他堅苦卓越的精神，這都是什麼原故？無疑地，沒有興趣○這裡，你可以看出一種現象，去年中央某要人大大提倡理科，說什麼理科的成績是救國的大道；說什麼文科學生太多是青年人墮落的現象；說什麼理科的出路較易……等等的話；結果，各大學考理科的學生，人數便大增起來○這是什麼原故？我不敢說必得決定了興趣之所趨再入某一科才是對，也不敢說沒有興趣便入某科而說入了之後便提不起興趣來的話不對；但那種現象，多少我們總可以看出來青年人對自己之所爲沒有抱着眞實的興趣○一個眞有興趣與信仰的人他能爲一兩句膚淺的話所左右嗎？老實說：「出路」在一般靑年人的腦中，比較興趣，更爲重要，——這如何能行？

說他們沒有廣大的目光，看不淸，摸不準人生的責任，這話也未免寃枉了他們；可是，我覺得青年之中，很少感到沒有興趣，只一味地瞎摸出路並不是眞的出路這麼一回事！我覺得——也許是青年人的血氣太盛，——把興趣拋到腦後，不管三七二十一，只一味斤斤於出路之如何如何，眞是最危險的事情！

如果有人問我：人生的責任是什麼？我將無疑地回答：上所以繼續而光大前人之文明，下所以爲今人，後人創造其福利○一個人，若不能領略到這其中的興趣，又將如何盡其生的責任？不幸得很，現代青年人並沒有肩起他們的責任！頂好，所謂頂有出息的，也不過解決了自身的溫飽問題！最不幸，爲了解決這個問題，不少青年人忽略了自己的責任，害透了終生而不自覺，——這且也罷，還不幸的爲後來的青年種了滿路的荊棘！

這種現象還不該使人痛哭嗎？不用爲前人哭，不用爲今人後人哭，爲青年自身，便已足可痛哭了！

我這話，並不是說青年人不該尋找出路，是說青年人不該在興趣之外去尋找出路！我希望青年人養成人生責任的興趣，下了決心：在我興趣以外的出路，雖死不走！

一般大人物，自命爲所謂青年人的前驅者，成天在爲青年人的出路設想而忽略了他們的興趣；青年人便也就置興趣於不問，成天爲出路所苦惱○殊不知出路適爲死路！這一點，我希望爲青年人的前驅者，深深地反省一下！

前溪先生說：「這個時代的中國，政治先弄不好，什麼會弄得好？」老早老早我就佩服這種話的見解○如果有人問我：中國青年的出路是什麼？我會將無疑地回答：革命！

這個時代的中國不但政治應該澈底地革命，什麼事都應當革命；在許多革命環中，政治是中心的一環，這一環若不解決，其餘諸環，便無法解決！

可是，不幸！這個時代的中國青年，有的怕談革命，有的誤解革命！什麼叫革命？很簡單：負起人生的責任！人生的責任沒有盡期，所以革命也無已時○

青年之中，很少認識『不革命便是反革命』這句話的眞理者，彼輩以有出路爲莫大的幸福，殊不知無形地成了後來人的障礙物，無形地予反革命以極大的助力！

我敢說：有人生責任的興趣的人，沒有不革命的！因爲有了那樣的興趣，便曉得那一條才是該走的路；便敢於走，敢於犧牲，反之，便老以自

已的飯碗，自己的出路為萬事的前提；社會怎樣糟，政治怎樣腐敗，皆不管不問。只要是可以解決自己飯碗問題的路，便無不走——這如何能通？

事實擺在眼前：社會眼看許多青年人賣了自己的人格，放棄了自己的責任，而與社會之障礙物為伍，——這話也許太抽象，但若具體化起來便不好說了——沒有半點人生責任的興趣，沒有絲毫政治的信仰，為了自己的生活，不惜走入腐敗的營壘，這該是多麼痛心的事！

這個時候的中國，最需要的是犧牲！為真理，為革命，為人生責任的犧牲；然而沒有興趣，沒有信仰，又如何犧牲得來？

我受過父兄，受過朋友的指摘，我說，我有我的興趣，我有我的信仰，我下決心，凡在我興趣，信仰，以外足為社會障礙之事，我雖死不為！可是他們說我驕矜，說我說大話，他們說：你現在有飯食，有衣穿，所以你也會說有飯食有衣穿的話；等你一旦走到餓死線時，看你如何！

我覺得這「看你如何」四個字很有分量；我願將牠們質諸這個時候的中國青年！

在魯莽與冒昧之下把這封信草成，話說得太囉嗦了，便有些近於牢騷，我知道向人發牢騷，是一種不敬。可是我知道我不得已，即使這算得是牢騷語，我也要說，我也希望有人替我傳達出去，我也敢甘冒不敬的行為！至少的至少，這可算得一種青年之聲；至少的至少，這裏隱藏着一種青年人的心理，這在一切願與青年人交朋友的人，多少總還是有趣的事。

先生很忙，我知道，但我並不希望你有什麼回信，實在也沒有回信的必要。我說過，這只是一種聲，一種在比較老些的青年人看來也許是有趣的心理的剖白。

最後，我要介紹自己：我是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在北平一個大學一年級學西洋文學。敬頌著安！

一青年上，四月五日。

送晉生師　　劉海霞

師弟由來見性真，那堪異地送征塵。
船山謁范剛三月，水部師韓已二春。
歸賦松菊欣有伴，待栽桃李望何人。
東門祖餞情無限，悵望天涯草似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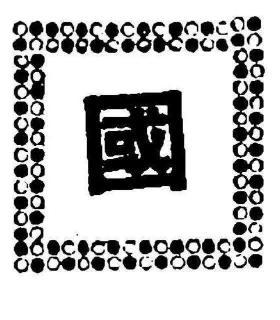
寄瀋陽劉雲章　　劉海霞

風雪寒梅獨自吟，春來倍憶伯牙琴。
知君斗酒難消債，愧我繩牀已盡金。
妻病休吟潘岳賦，兒强堪慰乃翁心。
鹹酸嘗到方知味，磨勵英雄自古今。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由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止

（硯農）



內

宋黃分途視察西北

中央為開發西北，發展西北經濟改善邊陲政治，前曾特派戴傳賢赴青視察，業已東返；於上週間，宋子文與黃紹雄二氏繼之分抵陝甘。政府對西北之注意可見也。

宋子文赴西北考察

南京二十三日電，宋子文二十三日晨八時自滬抵京，至北極閣私邸稍憩，九時餘渡江，專車於九時五十分啓程北上，考察陝甘青交通水利農村礦產經濟狀況，為開發西北張本。程中行，秦穎春等同行。宋行前語記者，此次赴西北行程，擬先往西安，再赴蘭州，西寧。四川之行，須俟回滬後再定。戴傳賢與本人約定在西安會面，如戴已啓程回京，則在鄭州會晤。將以戴視察所得，再往詳察。拉西曼已返歐，向國聯報告技術合作情形，其任期本為一年，現屆期滿。國聯是否續派拉西曼來華，尚待決定，至合作事宜，當仍然進行，不顧他人之反對與否也。

宋戴會於洛陽車上

開封二十四日電，宋子文偕程滄波，秦穎春等，二十四日晨七時半到汴，劉峙及汴黨政軍各要人均在站歡迎。宋下車赴省府宴，並遊覽博物館，龍亭等處。十一時專車西法，赴洛與戴傳賢會晤。西安二十四日電，宋子文二十四日下午與戴傳賢先後抵洛，當在車上相會，談四小時。八時戴車東開，宋車西開。宋約二十五日晨三時抵潼，即乘汽車來西安，預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可抵西安。

黃紹竑西飛抵蘭州

西安二十四日電，黃紹雄二十四日下午四時飛抵西安，二十五日晨即飛甘。宋子文二十五日晨可抵潼關，楊虎城在臨潼候迎。據北平消息，內政部長黃紹雄氏為視察西北各省之實況，來平預備甚久。曾一度至晉綏，與各當局會晤，並在綏預備西行起旱時交通工具。及由綏返平，即遣其隨員楊文滔等先行赴甘，調查途中情形。近得楊等來電，稱西北當局甚歡迎黃氏即往，黃氏遂於二十四日晨七時，偕隨員三人，搭乘歐亞機飛往西安，轉往甘肅，黃氏旅行範圍頗大。此次赴甘，不過與當局略談西北近況，何時出發，由何地出發，均未決定云。又西安二十五日電，黃紹雄今日上午十一時飛抵蘭州，胡宗南鄧寶珊等蒞場歡迎。

宋抵西安所談任務

西安二十五日電，戴傳賢二十四日下午一時抵洛，宋子文專車三時半到洛，戴宋與劉景山錢宗澤暢談西北眞相，及其開發之切要，至四小時之久。八時戴專車離洛返京，宋專車夜十一時離洛西上，二十五日晨七時抵潼關，八時啓行過華陰時，曾參觀前華陰兵工廠。下午二時抵臨潼，與楊虎城等會晤，沐浴用餐後，啓行入省，邵力子力疾率各界領袖在中山門外候迎。五時宋等一行十二人同抵西安，由楊招待，住新城大樓，宋派程中行接見記者。據談，經委會主要工作，即為開發西北，宋此來視察，不在城市，將深入農村，實地考察民間眞相，以定開發標準。在陝視察後，即飛甘。與宋同來者，有錢宗澤及外顧問五人，宋在西北視察後即返京，入川視察，俟返京後決定。

迪化召開民族大會

莫斯科二十三日塔斯社電，新疆全省各民族代表大會，於四月十七日由省府召集，在迪化開幕。凡由東干部隊下獲得解放之一切地域，均派代表參加，代表人數約二百名。大會由新疆省政府領袖李雲（譯音）鄭重宣佈開幕，李氏在其演說中，列舉鞏固全省和平及發展經濟文化之方法。新疆督辦盛世才將軍亦發表演說，力稱省政府於奠基一週年之際，適逢此會開幕，此時已能確保本省主要部分堅固和平之樹立。盛氏於演說中表示其保證，謂省府軍隊可在最近之將來完全肅清狼奔豕突中之馬仲英殘部及努力將新疆自中國割裂之南疆「獨立」政府。盛氏指出省府決定實行對新疆一切民族確保權利平等．宗教自由．與全省經濟文化發展諸方案。到會代表亦紛紛發表演說：宣讀彼等代表各區之要求，提出彼等之需要，其中亦有關於新省行政組織之建議者，舉凡民族關係及土地糾紛之解決，學校．醫院．文化事業之建設，地方工商業之發展，道路之興修，以及政府對於匪患蹂躪破壞下民衆之救濟等，均有所探討。此次大會，現正以極大熱情進行其工作，充分表現所有民族一致準備積極與省府合作，給以堅實之援助。據聞東干漢回民衆中之和平分子，亦派有若干代表參加大會。

閩粵剿匪軍事緊張

剿匪軍事，於上一週內，東路南路俱在與匪肉搏之中，四川方面亦正與匪為最後之決戰，茲將戰訊，彙紀於次：

永安被圍各路增援

福州十九日電，閩北各軍三路援永安，盧興榮李佟旅由華口前進，李玉堂師攻連城，截匪後路。十八日起，永安近郊之匪已開始向連城退竄。廈門二十一日電，永安匪大部竄連城，清流，惟城圍未解。十九日晚匪二千猛攻西北門，仍不得逞，盧興邦請增援。湯恩伯電行營，將樂已收復，李默庵回駐縣城，與孫元良師在將樂西北取得聯絡。

粵軍逼近筠門嶺

香港二十五日電，吳建文二十四日電告：二十三，二十四兩日，派兩機分赴筠門．會昌偵察，筠門入境全在我軍手。匪退集會昌，準備對抗。又二十三日電，二十二日派四機飛至距會昌五十里之鳳凰石，被匪高射砲射擊，折回海鳳派。隨增機往炸投彈五枚，將匪壘全毀，謝鮮團截擊，奪高射砲四門。

湘境各匪分頭逃竄

長沙二十三日電，新三十四師長陳渠珍十七日電省稱：賀匪經我軍會合鄂友軍分途追擊兜剿後，損失甚大，志不得逞，已率匪衆三千餘人，由咸豐折向利川方面逃竄，現湘鄂邊界活龍坪一帶，已無匪蹤。又二十四日電，臨武十九日電稱：李匪宗保盤據天官山一帶，十八日向七山竄出，經湘粵軍隊迎頭痛擊，斃匪甚夥。殘匪潰向大灣洞潘家場一帶逃竄，我軍追至叢樹脚。十九日拂曉，又向匪猛力攻擊，激戰二小時，匪以彈藥不多，一面抵抗，一面退却，向管貫高黃茅方面逃去，我軍仍分途跟剿中。

川匪據鎮龍關頑抗

重慶二十三日電，通江赤匪據鎮龍關得勝山兩地頑抗官軍，五路軍指揮唐式遵二十二日赴萬河場督師。二十三日全線出擊，側重由石窩場進取鎮龍關，並令三四兩路攻得勝山，直逼通江之南。又二十五日電，通江赤匪以鎮龍關．石窩場兩地懸岩絕壁，便於堅守，故屯兵極多。五．六兩路軍連日會攻，搏戰至烈。又萬源方面匪在距城二十餘里之烟燈凹．濫卡子一帶。傳匪有突破南江廣源，竄入甘肅之企圖。

蔣請續撥治本經費

南京二十四日電，經委會為復興贛省匪區農村，將組織江西辦事處。已派趙連芳往贛籌備。蔣以剿匪軍事勝利，贛省治本事業均應擇要辦理。特電該會續撥二百萬元，為治本事業經費，該會已轉財部知照。

安欽僧藏代表返京

抵京時談西藏近況

南京二十四日電，班禪於去年三月派入藏之代表安欽等五十餘人 ，二十四日晨七時由滬抵京。到車站歡迎者，有汪代表褚民誼，班禪代表劉家駒，蒙藏會委員格桑澤仁陳炳光暨旅京康藏人士共百餘人。隨安欽來京者，內有後藏民衆代表丁吉呼圖克圖羅桑嘉卓尼倫噶丹巴木札安甲戴格慶加樣等，係專誠為迎班禪回藏，主持政教。前藏官民暨三大寺扎什侖布等，亦均托帶文件，呈中央表示擁護中央。歡迎黃專使入藏，班禪回藏。安等下車後，逕赴旅邸下榻。據安向記者談，班禪去年承達賴電促回藏，特派予等先入藏接洽，抵藏後，歷向達賴暨前後藏各呼圖克圖徵詢意見，俱歡迎禪入藏。達賴圓寂後，如羣龍失首，迎班意志更為熱烈。近前藏教權由熱振呼圖克圖代攝，政權暫由司倫代為主持，後藏政務仍由各呼圖克圖攝理，地方均甚安寧。外傳近藏軍偷渡金沙江，進攻西康，因未經足地，亦未得確報，情形不大明瞭。藏中人士自聞政府派參謀本部次長黃慕松入藏致祭達賴，亦甚表熱烈之歡迎云。

達賴辦事處之聲明

南京二十四日電，達賴辦事處人稱：西藏自熱振呼圖克圖代攝藏政後，一切尚秉承達賴遺志處理政教，故西藏政情現頗安定。關於班禪回藏問題，藏方無拒絕極歡迎表示，而班之去否，與藏方政治亦無影響。蓋即言藏諸貴顯，地位高出班氏者頗夥。今隨同安欽來京之後藏喇嘛，全係應班之召，誦經而來，並非藏派迎班之代表，外間不明，因以誤傳。

黃慕松啓程入藏

南京二十五日電，黃慕松二十六日晨乘中航飛機赴川，先至漢休息一日，二十七日飛重，慶略停飛成都。會齊隨員。定下月一日經西康入藏。國府追贈達賴之金冊玉印， 黃親自帶去。據黃二十五日語記者，此次入藏，係專誠代表中央致祭達賴，約七八個月後返京。現康藏平靜，即有局部糾紛， 均易解決云云。漢口二十六日電， 黃慕松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半乘飛機抵漢，張學良何成濬等均派代表歡迎，黃定二十七日晨飛蓉入藏。

南京二十三日電，蒙各盟駐京辦事處二十三日接百靈廟來電稱：自治政委已到半數，德王及特巴扎布托克托胡二十三日午抵廟。下午六時行成立典禮，惟青海政委索諾格旺濟勒等四委，因途遠未往。中央派黃紹雄參加，行政院原派何應欽監誓，惟何不願就指導長官，已改派何競武代表監視。現指導長官職務，暫由趙戴文代理。

何競武談內蒙危機

軍分會委員何競武奉何委員長之命，代表軍分會赴百靈廟參加二十三日成立之蒙古地方自治委員會， 到綏又奉林主席汪院長電令，使代表中央監誓。事畢，二十六日晚七時返抵北平，記者訪何於私寓，詢以蒙委會成立經過及此行觀感。何氏稱，蒙委會委員親到十二人，派代表者八人，成立會得以成立。先到者雲王，德王，及伊盟副盟長，阿王，察哈爾卓泰扎布，白雲梯，伊德欽，尼瑪鄂齊特索爾，鄂爾卓爾扎布，康達多爾濟，榮祥，貢楚克拉什，潘弟恭札布等十二人。就職後，即通電全國開始辦公，並舉行委員會議。惟蒙古地方久被日人垂涎，本身自衛能力薄弱，草地交通較便，易為敵人侵入。人口太少，經濟落後，積弱至此，非本身澈底覺悟，藉自治機會，奮力圖強， 及中央實力援助， 不能收革新圖強之效。整個之蒙古，自外蒙獨立，東四盟三盟被佔以後，只剩現有之四盟，其土地雖無正確統計，約較察綏等三省面積尤大。 地廣人稀， 故日人垂涎，內蒙若失，察綏等省必感危險。日人高唱滿蒙帝國已非一日，多倫之日本特務機關無時不在商謀之中。現既公然向世界宣布其東亞領導權，蔑視公理與條約 ，強占內蒙，更有可能。本人此行，得與若干王公及各旗代表晤談，並親自視察蒙人生活，感覺現在內蒙古已和九一八前夜之東三省同樣之危險。蒙人自稱現有人口三十萬，但毫無自衛能力，希望其捍衛廣大土地，實不可能。國難後，只聞社會高唱收復失地，而忽略將步東北之後塵，淪入敵手之內蒙。又有人謂自治委員會成立，蒙事即有辦法，亦屬大謬。蒙古本身實無自存之力量，欲救蒙古，必須全國努力，扶助蒙人，做北部國防之前哨。本人在百靈廟各方觀察，均感危機四伏覆亡可待。一為地方遼闊，無險可守，接近日人侵占之地，敵兵有朝發夕至之便利。蒙古草地，平坦者多，汽車運兵，到處可行，每日可走五六百里。以百靈廟為中心，西南自張家口一千二百里，東自滂江德王府六百里，再東至多倫六

蒙古政委會成立

百里西自寧夏阿拉善旗一千數百里，北自外蒙邊境最遠只六百里，道路四達，無崇山大河為間。敵人由多倫用一二百輛武裝汽車，不出一週，即可蹂躪全蒙。二為政治制度落後，不能與中央收指臂之效。半守舊法，不知改革，民國以來，政府與蒙人太少聯系，除民初為王公晉級一次無更深關係，蒙藏院與蒙藏委會事實上與蒙人亦少接近。此次自治，乃出德王等之覺悟，欲救亡圖存，將來有無效果，全視委員會之能否使蒙人精誠團結，與自身覺悟。然素無組織之各盟旗，一旦負此重任，能否支持危局，確是疑問。該會今後之要務，在各委員各自努力，蒙旗政治制度太少效律，掌權之各札薩克及總管應改進制度，使增加效率，造成自治基礎，有須中央援助者，中央宜慨然自任，毋再如前放任不管。國內人士尤應與蒙人同情，組織足以輔導蒙人之團體，作蒙人後盾。三為人口太少，地方空虛。民為邦本，民少何能有為，據各旗自稱，全盟現有三十萬人口然以雲王一旗只六千人，一概其餘，則總數不過二十萬。雲王旗有喇嘛一千人，依此類推，二十萬人中，當有喇嘛三萬人，再去婦女八萬，老弱又占三萬，是核計之壯丁不過六萬人。人口密度，錫盟及察屬較多，西部較少，土地與人口比例，實屬可驚。其人口減少之故，一為死亡率太大，二為不留後代之喇嘛太多，一般蒙人，甚少能敘其同宗至五服以外者。內地人口過剩。蒙委會此後要務，應設法使蒙古人口繁殖，蒙人對喇嘛教，亦有數百年信仰，在勢不能立即廢除，若能由政府明令干涉，規定非有兄弟三人以上者不能充喇嘛，則壯丁即可增加。蒙古衛生極不講求，醫藥缺乏，天花與花柳為害之烈為他處所無，此後應使醫藥衛生輸入，王公應竭力提倡，以減少蒙人死亡。蒙古經濟，操於漢商之手，宜應提倡工商業，增加蒙人富利，蒙古青年在內地讀書者頗多，大多貪戀內地繁華，不肯再回蒙古吃苦。蒙委會成立，宜吸收蒙古曾受教育之青年使將所學貢獻桑梓，共求自治之進步云云。

劉桂棠匪部消滅

匪部潰散 劉已失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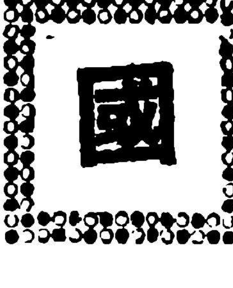
濟南二十二日電，劉匪殘餘二十一日由蘇邊回竄臨沂東南土龍頭李家莊一帶，經各軍堵截圍擊，仍冒雨東北竄。二十一日夜十一時到臨沂東板泉崖附近，二十二日晨竄向東北入莒縣境，馬踏湖春官莊一帶，距板泉二十餘里，在十字路西北十餘里，各軍正追剿中。據官訊，餘匪不過百人，劉桂棠有在板泉已被擊斃說，但據俘匪供稱，此次回竄蘇邊時，劉本人帶其團長一人，於二十一日晨五時逃至贛榆縣北青口鎮，乘民船逃亡天津。股匪交其騎兵師長劉懷志率領，因劉之衛士隊好馬，劉懷志全撥私用，故匪心渙散，均表不滿。

殘部肅清 魯師回防

濟南二十四日電，劉匪殘餘騎兵百餘人，二十三日晚在日照兩山口被展師直屬隊及曹師高蘊田團包剿，殘匪連夜西竄，又入莒縣境。二十四日晨八時到十字路北上下白楊溝一帶，展師乘劉匪放馬休息用飯剃頭之際，分三面包剿，匪棄馬南竄。下午四時抵莒縣城南八十里望海樓，被展師包圍，將匪全部解決，至此劉匪全告解決。計三月十七日入魯，迄今共一月零八天，前後斃俘匪獲馬獲槍各在二三千以上。韓令各軍回防，魯南駐軍會同各縣趕辦清鄉。韓於劉匪過津浦時，曾限各軍一月將匪解決，今恰一月。二十五日電，韓電林•汪•蔣•黃紹雄•何應欽•張學良•劉峙•陳果夫•劉鎮華•宋哲元•沈鴻烈•王均等報告敉平劉匪經過。並令展書堂師取道日•莒•諸•安一帶，由膠濟路濰縣回濟，沿途搜剿零星匪匪。

韓復榘辭職已打消

山東主席韓復榘氏，日前突有辭職之說，蔣伯誠氏特赴濟面加挽留，韓氏經中央慰留及各方挽勸，刻辭意已經打消。蔣氏二十五日返平，據其告記者：山東大局，甚為安靜，韓氏辭職原因，乃憤于劉桂棠匪之竄入魯境，稽延時日，致人民受害者增多。韓素富責任心，因本人部隊未能將劉匪照所定計畫即日剿滅，故擬自辭以謝地方。其部下見韓如此震怒，剿劉工作，乃得於日前加倍努力。劉匪部每人均有馬二三匹不等，輪流乘騎，奔竄極速，軍隊多係步行，每不能追及，致遷延時日。自匪入魯東，韓加調部隊，始得合圍，在本人離濟前，聞已全部肅清，韓之辭意，遂亦打銷。劉匪受有陰謀團之接濟，並與漢奸勾通，幸得消滅，為華北去一大患云。另據濟南消息，韓氏之消極，與魯省黨務有關，陳立夫原擬親自到濟調停，嗣經蔣氏疏解，隔閡始釋云。





日本軍閥驕恣邁進

軍部要員討論國策

東京通信，日前聲言辭職之日陸相林銑十郎，經首相齋藤及軍部元老挽留後已定留任，一場風波已告平息。林氏十九日召集岡村等軍部要員，討論此後政策，其研究結果：(一)鑑於師團長會議之懇談會席上第五師團長小磯等，咸認此後國策中心，在於滿洲問題，故今後決採取以滿鐵改組案為中心之日滿經濟統制方針。(二)關於國防政策之國家總動員之完成，其研究與調査已十數年之久，今後決從速實現，關東軍方面之具體方案將組織國策審議會。林氏鑑於齋藤內閣之無能，有斷然處置之決心云。

將設對滿政策機關

東京二十日新聯電，近頗有人提議以滿洲諸問題為中心樹立國策，須設置一滿洲問題國策審議會。又陸相林銑十郎以為今後陸軍方面所欲向政府進獻之國策，係在以滿洲問題為中心之關於滿鐵改組及確立日滿經濟集團等項。故林氏就從來對此項之研究結果，聽取其部下之報告。一面對此次為出席參謀長會議而來京之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亦擬聽取其詳細述明關東軍方面之意嚮。又林氏以此問題亦將與拓務，外務，暨大藏等關係各閣僚會見，作無隔意的交換意見。俟大體之意見一致，然後就滿洲關係之國策，進行協議。聞對此問題一部分有提議，由首相主宰，以各閣僚為委員，設置一較有權威的委員會，避免於各省間發生軋轢，以便進行商決國家全般的根本方針。

日滿同志會之獻策

東京二十日電通社電，由關心日滿問題之下院各派議員所組成之日滿同志會，就對滿政策研究月餘之結果，已決定建議案七項。由該會幹旋人管原傳，上原平太郎，伊藤仁太郎(均政友會議員)諸氏，于昨日往訪首相齋藤，拓相永井，及林陸相等，作此項建議：㈠網致各方面之權威者，設立對滿國策審議會。㈡當在「滿洲國」設最高顧問府。㈢因鑒於日滿雙方之地理的特殊關係，宜速訂陸路通商條約，而力期其實行。㈣確立日滿經濟關係，而速講求開發「滿洲國」資源之方。㈤專置對滿政策之根幹於農民之移住，而期能澈底行之。㈥期使駐滿機關整齊強化。㈦以日滿經濟集團為基調，而期能發展對華經濟政策。

滿鐵改組案陷停頓

東京二十日電通社電，陸相林銑十郎於九日下午接見日記者團，談話如下：予與岡村少將會見時，雖曾談及滿洲一般問題，但關於滿鐵改組問題，未行深談。此事雖正由關係五省作成其具體案中，然迄無進展，而似已陷於停頓狀態。故予擬於事務當局之折衝以外，更圖與外相廣田及拓相永井作個別的解決，惟是否將趕速進行，則尚未定耳。至曩經閣議所決定之三大政策，陸軍方面刻亦正在研究中，現只俟其具體化而已。要之，為政不在多言，而在其實行何如也。

特務機關行將改組

東京二十一日電通社電，改組關東軍特務部，俾作為開發產業經濟策畫機關之計劃，將於七八月左右具體化。同時將免去關東軍參謀長之特務部長兼職，而置專任特務部長。其人選以前任關東軍高級參謀而現充參謀本部職員之板垣征少將之呼聲為最高。

法西斯派籌備組黨

東京二十四日新聯社電，日本國家社會主義運動現狀，因自石川一派脫退國家社會主義，新黨結成籌備委員會以來，該籌委會陷於分裂狀態，而至迄今。聞現有該會殘留派發起，以指導國家社會主義為精神，另組新黨，已預定二十九日舉行結黨大會。於昨夜先開結黨籌備委員會，出席者計有大矢，近藤，島中，松谷等二十五名。開會時即就從來之無產政黨暨批評日本主義運動之失敗以及今後組織新黨之主義方針等，作種種交換意見。又新黨之名稱，將由下記三種擇一名之，國家社會黨，勤勞日本黨，勞動國民黨。

義國出面挽救裁軍

蘇維治先赴英接洽

羅馬二十一日路透電，義外次蘇維治今日下午起程赴倫敦，將與麥克唐納西門及其他英國政治家討論裁軍及其他一般問題，義國方面希望蘇氏此行可推動打破裁軍僵局之努力。聞蘇氏以為有限制的裁軍公約，實較完全無裁軍公約為佳。聞自英國裁軍方案不為人所接受後，義國之態度以為今當允許德國重整自衛的軍備及短期軍役之兵士三十萬人，而其餘歐陸列強則仍當維持其現狀云。

英義談判之結果

倫敦二十四日路透電，新近發生之事件，已使以英國草約輪廓之裁軍公約愈為需要，此乃義代表蘇維治與西門及艾頓在倫敦談話之結論。聞義政府之意以為如英國方案之全部未能為人接受，則不妨降格以求，作規模更小之裁軍，庶可獲成功。英方則以為英國方案較諸裁軍原來主張已減少困難，因(一)若干國家有眞正克己自制之精神者，已使其軍備減縮較其所可永遠依允的標準更為低下之程度；如英國之空軍與法國之陸軍是已。(二)如以依照現有程度限制軍備為目的，則若干國家能否依允許人調查其軍備與人數尚屬可疑。(三)一種靜止的協定，勢將涉及各種軍備數目上之限制。此層欲實施監督式的管理，殊屬非易也。衆料目前進行之談話，明日結束時，當可有趨向共同目標之切實進步。

德國新任裁軍專使

柏林廿三日哈瓦斯電，興登堡總統已批准希忑拉之請，特派里賓特羅甫前往國外，接洽裁軍問題。關於此事，德意志通訊社宣稱德國對於裁軍問題所採政策，並未改變，不過援照他國先例，於尋常手續以外，採用新方法，以資接洽而已。里氏於歐戰後曾任德國和平委員會委員，最近兩年來在內政方面上地位頗形重要。去年一月初希忑拉與巴本會晤結果，使希氏得於一月三十日登台，此項會晤，盛傳一時。即係里氏所按排者，里氏又曾以非正式資格為希忑拉總理前往巴黎及倫敦等處有所接洽云。里賓特羅甫今日在柏林告路透訪員，說明其職務。謂渠之目的在鋪築達到裁軍公約之途徑者，約以平等為基礎，可予歐洲以和平，而恢復歐洲經濟生活復興所必要之安全情感與信託。天賦自衛與平等之權，不能靳諸德國，無人能否認德國國防工具的要求之適度。希忑拉所提出之適當軍隊要求，已顯示保衛國家不可撓動之志願，並表明歐洲眞正和平新期望之開始云。

主幹會議重開困難

日內瓦二十四日路透電，現悉裁軍大會之主幹部與總委會定五月二十九日集議，而非在四月二十九日開會，因四月十六日法政府照稱四月三十日舉行主幹部之會議，重行草擬英政府計劃一節，為毫無意味也。總委會現可為者不出兩途，非表示其未有協定能力，而如世界經濟大會無期延會，即繼續討論以無獲取一種無甚效力之公約。許多數國家連法國在內，贊成無期延會之辦法，而他國則覺談判可能性尚未完全枯竭云。

愛文諾訪羅馬談商

羅馬二十五日電，國聯秘書長愛文諾氏今日與義首相墨索利尼氏有一長時間談話。茲聞裁軍會議，國聯改組，以及迅速承認蘇俄加入國聯各問題之最近發展，乃談話間之主要協議事件云。

法德兩國爭結與國

巴多分訪波蘭捷克

巴黎二十一日哈瓦斯電，法外長巴多業於本日啓程赴華沙及捷京報聘，預定二十二日抵華沙後，勾留兩天。廿五日赴捷克，作數日逗留，二十九日返國。又據巴黎廿一日路透電，法外長巴多為覓求反對德國重置軍備之聲援起見，於廿一日赴華沙及捷京。目前軍縮談判業已停頓，故法外長此行，抱有增強法國與波蘭及小協約國間聯盟力量之目的。俟與波蘭磋商，消釋兩國間之異見後，即將赴捷京，然後再赴猶哥斯拉夫京城。按波蘭近忽與德國簽訂十年友誼條約，致法波間關係，遽為一變。波蘭旋促請法國效其所為，接受希忑拉所提商訂互不侵犯協約之建議，法波兩國間之友誼，因是遂趨冷淡。蓋法國當局深恐波蘭被條約所縛，而使德國得從容以圖侵略波蘭，果爾則法國為法波條約所拘束不得不起而援救波蘭云。

抵華沙時之盛況

華沙二十二日哈瓦斯電，法外長巴多於午後五時五十分抵此，波蘭總統代表，外長貝克及要人多名均到車站迎迓。月台及車四周，人衆擁擠，均欲一瞻巴多手彩。歡迎人員在車站招待室集合，陸軍士兵及前參戰

軍人向巴多行敬禮，繼統代表米恰爾將軍致短詞，對巴多表示熱烈歡迎。巴氏在歡迎人員鼓掌聲中起立答謝：繼由外交團領袖教廷敎使馬爾瑟齊致詞，巴多嗣即赴法國大使館，至七時三十分謁外長貝克，嗣赴波蘭外部之宴。又電，今晚外長貝克在外部設宴爲巴多洗塵，貝氏即席致辭，向巴多表示歡迎，並稱彼信賴法波同盟，堅固不可動搖，此種同盟不但有利於法波兩國，且有裨於國際事務之全體云。巴多答詞略謂：法國與波蘭相互提携，數百年於玆，今余得代表法國全國，觀光波蘭，不勝欣幸。法波兩國友誼，以理智感情爲基礎，故能顚撲不破，過去若是，則將來亦自必出於一轍。繼述彼曾於一九二一年參加法波同盟之簽字，今玆來此者，欲重修舊好，蓋事勢需要，於時間經歷均證經明以往一切誠意協調之努力爲不虛也。法波友好爲和平穩定秩序安全之一因素，普遍之安全雖當由國聯負責保障之，然良好信仰之精神，實爲縮減軍備之必要先決條件云。巴氏又謂，法波兩國在經濟立場上，容或略有抵觸之處，但亦當以同樣努力，求其接近。結論則謂法波兩國在行動與理想上，均克團結一致。凡愛其本國，而又不忘歐洲精神聯繫之一切民族，均當以此爲其金科玉律云。

德報對此事之觀察

柏林二十二日哈瓦斯電，「日耳曼報」駐華沙訪員發表論文，評論法外長巴多訪問華沙，其口吻與德報論調不同。該報略云：波蘭與法國關係趨於冷淡，固屬錯誤，然謂波蘭對法，可以稍易其態度，則未爲不可。蓋巴多抵華沙之際，波蘭當局大可向其說明，謂波蘭採取和平政策，亦於法國利益大有所裨。目下波蘭與一對手國訂立友好條約同盟，以及其他條約，則與其他對手亦可緣以爲例。波蘭在國際上已不復爲徒增累贅之與國，而爲各方所急欲聯絡之國家，此層波蘭固可自行表示也。「柏林交易所報」載稱：波蘭對各鄰國之國家，已知加以整理，法國如欲與之繼續聯盟時，波蘭亦可提出條件，蓋波蘭現無危險，須待法國援救也。但該報又謂，波蘭在軍事問題中，或可採取敵視德國之態度，而爲德國所不及料，此層德國不可不防云。

傳將延長比德國防

比京二十一日哈瓦斯電，美國美聯社發表消息：謂比國與法國同意，決定將比德邊境防禦工事，推至北海沿岸云。官方人士向哈瓦斯社記者發表談話，堅決否認上說，謂其毫無根據。負責人士並謂，此項消息，全無意識，比國莫明所以云云。

蘇聯積極鞏固國防

莫斯科二十一日路透電，蘇俄主席加里寧近巡視全國，於數日前歸京，據謂俄國防禦工程上，缺陷良多，急當補救。加氏力主訓練婦孺，謂如男子應命出戰，則凡不勝軍役者，悉當在後方服務。或以爲侵略蘇聯之戰爭，今尚未宣布，不必多此一舉，作此想者，實乏遠慮。加氏又詆責農區領袖對於訓練婦孺及不堪執戈之男子，俾於壯男出動之時，從事集田工作一舉，太覺疏忽。蘇俄諸領袖聆加氏之警告後，現正積極進行禦戰防務之偉大程序云。又華沙二十一日哈瓦斯電，「波蘭日報」接駐莫斯科訪員電稱：蘇俄當局已與波蘭代表進行談判，擬將兩國間互不侵犯條約有效期限，予以延長。一如蘇俄與波羅的海各國之前例，此項談判，可望迅速成功。

土耳其要求修約

倫敦二十二日哈瓦斯電，一九二一年列强與土耳其所訂洛桑條約，規定波斯勃羅斯及韃靼納爾海峽兩岸爲撤除軍備區城。頃「倫敦電訊報」

除蘇俄外列强反對

載稱：土耳其政府最近爲此事，曾向簽字各國政府提出交涉，要求將洛桑條約關于撤除軍備條款，予以取消。倘他日發生戰爭時，土政府得以維持其中立。據該報所見，除巴爾幹公約各簽字國及蘇俄而外，其他各國政府對於土耳其此項要求，大半表示反對云。

巴黎反減俸大示威

流血衝突被捕千餘

巴黎二十日路透電，當局雖嚴禁集衆示威，而共黨與社會黨仍密謀于今日在維爾旅館大街舉行民衆大會，反對削減公務員俸給命令，並反

對政府與法西斯主義。但警察預知其謀，嚴加戒備，當示威者列隊前往該街廣場時，中途爲警察所阻，雙方遂作劇烈之決鬪　。警察與巡衛隊數千名，分頭把守通廣場之各街口，示威者見無路可達其集會地，初尚徘徊禁區之外，比較安靜，但未幾怒不可遏，乃與警察衝突。第一次衝突發生于晚間六時半，時適大雨如注，儼如傘林之波動，而警察與共產黨員滑跌道中者，相繼不絕，皆遍體泥濘。無何復呈二月間之暴動情況，大批共產社會黨與公務員向前猛撲，圖抵廣場，但輒爲警察衝退。示威者前攻之際，皆高唱國際歌，若輩用盡智謀，卒不能達目的地。警察此次遏制暴動，甚爲得力，當互鬥之際，雖有警察數人擊破頭顱，但未發生嚴重結果。故在午夜之前，在場之警察即有半數撤退，是役共拘獲示威者千餘名，多數將于問訊後省釋。其中之外僑，則擬嚴加懲治，或將驅逐出境云。

示威之組織及要求

巴黎二十日合衆社電，今日巴黎因暴動，有多數人受傷被捕者約六百餘人。此次騷動起於共黨，退伍軍人及社會黨反對政府減薪之聯合示威運動。暴動者於要求恢復公務員薪金及退伍軍人恩給金外，並要求立即解散下院，左翼黨對政府處置史達維斯基案尚不滿意　，並相信解散國會後，新普選定能使該黨在下屆國會得更大多數云。

準備五一全國罷工

巴黎二十三日路透電，法國工潮刻在醞釀中，今日法國總工會發表一文，籲求各業工人於五月一日宣佈總罷工，以表示擁護。總工會所草擬之各項要求，爲(一)減少工時，(二)給予工人假期，(三)展長離校年齡，(四)實行龐大之公共事業程序，以減少失業工人。

財長解釋減俸理由

巴黎二十二日路透電，全國共產黨與社會黨刻紛作示威運動，以反對政府之削減俸給。今日財長馬旦發表文告，述政府減俸政策之理由，略謂政府處財政不敷之際欲全不撥行債務　，唯有三種可能的應付方法，(一)借款，(二)抑低幣值，(三)節用以使收支相抵，抑低幣值爲衆反對，目爲變相的破產，借款亦不能照辦，因法國須需六釐息始能借獲，而英國則僅需二釐五也。目前高昂之生活代價，必須以謹慎的漸進的方法，革除其根本原因，而調整之。根本原因，即(一)利率過高，(二)捐稅太重　，(三)鐵路捐費奇昂是。財長又謂，政府政策今將使因時局不定而從事窖藏之鉅數金額，流通于市，藉以增高購買力云。在財長發表此文之前，法總理杜美格會發誠懇的廣播演詞，請國人團結息爭。又電，辦理損失賠償事宜之全國信托公司所承辦之有獎債券，今日已由當局批准，全部債款爲十萬萬佛郎，並息五釐，每年搖彩兩次，共計獎金一百萬佛郎。

西班牙反法西斯狂潮

赦復辟黨激動公憤

馬德里二十日路透電，今日國會票決大赦政治犯之議案，其結果將使桑巨爾卓將軍及參加復辟陰謀而被處罪者多人，恢復自由。此項決議激怒共和黨社會黨之過激派，故在國會中以墨水瓶互相擲擊，　並互施拳足，歷時十分鐘始已。其中有一議員爲碎玻璃割傷。按桑巨爾卓將軍會佔據塞維拉城，自任總司令，宣布與政府對抗，旋被逮捕，判處死刑，後經總統改處終身徒刑。

總罷工後全城如死

馬德里二十二日路透電，今日此間宣布反對法西斯之總罷工二十四小時　，全市寂然一如死城，平時星期日生涯最盛之咖啡店與酒肆，均閉門休業，電車公共汽車亦均停駛。多數居民因恐發生騷擾，潛伏家內，不敢外出。但僅發生嚴重騷亂一起，聞有警察二人爲暴衆擊斃。天主教民衆行動黨所主持之大示威遊行，參加者三萬人，沿途相安無事。內長發出安民佈告，據稱民衆無庸驚恐，政府將施行維持治安所必要之計劃云。又電，馬德里反對國社黨之騷動，漸次擴大，竟與警官發生衝突　，死者一名，重傷者五名，被捕者一百二十名。現在情勢仍極嚴重。此次之騷動原因，爲恐總統拒絕批准大赦令，現閣亦將受其影響　，此間現極呈混亂狀態。又冶金業工人於上月二十九日起罷工，現因資方對於工人要求，始終無滿意答覆。故罷工工人致函各業，各行政機關及公用事業，宣布無限期總罷工，以爲冶金業工人之後盾。京中地底電車因罷工，現已停駛。

財產損失一般

馬德里二十三日路透電，昨日因罷工發生之暴動，死一人，傷五人，內有倫敦青年名台勒者，頭部與胸部均中彈傷，渠爲應試獲得旅行

襲者，來此學習西班牙語言，甫兩週。城中財產大受損失，某女修道院爲暴徒縱火焚燬，又某大旅館爲人拋擲炸彈一枚而起火，全付一炬。騷亂中共逮獲一百二十人。內長昨晚雖發出安民示文而時局仍頗嚴重警察均懷有戒心。蓋行於道中，常受各種之狙擊，並有人自屋面開槍遙射也。現恐因騷亂之結果，總統或將拒絕批准星期五國會通過之大赦政治犯議案，果爾則必將引起閣潮。

婁洛內閣被迫下台

馬德里二十五日電，西班牙婁洛內閣因富有爭執性之大赦案，遭總統柴穆拉之指摘，故今晚提出總辭，總統至深夜方補簽此案。總統在接到總理之抗議後，允停止公佈總統之異議，僅交議會保留， 總理婁洛聲明，不欲接受總統此種溫和之不信任。再總統近會發表一公開宣言，大意謂當此多事之時局，在婁洛政府外，亦不能意想得到任何其他政府。此次閣潮之發生，其眞正原因，非如宗教黨右派首領羅勃爾氏所預測，由於該黨停止援助現政府，而實因總統拒絕無限制的贊成大赦案。按此新律之用意，在調和政府與右派間之關係，閣潮之發展至何種程度， 刻下尙難斷言。 查婁氏自組閣以來之短期中，政局迄無寧日。婁氏第一屆內閣因其倚恃之人民行動黨大部分撤消贊助，故於三月一日呈辭，婁氏於二日後又起組閣，閣員人選大體如舊，在過去數旬中會與各方反對勢力奮鬭云。本日內閣辭職後，全國即宣布戒嚴，人心頗爲恐慌，深畏近頃發生之政治紛擾，再行發生，暴動與罷工又有再起之勢。

印日新商約締成

印日間棉織品貿易之商約，十九日晨已在印京新德里正式簽署字頭，日代表團定下星期內啓程返國。該約以三年爲期，日本每年得以棉布最多四萬萬碼輸入印度，付稅百分之五十，依目前國幣匯兌率計算。日本每年允購印棉一百萬包，如日布輸印之數達四萬萬碼之最多限量，則所購之印棉，可增至一百五十萬包。

商約內容

東京二十日新聯電，印日通商新條約於十九日午後六時在德里已由澤田與波亞之間進行假簽印。關該條原文，已由領事官補小瀧攜帶乘飛機送往倫敦，週交駐英大使松平，俟將該條項字句修正，然後由英外相西門與日大使松平間，進行正式簽字。又正式簽字，將在本月中舉行，故新條約之批准，預料須在一個月以後。 據外務省接由澤田代表來電報告， 日印通商條約內容如下：㈠承認關於兩國物品輸入問題之最惠國待遇。㈡在兩國貿易上之利益，予以惡影響之變更關稅一項，可由雙方進行商決 。㈢因依匯兌行情變動所受之影響，對此採矯正之措置，㈣關於輸入印度之日本棉布，所應適用之關稅。㈤「輸入印度之日本棉布所應適用之關於數量之制限」。㈥ 新條約之實施，又本條約將於最近在倫敦舉行正式簽字。

締約經過

德里十九日新聯電，日印通商條約已於本日午後六時一刻由日代表澤田與印度政廳代表波亞間進行假簽印，於簽印後，兩代表復同作紀念攝影。蓋印日兩國爲訂定新通商條約，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前後亘四個月，在辛姆拉及德里舉行會商結果，於本年一月九日始將新條約擬定。即撤廢不買印棉，棉布關稅之降低，以及棉布輸出制限等。此種條項已自一月八日起實施，其後因印度政廳奉英政府之意，提出建議。稱「記載日印通商條約中之最惠國約款，根據渥大瓦協定，須以英帝國特惠制度爲前提之事，要求將此條項保留，明註於新條約中。因提出此議，交涉乃受一頓挫，日政府對此，即回答稱：如英方要將該條項列入條約中，則須承認日本將來與接壤國間有締結特惠待遇之權利，將此條項保留，亦插入該條約中」。雙方乃繼續折衝，結果印方遂決意將前議撤囘，於是新條約始得簽印。蓋自一九三三年四月印度政廳通告將日印特別通商條約廢棄以來，兩國間殆陷於經濟斷交狀態，現新條約已見成立。今後之貿易，將以物物交換制度及輸出統制等爲基調，而進行調整，於是在日印兩國間之通商貿易市場，將開一新紀元。

美國之復興運動

鑄幣爭執勢將決裂

華盛頓二十日哈瓦斯電，關於鼓鑄銀幣問題，自銀派議員主張採用強制鼓鑄硬性計畫之十種法案，而羅總統不願受其拘束。十九日總統邀

集該派各參議員開會，欲向彼等提出折衷方案，但多數參議員以正在參院表決規定糖產進口限量之法案，不克分身爲詞，未曾應召，以致會議未能舉行。但據白銀派兩領袖所稱，該派議員與總統意見相差過甚無從調解，雖舉行會議，亦屬無益，故謝絕總統邀請云云。由此觀之，則白銀派不顧羅總統之反對，決定强制國會採納其見地，已顯然可見矣。據一般人相信，任何法案若無條件强制政府從事鼓鑄銀幣，羅總統必堅決反對，總統現定於明日再度邀集白銀派議員，舉行會議云。

預算不敷達四十億

華盛頓二十四日哈瓦斯電，羅總統本日與財長摩根陶預算局長道格拉斯會商預算狀況，歷時頗久。據羅斯福前此估計，至本年六月三十日財政年度終結時，預算虧負將達七十三萬零九百萬元之多，惟以目前情形推之，則虧負之數，或不過四十萬萬元左右，不致如預計之鉅云。

羅斯福已表示失望

華盛頓二十四日哈瓦斯電，美政府對於白銀及美元所採政策，今後將採何種傾向，論者不一其辭。當此白銀派人士繼續騷動之際，財政善後銀公司主任瓊斯聲稱，美元貶價及現金禁止流通兩舉，現已不若前此緊張云云。此其義意，頗足玩味，此外羅總統對於貨幣問題，似亦不亟欲從事新試驗。緣總統對於在國外收買黃金及美元貶價政策，原抱極大希望，但觀其最近宣言，比較可謂已表失望。此種政策施諸黃金，既未發生預期效果，則於白銀亦未見能收效也。若干觀察者指出，羅總統對華倫教授（即提議收買黃金者）之新理論，現已懷疑，華氏之名亦不復爲人道及。總統對於貨幣及提高物價問題態度，現已趨於保守，其故恐即在此。又電，財長摩根陶本日以境內存貯白銀者之名單送交參院，其中以大公司及銀行爲多，即如曼海頓銀行存銀一千一百萬盎斯，尙有某名人亦在單中云。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起
至二十三年四月廿六日止

（記者）

四月二十日　星期五

▲汪出席立法院會議，報告中日外交及華北近況。
▲林主席到滬，治疾訪友。
▲閩北永安被匪包圍。
▲宋子文在滬訪黃郛。
▲巴黎民衆反對減俸大示威，被捕者千餘。

四月二十一日　星期六

▲汪精衛晨到滬就醫，即夜返京。
▲外部爲日人散布謠言，謂發表聲明書之前，已得十國政府默認；特發聲明，闢爲荒謬絕倫。
▲日使齋藤在美宣稱，日外務省聲明，係針對美國而發。
▲中英庚款，今在杭開董事會，討論借款修路案。
▲法外長巴多訪波京，謀增强聯盟力量。

四月二十二日　星期日

▲林主席返京。
▲韓復榘辭職，經各方挽勸，已電蔣，打消辭意。
▲英使賈德幹到津訪于學忠。
▲西班牙發生反法西斯總罷工。

四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齋藤再發狂論，謂日本欲指導各國在華外交。
▲內蒙古政委會在百靈廟正式成立。
▲宋子文離京西上，赴陝甘靑各省視察。

四月二十四日　星期二

▲英外相西門，照會日本，反對破壞九國公約。
▲日閣議正式追認外務省宣言。
▲蔣作賓訪廣田，詢外務省宣言之眞意。

四月二十五日　星期三

▲須磨至京謁汪，解釋十七日之聲明，謂係反對列國以共管態度臨於中國。
▲宋子文戴傳賢在洛陽車次會晤，旋宋西上赴陝，戴回京。
▲黃紹雄自平乘飛機抵西安。
▲安欽偕隨員及西藏代表五十餘人抵京。報告藏況，並迎接班禪。
▲希忒拉任克里培爾爲德國駐滬總領事。
▲外部爲日方之解釋再發表聲明，謂中國有獨立自主權，共管與獨佔均難忍受。
▲孔祥熙携外交方案，赴贛報告於蔣。
▲日使有吉自滬歸國，臨行猶訪孔，詢銀公司及新關稅兩事。
▲羅斯福郝爾在白宮研究遠東問題之決定。
▲駐瑞公使胡世澤發表宣言，駁斥橫山謬論。
▲宋子文抵西安，黃紹雄飛抵蘭州。
▲澳外長蘭山到滬。
▲西班牙裴洛內閣，因赦政治犯案，被迫辭職。

四月二十六日　星期四

▲財部以義庚款發三千萬證券，滬銀行界已認可。

論評選輯

日本外務省之聲明

路透東京電：十七日日本外務省非正式聲明；反對中國有違反東亞和平之任何計畫，並反對他國供給軍用飛機軍事教練及政治借欵於中國。又昨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續稱，如因國際合作援助中國使東亞和平擾亂時，則日本將趨積極行動。如他國用武力，日本亦將用武力。此日本對世界對中國最率直大膽之聲明，披露其此後外交方針之全貌，茲從各方面略評之。

(一)日本政策　係兩方面同時進行，即對世界阻撓援助中國，對中國勸誘與日合流。其所阻撓反對之主要對象有二，一爲國聯之技術合作，一爲關於中國建設空軍之供給飛機，尤嫉視美國。此本去年以來之日本態度，今見拉西曼歸歐，國聯於下月初旬將開技術合作委員會，故爲此先發制人之聲明，以威嚇之。其於中國，則最近有吉赴京，自係傳達此種空氣；昨日上海電廣田電令有吉暫中止歸國，想係關於前述之聲明，將使有吉向中國有所交涉。

日本現決心鬪爭者，爲關於東亞今後地位之一大問題。即就積極的言，最好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俱安受日本所謂東亞門羅主義之支配，同時就消極的言，至少亦須做到國際不能大規模援助中國增加軍事力量，以爲對日報復之用。前述聲明，乃其消極的決心之表示，至積極方面，日本亦知不易達，今方露其端倪，欲試作初步之進行也。

(二)國際影響　此聲明爲非正式聲明，各國官方，將不表示態度，然態度亦可知，卽雖甚不滿，而極重視之，蓋任何國家，無與日本在現時爲積極鬪爭之決心，因利害程度，尚不值拚命，日本之敢於作此種聲明者，亦在此也。至於目前實際影響，其最受打擊者，爲國聯技術合作委員會。蓋國聯自德國退出後，更陷於無力，對華借欵之號召，本屬難能，況日本積極阻撓，則實質上更少發展希望。至於美國等賣飛機與中國之事，以貿量論，現在雖爲數渺小，問題不大，然任何國家，斷不因日外務省一片非正式聲明，而承認日本有獨占東亞貿易封鎖中國門戶之權，倘日本正式反對，則成國際上嚴重問題。而日本現在之反對，則尚不出於非正式表示態度之範圍，蓋目的爲預阻此後更大規模之國際援助中國，非現在即欲與美國爲正面之衝突也。

(三)中國態度　中國政府對此項聲明之反響，見於昨日我外交部發言人之聲明，其辭和婉，聊表中國最小限度之立場，關於此點，無可多論。吾以爲中國今亟宜嚴重考慮者，爲此後整個外交政策之實質，與應付日本之實際方略。自大體言，(一)日本以政治經濟的一切合作之甘言，勸誘中國之積極方針，在原則上，苟滿洲主權可還，尚可商，今則無可商。此四萬萬人之一大國家，在世界政局上，固自有其最小限度之地位，斷不能在日本占領我四省領土毫無解決辦法之時，反而甘心附和其獨霸東亞之積極政策，蓋如是乃精神上自取消其獨立，不能以合作目之也。日本倘積極相逼，則寧聽其積極侵略已耳。(二)至關於此次日方之聲明，國際對華借欵，本來希望甚少，政治借欵，更爲必無，故此點在實質上殆不成問題。

至國於購飛機聘教官之事，中國當然有其自由，豈能受日本干涉，不過中國本身之實際利益，原在收縮現有軍備，以為國防上基礎的建設，如空軍，應側重儲材，不注重買機，軍隊教練，自當廣採各國之長，然軍隊組織，則宜儘量縮小。要之自塘沽協定以來，我本已作拋棄武力收土之表示，則凡足以惹其大嫌，實則無用之事，何不自動的加以檢點？總之，中國對日，目前只能求消極相安，無可談積極合作，對世界則維持友好，而不期待外援，日本倘並此不容，則乃使中國並其最小限度之立場，不能保持，此則眞到拚存亡決生死之時矣。

（四）東亞大局　東亞人自決東亞事之主張，中國在原則上本可贊同，然其前提在平等提携，互相尊重。今日本與中國間，無此基礎，故事實上自終於空論。至今後東亞大局之如何推演，中國與日本，各操其樞紐之半。就中國言，中國政治愈進步，則去改善現局愈近，蓋使日本改悟之前提，在於事實上徵得其敬重。就日本言，倘使日本聰明，則當知所謂東亞人自決東亞之主張，必須在兩國民好意的諒解之下行之。反之，愈威嚇，愈惡化，愈侵略；愈不成。日本現判斷各國為東亞問題無與日本武力鬥爭之意，然東亞現局，倘竟令日本積極破壞，則大戰必因之惹起，此不關中國政策如何者也。中國一般人，現已覺悟到不希望國際對日之武力干涉，同時望於日本改悟之下，使東亞民族，得一永久相安之正當途徑，然觀日本此次，方僅賴一片之高壓的聲明，以臨中國，以嚇世界，則將來東亞和平之可能的大破壞，中國實絲毫不負其責矣。

（錄四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　◇　◇　◇　◇

中國最小限度之立場

本報昨曾論及中國在國際政局上有其最小限度之立場，茲願就此點，略抒吾人具體的意見。當此外交緊急之際，深望全國早形成鞏固健全之輿論，以督責並援助政府，以應付現在甫經開始之國際變局，以脫國家出於危險之難關。

第一點：願政府國民先決定一原則曰：寧賭存亡，以擁護國家之自由與獨立。譬如人焉，此乃屍骸與活人之分，無可通融，不容折價。病人為養病之計，一切苦痛可忍，惟斷呼吸不可忍，國家亦然。中國無論如何孱弱，倘有侵犯我國家獨立主權之任何舉動，必予反對，同時倘有變相的制限我主權抵觸我獨立之任何誘脅，必予拒絕，而對於反對拒絕以後之任何危機，應決心自負全責，應付到底，寧戰敗危亡，不能自行斷送主權。猶之任如何垂危之病人，斷不能自絕其呼吸以殉病菌之願。此一點基礎原則，對任何外國，皆適用，對日本亦當然適用。

第二點：中國對各國外交之一般原則，為嚴守條約。即各別的遵守與各國所訂之現行各種條約，同時一般的履行中國所簽諾之各種國際條約，如國聯盟約，如非戰公約，如遠東九國公約。無論對何國外交，未談問題，先論條約。此本國際常軌，而為國家立國大地之基礎條件也。中國多年之願望，為改訂與各國之現行條約，使達於眞正平等相交之地位，對於此種願望，當然繼續努力，不達不止。而在未臻改訂以前，則現行條約，中國仍嚴格遵守。至於各國際公約，凡中國為簽字國之一員者，概履行其規定之義務。任到何時，中國不能負條約，寧條約負我。倘中國因堅守國際常軌之責任觀念，而至失敗，甚或招不測之犧牲，亦無尤無悔。蓋此則成為全世界此後有無條約條約是否算數之根本問題，解答此問題之責任，為中國所不負也。

第三點：關於實際政策之應用，亦有其基礎條件。吾以為應如下：

（一）政治的，中國在此努力建國時期，與任何國家，不發生特別政治關係，不參加國際間縱橫捭闔之陰謀，不企圖與任何國家作軍事合作之協商。質言之，不與任何國家共私的利害。同時，中國今後之建設，不求任何國家之特別援助；中國在世界政局之立場，惟以自由獨立國家之地位，

盡條約義務，助世界和平。其向各國所要求者，皆願續改訂商約，俾廢前世紀所遺不平等之痕跡，而對日本所特別要求者 ，則還我東北之領土主權。此外無恩怨，無畛域，無利害。(二)經濟的 中國之經濟發展，完全以其本國之利益為本位，不代任何國家打算，故無所排，亦無所親。其須繼續努力者，為關稅之完全自主，及解決租界問題等，此為對各國一般之願望，而以平和協商之方法行之。至於通商投資等事，概依條約辦理，凡通商國民，皆享條約上應有之權利，同時皆不得有條約外之特權。而通商原則，為自由競爭，投資原則，看需供條件。中國不負特別多銷某國貨之義務，而亦無特別阻止多銷某國貨之用心。借款須我有需 ，企業須我想辦。中國對於有同樣條約權利之各國，皆望經濟提攜，但亦選擇條件。條件合者，多接近，條件不合者，少接近。其條件自以中國之利益為主，不能以他國之利益相衡。譬如將來，只須條件適宜，亦或與日本多接近。然在其時時可以武力相脅之狀態下，則自然難接近。此舉例言之，對他國亦然也。

第四點：外交內政，原難劃分，外交為內政之一部，內政可以影響於外交，是以苟論外交上最小限度之立場，則不能不同時講求內政上適應之道。吾以為第一應標明中國此後將儘力縮軍節費，以全力為生產建設。中國承積弱之餘，當國際之衝，與其論武，不如論文。今後若干年內，中國應恃人格信用以為國防，而不恃無基礎之戰備。要之，應使任何國家，對中國皆不必猜防，同時中國亦不作任何國家之工具。中國並不特別備戰，但決心不肯亡國，倘凌逼過甚，則必死拚，寧使魚爛瓜分，亦不能安然向任何國家遞降表也。其次則表明最近時期之最大關心 ，在安人民，維秩序，救經濟，對國際間無政治的企圖，亦不容任何國家之干涉內政。

（錄四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再論日本的東亞政策

連日日本外務省的聲明，及日本報紙的言論容可算是日本東亞政策自來最露骨最赤裸的表示；聲明中所含蓄的，及言論中所主張的政策當然不是新的，但說得這樣露骨，恐是從來所未有的。我們以來勢甚猛，深恐主張親日者流中其毒計，故昨日特揭穿日人恐嚇的用意，而力勸當局痛下決心。昨日汪行政院長在立法院中所表示的嚴正態度，多少祛除了我們的憂慮，這是深可欣慰的。

不過，祇是決心還不夠的。有了決心，固可表示我們不屈辱的精神，死時也可死得壯烈一些；但根據這個決心，我們尚須積極有些動作。惟有積極的動作才能阻遏日本野心，破壞日本政策，而救了自己。我們有了動作，日本固會因妬而壓迫我，但沒有動作，日本仍是壓迫我。日本對我總是這樣的壓迫，那又何必因怕它而不動不作，坐以待斃呢？

現在請先分析日本東亞政策的內容，然後再說明我國應有的動作。

日本的對外政策以獨霸東亞為基本的原則，所以中國必須制服，俄國必須逐出東部西伯利亞，而世界各國則不許助中國 ，也不許過問中日問題。併華，驅俄，及東亞門羅：這三個政策是互相關聯的，它們的目標是一致的。

就制服中國而論，能避免合併的方式，日本自然想避免的。因為併吞中國須有長期軍事上的動作，少不了極大的物力及人力的犧牲，即黷武如日本，對此也不能不躊躇而又躊躇的。而且日本萬一眞併吞了中國，那日英日俄便成為數千里境界相接的國家，所以英俄必劇烈反對的。而日本將窮於應付。日本自搶得東北，抓住華北而後，對於中國別的部分尚沒有領土上的野心者，即為避免犧牲及反對。但東北是非取不可的，因為這和對俄作戰有關。華北是非抓住不可的，因為這也和對俄作戰有關。對於中國的整個，日本現正用經濟及政治侵略的辦法。一定要等到這個辦法失敗，

它才會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在經濟上日本希望我們永爲一供給它原料，而消耗它製造品的國家，換言之，日本爲一工業國家，而我則長爲一農業國家。日本人所謂『日華經濟提携，共存共榮』者就是這個意思。何以日人自己要工業化，而不願我們工業化呢？那是很易解釋的，在現代的經濟組織之下，祇有工業化的國家能實力殷厚，國防充實。英美德的强盛多半靠它們的工業化。俄人年來努力的目標也是工業化。我國如一旦工業化，則因人口地勢的關係，日本是絕不能敵我的。所以在經濟上，日本絕對不願我們工業化。日本反對國際投資就是害怕我國的工業化。日本對華投資也有了三十年的歷史，然大半多用作政治上的消耗；如爲工業投資如漢冶萍借欵等，則日本絕不放鬆其管理權。在政治方面，日本有兩大野心，第一不願我們同列强交好，第二不願我們有國防。前者日本是說不出口的，所以一遇列强對我表示親善，它便向我出氣。九•一八以來充滿了這種例子，毋庸臚舉。第二點更是顯然的。當年袁段握軍權的時候，日本總派顧問來監視。革命軍向無日本人做太上顧問，於是日本便惴惴不安。現在外務省之反對我國購飛機，聘敎官，也不過是日本傳統政策的又一表現罷了。

爲實現它的經濟及政治侵略起見，日本在最近的將來必更有進一步的威脅利誘。我們如要維持獨立國家的地位，我們即欲妥協，也無法妥協，即要親善，也無法親善。我們祇有一方向國內外宣傳日本的用心，而一方則嚴予拒絕。我們必須走上工業化的路上，我們也須有國防。日本含着耽毒的投資，我們萬萬不能接受。不過要工業化，要整頓國防，必須先經過修明內政及裁減軍隊的階段。最近的數年內容尙講不到鉅大工廠的成立，或鉅大軍事計畫的實現。既然這樣，那政府在運用對日的外交上當然有若干迴旋的餘地，這是政府應充分利用的。如果日本人連統一內部修明內政也不許我，那當然祇有死拚而已。

就對俄而論，日本在一九零五年已成了一部分的功　。經日俄戰爭而後，俄國不能在朝鮮插足。九•一八以後，日本又把俄人在北滿的勢力消滅殆盡。但日本一天不把俄國趕出東亞，便一天不會放心的。在第三者看起來，它這種想法是極不合理的，因爲俄國即使退到赤塔以西，它仍是一隻大熊，仍可反噬。日人如要澈底消滅俄國在東亞的勢力　，惟有將它併吞了，或分裂成無數小國。歐戰以後，日人已經試過後一個辦法，但並未成功。併吞更是無望。所以日人對俄的計劃終將一敗塗地。一九零五之戰而後，還可有一九三十餘年之戰。即使日人仍獲勝利　，尙可有第三次的大戰。俄國這種捲土重來的能力，日本未嘗不知，所以它希望早日將中國置於肘腋之下，以中日（或者可稱爲大大日本）的聯合力量來取得最後的勝利。

俄日的不相容，既一如中日的不相容，依理中俄自應聯合起來抗日，直到日本無能爲患爲止，除非中俄間也有根本的衝突存在。這個衝突我們認爲並不存在。帝俄對華的領土野心甚大，故帝俄不能聯，但赤俄並無同樣的野心。赤俄在始固嘗提倡世界革命，但現已變更計劃　。我如內政修明，聯俄也沒赤化危險；我如內政紊亂，不聯俄也難免赤化。所以赤化不成其爲一種衝突。日本對華對俄既這樣的兇狠，中俄遲早須合以禦敵。與其將來，何不今日。而且俄强我弱，俄有獨力抗日的可能，俄之需我，自無我需俄助的急切，所以莫斯科的路線終須有勇氣去走的。

就日本的東亞門羅主義（實際上，日人所要求的不祇是門羅主義，簡直是保護主義。）而論，在現狀之下，日本必可得到實質的成功。日外務省的聲明顯明地不許美國及國聯對於中國作技術，經濟　，及國防上的援助。日人雖說祇反對國際聯合投資，而不反對各國單獨投資，但這是虛假的話。列强的投資，無論聯合或單獨，俱在反對之列的　。日本的兇狠無理，歐美各國未有不生氣的。紐約兩大報的語調可爲一証。要各國承認日本的立場是萬萬做不到的。但各國雖不會正式承認日本的要求，却是也不會以實力來反對日本的保護主義。現在日本是發了狂似的，所以動不動以武力來恐嚇，但各國却沒有因中日問題以武力同日本周旋的必要，所以，

在實質上日本如要實行制服中國，或使吞中國，在現在的國際情況之下，各國當然將袖手旁觀。但我們也不能因各國不會助我抑日，而不要它們的友誼。同它們交好，固然不見得能得到實際的助力，但不和它們交好，則日人更可計騙利誘，為所欲為。所以聯絡歐美——尤其是美——各國仍是必需的動作之一。

綜說一下：對日要堅決鎮定，對俄要取得密切的合作，對國聯及其它列強要有聯絡。日本當然不會喜歡這些動作，但除非投入日本人懷中，永不想離開日本，日本人總是不會喜歡的。

（錄四月二十一日天津益世報）

◇　◇　◇　◇　◇　◇

決心與政策

關於外交上中國最小限度之立場，本報日前已撮要論之，玆將申論由內政上適應外交之一點。

日本方針之暴露，除十七日日外務省當局之談話聲明外，更見於其駐美大使齋藤對報界之數度談話。昨日華盛頓電，齋藤與明星報記者之談話，尤為狂謬。蓋彼竟主張倘他國事前不商諸日本而與中國成立接洽，則日本將看為非友誼之行為。遂指明法國銀團在歐洲發行中國公債，即使日政府感覺重大煩惱。此種論調，較之日外務省聲明，尤為嚴重，直等於要求各國承認其對中國外交有指導之權。

現行國際條約存在一日，任何國家絕不能承認日本此類恫嚇，然觀日本政策，彼亦知無權迫各國承認，且彼亦絕不向各國正式有所要求，彼所注重者，仍在直接壓迫中國，使就其範。中國從，則彼之目的已達，固不必問各國情感如何，中國不從，則務用直接或間接之手段，以破壞中國現狀，第一步對華北自有所圖謀。彼之政策，不必在國際法上爭霸權，只欲在事實上屈中國。現政府不屈，則欲別造傀儡，全體之傀儡不可求，則求局部。而實行之時，則務利在用間接的方法，既取其實而不負其名，是以最近期內，事實上殆蘊有嚴重之危機。

吾人前會論之，倘日本聰明，當知對中國愈壓迫，愈惡化，最後必引起世界大戰而後已。然此就最後之推演言也，就最近的未來而論，一切危機之來，惟有中國自身負責應付。所以此時我政府之決心及政策，有自行速決之必要。自吾人論，中國決心，應簡單抱定兩點。其一：凡損害中國在法律上之尊嚴名譽，侵犯其主權之任何要求或提議，不論是何種形式，斷然拒絕，毫勿瞻顧！縱令現政府因此受非常之壓迫，陷於非常之危機，亦斷不能屈從。現政府為國際公認之合法政府，縱令日本大舉侵略，蹂躪大部分之國土，然苟無代表中國之合法政府，簽諾其要求，則國家終有翻身之日。此乃最後關頭，絲毫不容錯誤者也。其二：中國應抱最後決心，同時為自全自衛之計，當然宜盡最善之努力。以吾人言之，中國今後之建設事業，本不能期待外援，如國聯投資，實等空言，十年計畫，亦只悅耳之談。中國道義上人格上，對國聯自當始終盡其會員國之義務，然同時鑒於過去之覆轍，則自不能仍自陷於得空援而受實禍之地位。蓋本不能得巨額之借款，則若徒為援助之聲浪作犧牲，亦所不值。又如軍事建設，在全國經濟如此凋敝之時，國防基礎，不能培養，物質設備，實等諸無源之水。故就立國常道而論，原宜大減軍費，改從國防根本上做起。今因零星設備，大瀆帑帑，一旦有事，又不能得其用，此種政策之得失如何，根本成一疑問。吾以為政府此後，應實際貫徹「自力回生」之政策，不依賴空虛的國際計畫，不增加無基礎的軍事設備，先竭全力於維持全國治安，蘇活全國經濟。同時絕不與日本作諒解，亦更不接受日本之援助，埋頭苦幹，甘於孤立，既不聽任何威嚇，亦不圖國際活動。在此複雜而危險之局面中，此種政策，或可收緩和危機之效也。

各國尤其美國，對於日本之聲明，感及時局萬分嚴重，其次英國，亦實際上受非常之震動，蘇聯不安，亦意中事。惟日本在東亞，如虎之負

瞬，其發表政策，自保有此決心，此次固含有試探空氣之性質，而亦實欲收不戰而勝之效果。 美英政府之默不發言，正以甚重視其事也。 默察大勢，美英等國，此時實尙無任何積極決心，齋藤之放言，殆以窺破此點之故。日本此種政策積極推演之最後，自必使本不欲干涉東亞問題者，迫不得已，起而過問，而目下則遠非其時。是以中國須自定最後決心，自籌最善應付，不可又如九一八後之只注目國際空氣如何也。

◇　◇　◇　◇　◇

再闢日本宣言之狂妄

（錄四月二十四日天津大公報）

日本不許各國對華有任何合作關係之宣言，昨日本報譯登全文，辭意因以大明，歸納之，可得下列四點。第一點，日本自認其在東亞有特殊地位，故對華政策有與各國未能一致者。第二點，日本爲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則以單獨責任進行，乃當然之歸結 。 蓋單獨進行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對此使命，有決行之決心。第三點，日本認中國方面苟有利用他國，排斥日本，出之以違反東亞和平一類手段，或出之以夷制夷之對外方策，日本迫不得已，只有與以排擊。第四點，各國方面苟因顧慮滿洲事變或上海事變所形成之情勢，而對中國欲採共同動作，則縱令其名目爲財政的援助或技術的援助，終局在中國必然的含有政治意味。此種局勢助長之時，遂開設定勢力範圍，國際管理或瓜分之端，此不僅對中國爲大不幸，即東亞之保全，乃至爲日本計，亦有影響重大之慮。日本在主義上，不能不對此表示反對。此四點者，既無視東亞之歷史，又侮辱東亞之國家。在國際法理上，不能自圓其說，在國際道德上亦不能自立其信。狂妄至此，歎觀止矣。夫日本爲東亞之一員，自無人否認，而其他之立國於東亞者，亦同爲東亞之一員。彼此旣爲構成東亞之分子，則國土縱有廣狹，國力縱有強弱，而其地位相等，不能有何差別。且不容任何一國自承其有特殊權利，可以干涉他國內政，而視他國如其附屬焉。日本在東亞雖爲唯一强國，但維持東亞之和平及秩序 ，不獨過去未曾倚賴日本武力，即現在將來亦無倚賴日本武力之必要。各國能自保其和平及秩序，即所以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之道。今日本反憑藉武力 ，擾亂東亞和平及秩序，使東亞時在驚風駭浪之中，則日本尙有何資格可爲東亞之保護者！率直言之，日本侵略政策實東亞和平之唯一障礙物。若謂有特殊地位，毋寧謂有危害東亞和平之特殊地位。尤以日本對華關係，與各國原屬相同，今彼竟自承其有不能一致者，則武力侵略與否之分耳。此其一。

東亞旣爲立國於東亞者之東亞，則任何一國不得强認爲己物，理勢甚爲明顯。維持東亞和平及秩序，當然爲立國於東亞者之共同責任。他國旣不能以此責任，加諸任何一國，而任何一國亦不能自承單獨負此責任。日本苟自覺其有單獨負此責任之使命，則此乃觀點錯誤，決不能强迫各國接受。況所謂單獨責任者，意義至爲嚴重。易辭言之，則日本有意自認爲東亞之主人翁，以控制東亞各國爲己任，此豈東亞各國所能忍受，亦豈歐美各國所能默認！日本今茲宣言，最重要者，當爲此點。蓋日本欲實行東亞門羅主義，必先設定東亞之特殊地位。所謂單獨責任，則間接表示其特殊之權利。此而不加以糾正，貽害豈有窮極！此其二。

中國當前最大目的，首在自衛。欲以自己蘊藏之力 ，求自己發展之道。旣不願利用他人，亦不欲排斥他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乃中國之傳統的國是。證諸事實，稍有天良者，皆當首肯。今之擾亂東亞和平者爲誰，有目共見。乃尙誣賴中國運用以夷制夷之對外方策，擾亂東亞和平，是直欲以一手遮天者矣。中國因經濟組織，科學文明，皆屬落伍，欲求躋於現代國家之列，自當接受先進國家之善意的援助。無論其爲財政，抑爲技術，在中國當前局勢，皆屬必要。既無所謂以夷制夷，更無所謂擾亂東亞和平。果東亞之和平，須賴中國之貧弱，方可保持，則吾人何必多言。非然者，則中國之富强，正爲東亞和平之保障，日本有何不能言之苦哉！

不獨中國如是，凡立國於東亞者，皆得強盛，則東亞和平益形鞏固，不亦為東亞各國共同之利益乎？日本果無異志，何其所言與東亞共同利益相反至此乎？此其三。

日本以為各國對華合作，無論其名目為財政的援助或技術的援助，終必含有政治意味。設定勢力範圍，國際管理或瓜分，此其弊端。各國在華設定勢力範圍，或竟實行國際管理，在中國自當以全力抵抗，不許實現，無庸日本代為担憂。中國對於任何國家之任何援助，亦皆以不侵犯主權為原則，即為預防設定勢力範圍，或實行國際管理。昨年所成立之美國棉麥借款及國聯之技術合作，前者用途，有公開之報告，後者範圍，有決議之限制。既非利用之以對抗某一國，亦非引導之以增厚其勢力。日本揑辭挑撥，顯有控制中國，舍我其誰之概。中國人反對任何一國以武力或經濟控制中國，已有莫大決心。任何犧牲，皆所不惜。中國有其獨立之主權，內政問題，決不許他國容喙。各國之聯合攫取固所反對，一國之單獨宰制更不甘受。此點，日本應有明晰之認識。此其四。

總之，日本宣言乃吐露其三十餘年所隱忍未言之野心，而冀得各國之承認。今日即不承認，而今後仍必言之不已。日本既公言其有決行之決心，則吾人欲証明其野心為東亞之危機，日本之禍根，唯有舉國脚踏實地，負責做去。我能自立，誰敢侮我？國人應從今茲日本宣言，而痛感中日關係，決非一時敷衍所能改善。我愈退讓，彼愈侵迫。應有整個對日方案，始能自救，此舉國上下所應有之覺悟者也。

（錄四月二十四日北平晨報）

◇　◇　◇　◇　◇　◇

英國擁護公約之聲明

二十三日倫敦電訊，英外相西門氏於是日電令駐日大使對日本政府提出照會，其大意為英國政府對於九國公約極為關切，任何國家對於自願簽訂之公約。若單獨宣告廢止，不論出於何種形式，皆為英國所反對云云。英政府此種表示，極為正當，亦甚適時宜，茲願就此點一申論之。

查一九二一至二二年之華盛頓會議，係為繼續凡爾賽會議解決戰後國際問題者。在此會議中產生數個有名之條約：㈠美英法義日五國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條約，㈡美英法日四國間關於各該國太平洋內各島領地及屬地條約。㈢即美比英中法義日荷葡九國間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關係皆極重大。九國公約之主要目的，在尊重中國之獨立完整，並保證門戶開放及機會均等主義之適用，其主要條款如次：

第一條・除中國外，締約各國協定：(一)尊重中國之主權與獨立暨領土與行政之完整；(二)給予中國完全無礙之機會，以發展並維持一有力鞏固之政府；(三)施用各國之權勢，以期切實設立並維持各國在中國全境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四)不得因中國狀況乘機營謀特別權利，而減少友邦人民之權利，並不得獎許有害友邦安全之舉動。

第三條・為適用在中國之門戶開放或各國商務實業機會均等之原則更為有效起見，締約各國，除中國外，協定不得謀取或贊助其本國人民謀取：

(一)任何辦法，為自己利益起見，欲在中國任何指定區域內，獲取有關於商務或經濟發展之一般優越權利；

(二)任何專利或優越權，可剝奪他國人民在華從事正當商務實業之權利，或他國人民與中國政府或任何地方官共同從事於任何公共企業之權利，抑或因其範圍之擴張，期限之久長，地域之廣闊，致有破壞機會均等原則之實行者。

……………………………………

中國政府擔任，對於外國政府及人民之請求經濟上權利及特權，無論其是否屬於締結本約各國，悉秉本條上列規定之原則辦理。

第四條・締約各國協定，對於各該國彼此人民間之任何協定，意在中

國指定區域內設立勢力範圍或設有互相獨享之機會者，均不予以贊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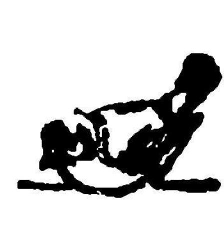
根據上列各款以檢討日本外務省之聲明，無論在文字與精神上，均相違悖。該聲明既侵犯中國主權之獨立，且普遍妨害各國之均等利益，所謂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亦均根本推翻。國家間之關係以及國際和平，全賴互相遵守條約，以維持及發展；若國際條約而可任意拋棄或撕碎，則尙有何可言。中國並不求外援，知遵條約。九國公約所加於中國者，並非權利，乃係義務。中國以外之八國，互約遵守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並不得設立勢力範圍；中國之義務，則在不給任何國以勢力範圍，不使任何國壟斷，以妨害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原則下之各國利益。中國所自矢者如此，設竟有國焉，而欲强行壟斷，中國有不承認並加以反抗之義務，若竟因此而遭强暴的壓迫，則中國雖受任何犧牲，亦所不辭，蓋在遵守條約上負有此種神聖義務也。然九國公約非僅中日間之信約，亦爲其他簽約之七國以及追加承認之各國之共同信約，日本違約，其他各國其本身亦均負有維持條約之義務。英外相對日本之照會即爲此種義務之初步行動，中國聞之，除感大不列顛究竟爲遵守信約之文明國家之一點外，尤望其他各國亦同盡共同維持條約尊嚴之本身責任。

日本九一八以來之一切動行，本有違九國公約及其他國際公約與中日間之條約。然日本猶自强辯其於滿洲有特殊關係，「滿洲國」之製造係爲獨立；而本月十七日之日本聲明，其範圍擴至中國全國，全中國皆在其壟斷之中。中國對東北四省之割裂，雖至海枯石爛亦不承認，其不能承認全中國之被人壟斷，尤不待言。國際聯盟對於滿洲事件之一切決議，以及美國之司蒂生主義，對於日本割裂中國領土之行爲，均已給予道德上的責罰，今日本又欲擴展破壞條約之手段於全中國， 則凡一切遵守信約之文明國家，在維護條約尊嚴之一點上，自應與中國負擔同一之義務也。

日本每强辯其行爲，在於維持東亞之和平，而於反對中國購買軍火尤然。實則無論破壞條約之手段，不能維持和平，即就購買軍火一點言，日本亦無干涉之理由。蓋國際對華禁輸軍械協定，業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宣告廢棄，各國已不受其拘束。中國以獨立國家，獨立購製其維持國家安寧之軍器，尤不受任何國家之干涉。雖在實事上中國並不會多購買軍械，在國內政策上亦或以不購軍械以財力從事建設之爲宜，然此乃中國自身之事，固不因日本干涉而受其限制也。

據新聞電所傳，西門外相之對日表示，並謂：「英國又承認按照一九二〇年四國銀團協定，在以任何借款貸與中國政府之前，日本有被諮詢之權， 正與該協定其他簽字國相同 。」並對中國公使郭泰祺氏亦有同樣表示。依吾人之見解，殊不以此點爲然。國際銀行團之組織，其根本用意在共同壟斷在中國之投資權，其精神實與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相反，美國會因此一度退出銀行團。即就一九二〇年英美法日四國銀團協定言之，亦然。據九國公約第二條規定：「締約各國協定，不得彼此間及單獨或聯合與任何一國或多國，訂立條約或協議或諒解，足以侵犯或妨害第一條所稱之各項原則者」， 四國銀團協定顯然與九國公約 第一條之精神不合。九國公約之締結，爲國際對華關係之一大革新，凡與此種精神不合之各種條約協定或諒解，均已有形的或無形的消滅 ， 四國銀團協定自亦如此。且在事實上，自華盛頓會議以後，國際銀行團即已不復存在矣。再退一步言之，該協定係四國銀行家之契約，中國並未與聞 ， 自亦不受其拘束。此點本已不成問題，西門外相今忽提及此事，煽此死灰，故附論之於此。

（錄四月二十六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東坡生日有懷嶺南舊遊寄展堂丈　鶴亭

公壽豈有涯吾生則若寄年年期壽公老亦如期至今年壽黃陸山谷放翁才退無一字獨於卯君辰詩成和者四展堂丈潁人惕三方叔沈思夙世因或者蘇門厠嶺表我舊遊是公遷謫地爲公薦南食習慣公儻嗜爲公作蠻語耳熟公定記渺渺鍾山陂中有定林寺公今騎驢來風景應歎異門前虛飄飄天公正玉戲惜無王荆文尖叉韻相次

題秋庭晨課圖　拔可

咿唔辨色入疏林畫裏親恩不易尋書味反芻供反哺秋陰沈陸耐沈吟危疑坐待天心復患難彌知母教深永慕只今懸一髮朱絃勤與播遺音

北歸車中　什公

除郤淸遊百不貪詰朝冀北昨江南隨身商略春寒暖過眼逢迎山兩三任睡拋書夢亦適將茶當酒興彌酣孔顏詔我有眞樂蔗境奚勞客語甘道遇某星相家故云

自惠山歸車中晤什公以詩見示次均奉上　息庵

惠泉一勺愧新貪舊迹飄風自北南偉度久欽談落落禪機空悟後三三閒時杯酒鷗情洽亂世衣冠蟻夢酣且喜爲霖公正健相期四海說和甘

展花朝日石遺招飲吳門庽齋賦謝幷眎同集　纕蘅

吟儔星集闔廬城是日訒盦衆異放園履川自滬至余與秋岳釋堪自京來會一老龐眉爲主盟社約荔香容蜀客衆謂大千盤飱蝦菜冠吳烹看花詎減斜街盛譚藝誰如左海精匝月蘇臺三度過徵君吾亦倦宵行余以夜車往

三日同木公病樹仲弟子法游趙氏園次病樹均　檖庵

野館。穠。花。着。意。妍。柳條。風。定。減。狂。顚。閒隨。俊。侶。酬。佳。節。坐待。斜。陽。合。暝。烟。此地。幾。曾。經。嘯。詠。勝遊。他。日。倘。流。傳。池塘。窺。影。羞。衰。鬢。未許。簪。巾。學。少。年。

玄武湖修禊分均得思字　翼謀

水繪。紅。橋。例。有。詩。何如。典。午。永。明。時。一湖。飽。貯。興。亡。史。三日。能。無。窈。窕。思。曲檻。鉤。簾。邀。遂。近。風漪。入。畫。蕩。舟。宜。狐裘。尊。宿。須。眉。古。愛看。崇。城。夕。景。移。陳石遺先生湖行指雉堞歎曰美哉城乎

息庵南游梁溪招余往會用前均要息庵同作　病樹

飛動。平。生。意。蹉跎。老。大。身。路歧。虛。費。淚。溝斷。詎。爲。神。自享。千。金。帚。人嗤。五。月。薪。溪山。看。愈。好。眼暗。奈。風。塵。

百書。一。見。面。萬里。兩。閒。身。見說。侏。儒。飽。終疑。臭。腐。神。無人。空。贈。策。留命。倘。傳。薪。與子。着。鞭。地。心源。不。受。塵。

正月十八日泛舟至南屏山下　衆異

缺月。涼。雲。杳。靄。間。掠湖。艇。子。去。仍。還。南屏。爲。我。破。宵。睡。只惜。無。人。圖。夜。山。高彥敬夜山圖寫杭州諸山夜景

纕蘅小魯莅杭踐觀梅超山之約乃爲雨阻遂偕諧花隝得四絕句　曙岑

趁歲。寒。香。待。踐。盟。侵。宵。一。雨。縣。春。城。朝。來。擬。立。橫。西。望。黛色。微。茫。烟。霧。橫。

劉客。殷。勤。把。臂。來。屐。痕。雁。齒。齧。蒼。落。尋。常。負。手。行。吟。地。建蘽。分。牙。畏。霸。才。

曬水。攀。山。發。興。同。未。應。左。計。怨。東。風。綠。人。眉。宇。層。層。竹。絕抵。繁。枝。壓。帽。紅。

更無。人。語。愛。幽。深。瀹。茗。祇。園。梵。響。沈。飛。雨。忽。來。如。應。召。爲君。滿。願。是。天。心。纕蘅謂此境宜趁雨游而雨忽至

水調歌頭　去歲重九掃葉樓盛集纕蘅爲拈鬮字韻久未成詩茲乃補作一詞晏叔原所謂殷勤理舊狂也　退庵

此葉。可。勿。掃。留待。欵。重。陽。美人。迢。遞。秋。水。露白。更。葭。蒼。百輩。推。排。欲。盡。萬古。消。沉。向。此。醉眠。復。何。鄉。籬菊。亦。憔。悴。弄影。一。絲。黃。　濟無。楫。飛無。羽。渡無。梁。一樓。突。兀。眼。底。詩界。尙。金。湯。稍喜。羣。賢。畢。至。非我。佳。人。莫。解。九辯。賡。篇。章。寄謝。舊。時。鴈。寥廓。已。高。翔。

凌霄一士隨筆

袁世凱久爲日本所忌，二十一條之交涉，以世凱之設法應付，不獲大償所欲，尤甚嫉視。世凱營帝制，動國人公憤，自取滅亡，而倒袁之役，日人陰贊其成，亦爲一種事實。梁啓超之赴桂，關係討袁成敗頗鉅。其「從軍日記」叙由上海出發及途中情事，有云『三月初一日，日本駐滬武官青木中將來謁，亦既有所聞，持以相質。吾告以實，遂乘勢託以代籌途旅，蓋逆料此行之艱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屬官松井者負其責。翌日松井報命，言既與東京香港往復商定，屬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輪之橫濱丸至香港，更乘妙義山丸入越南之海防。議既定，而伯珊亦至自金陵，遂偕行。……三月四日午前十時，乘日本郵船會社之橫濱丸發上海，從者湯覺頓黃溯初黃孟曦藍志先吳柳隅，並吾與唐伯珊都七人。自茲以往，晝伏夜動，作客子畏人之態者垂兩旬，大類劇場中之過昭關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生平酷嗜海行，今蟄伏艙之最下層，在鍋爐旁拓一室，飲食寢處其間，溽悶至不可耐。』又云：『七日，舟抵香港，同行諸人皆登陸，惟吾獨留，蓋所轉乘之妙義山丸尙未至，須待數日也。……七八兩日中，日本駐粵武官，駐港領事，郵船會社三井洋行兩支店長，皆來謁，備極殷勤。』又云：『偷度之舉，今全託諸日本人矣！而日人所規畫，信復纖悉周備，數口岸十數人通力合作，全神貫注，所以將護者惟力是視，蓋受之於彼政府也。所乘之妙義山丸，以十二日正午發香港，蓋三井洋行之運煤船也。三井支店

長林氏以小輪由橫濱丸伴渡彼舟。登舟即展輪，一刻不淹。船以運煤爲職，儉陋狼藉可想，然彼臨時爲我別治一室，一切器用悉新置，飲饌亦腆。艙面特加糞除洗滌，黝光可鑑。三日夜恣我徜徉，呼吸海氣。橫濱丸爲縟麗之地獄，此其樸塞之天堂矣！』又云：『海防有日商曰橫山者，駐港日領事以政府之命命彼，於十四日赴洪厓，候妙義山丸入港，受指揮。橫山如期至。十五晨，船長告以故。彼一謁我，即折歸海防部署。當船將入港時，船長即豫幽我二人於艙底之一室。煤爲四壁，以烟養肺。吾蟄其間凡十四小時，畏人見也。其夜三時，橫山以游船來，且挾其夫人及夫人之女伴與俱。時風雨淒厲，天黑如磐，游船纔吾舟一里外。吾儕出煤室，隨船長顚頓趨陸，別以小筏渡赴游船，蓄竟夜不就枕；顧事後聞船長宗像氏乃亙三夜不敢交睫也。吾與溯初和衣假寐。至翌晨，橫山來，余起，張目推篷，喜欲起舞，境之幽奇，蓋我生所未見也！……橫山豈導我清遊？導我偷度耳！蓋力避關吏識察，紆其塗，延其晷。入夜八時，悄然達海防矣！』又云：『自離滬迄今未半月，所歷殊變幻複賾，可演小小一部冒險小說也。就中所最感歎者，則日本人之懇切而緻密。各種各色人感歎於其政府默示指揮之下，如身使臂，臂使指，條理井然，而樂於趨功，無倦容，無強態。雖一事也，可以喻大。如此之國民，安往而不優勝者？今固無所爲而爲之，至竟有所爲耶？無所爲耶？念此抑滋慄也！』啓超於日人受其政府之命而特爲援助，言之歷歷，初不稍諱。其時對於倒袁一事，日本目標固與相同也。帝制中沮，世凱憤死，國人倒袁之志遂，日本之志亦遂矣。啓超「念此滋慄」，蓋已略見其隱，惟謂其「今固無所爲而爲之」則猶視之太淺也。

梁啓超努力史學，晚年所著「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爲其「中國歷史研究法」，作補充，在史學上均有相當之地位，娓娓之度，極便覽

觀。其門人姚名達跋云：『右「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部，新會梁任公先生講述，其門人周傳儒姚名達筆記爲文，都十一萬餘言，所以補舊作「中國歷史研究法」之不逮，闡其新解，以啓發後學專精史學者也。憶民國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名達初受業於先生，問先生近自患學問慾太多，而欲集中精力於一點，此一點爲何。先生曰：「史也，史也！」是年秋冬，即講「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口敷筆著，晝夜弗輟，入春而病，遂未完成。十五年十月六日，講座復開，每週二小時，綿延以至於十六年五月底。扶病登壇，無力撰稿，乃令周君速記，編爲講義，載於清華周刊：即斯編也。周君旋以事忙不能卒業，編至「合傳及其做法」而止，名達遂繼其後。自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底，編成「年譜及其做法」「專傳的做法」二章。自八月十三日至二十八日，編成「孔子傳的做法」以後諸篇，全講始告成文。經先生校閱，卒爲定本。是秋以後，先生弱不能耐勞，後學不復得聞高論，而斯講遂成絕響！』述此書編撰之經過，而啓超熱心斯學之精神，亦足見其梗概。惟記錄之稿，蓋尚有啓超校改未盡者。如本書第五章「年譜及其做法」中「年譜的體例」節有云：『曾國藩是事業家，但他的文章也很好。即使他沒有事業，單有文章，他可以入文苑傳。我們很希望他的年譜紀載他的文章詩句或詩文的篇目。現行的「曾文正公年譜」，我嫌他載官樣的文章太多，載信札和別的文章太少。好文章儘多著，如「李恕谷墓誌銘」「昭忠祠記」等，應該多錄，却未注意。』論頗有識，而曾國藩何嘗爲李塨作墓誌銘？啓超講演時，或指國藩所撰李續賓或李續宜神道碑銘而言，「續」「恕」音近，記者偶失之，而啓超校閱，未及改正耳。（坊間嘗有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其晚年講稿而印行於身後者，與其「清代學術概論」（本名「前淸一代中國思想界之蛻變」）範圍略同，而資料及組織有異。發行未久，

即被禁止，以未得啓超家人同意而私行印售也。）

宣統辛亥，設弼德院，以陸潤庠爲院長。潤庠拜命後，會與鄉人宴於長元吳東館（正陽門外長巷三條），席間吳郁生忽發一問曰：『古來官名亦有第一字爲「弼」字者乎？』衆言未有。郁生徐曰：『有之，見於「西遊記」，弼馬溫也！』衆爲哄堂，潤庠亦笑不可忍也。

農人的哀吟

宋戒僧

晨雞初鳴挺軀身，漆黑矮屋索襤衣；啓扉荷耙手執犁；牽過黃牛覓田畦。
步入田野望穹天，東方啓明尙燦爛；既而極目望四週；星斗棋佈若燐炫。
咿啞鷄聲漸止息，汪汪犬吠也告寂；東升一輪蒼紅日；濃豔金光照大地。
垂頭彎軀耕耨忙，餓頓汗似浴池塘！層層布衣已浸透；爲他人作嫁衣裳！
耕牛喘喘力似竭；已身腹亦歌喈！腹中歌喈擠在地，盼她即時送饅麥。
隱隱婀娜遠人行，無如近視非她影！躺臥濃蔭略憩息；甫入甜夢她驚醒！
我詢送餐何其晚？（她答）柴草難易都市錢！稀粥烏饅亦進飽，她携筐籃歸家園。
精神抖擻繼耕耘，不覺紅陽亦西沈！收拾耰耡牽牛歸，翌朝繼續耶演！

——開封

榮歸與敗走

王余杞

【本報專訪】經濟博士吳大可，係本市實業鉅子元豐紗廠總經理吳少卿之公子，早年卒業於華東大學，繼復留學美國，專研經濟，得博士學位。吳君在美，每乘假期之暇，歷赴各大工廠參觀，藉作將來歸國振興實業之準備，英年有爲，令人欽佩。近頃學業告成，聞已搭乘俄國皇后號輪西返。丁此國營紗業同胳不景氣之秋，吳君歸來，當一展其偉大之懷抱也。

二

客人剛致完謝詞，合上嘴。

拍拍拍一陣掌聲之後，繼着便是椅子的挪動聲，雜亂的脚步聲。此外，熱烈的歡笑聲，也浮漲在這交和着烟氣與酒氣的空間。

漆亮的皮鞋閃着光的弧影，潔白的襯衫小袖露出一段在袖口外。握手。鞠躬。一羣人流水般地湧到正門邊。再鞠躬。一個人被送出去，別的人又退回來，像海灘上退下來的潮頭。四下散開，一個水滴一個水滴地三三五五地聚集着。

白衣侍者紛亂着收拾杯碟，在人叢中穿過，容易聯想到海波上紛飛着的海鳥。

角落裏隆起的沙發上突然承受着兩個重力，立刻下讓，被壓處露出許多艱苦的皺紋。

「呃吔，」噴出一口酒氣。「酒喝得太多，肚裏眞難受。」

皺了皺眉，一歪身從口袋裏掏出一個銀質煙盒。特，烟盒自動張開，裏面整齊地排着十支烟捲。一支送給身旁那人，一支送到自己嘴邊。特，關上烟盒，順手就往口袋送，——被掉換出來的則是一個精緻的自來火。特，自來火又着了，閃着一朶黃黃的火苗。

靑烟從嘴裏噴出來。

然後身子再往後一靠。解開西服從肩頂上面的三個扣子，翹起腿來，一上一下地擺動，任那髮尖上的鏡光不住地閃耀。

忽地又坐起來，取下烟捲彈彈烟灰，把滿滿着酒氣的紫色臉偎在身旁人的耳上：

「喂，你瞧，老吳眞可以，留了幾年學倒乖覺得多了，呃吔，比他老頭還要利害一分。」

「那麼，怎麼辦呢？」身旁的人是個矮胖子，他倒沒喝醉，只是滿臉都蒙着一層油汗。自從把身子交給沙發之後，再也不想動一動了。不過那一位的酒氣醺得人眞不好受，偏又把嘴送到自己的耳旁，一股濃冽的酒氣更醺個正着。勢不能再忍，忙打袖管裏掏出手巾，裝着擦臉，以資廻避；一邊，便又那麼十分世故地問着。

「事情眞有點麻煩呢——呃吔！」

「啊，」也皺了皺眉，但不是感於事情的麻煩而是難於消受對面的酒氣。心裏猛然想到：年靑人，外表上拾綴得滿漂亮，可惜經不得事，喝了幾杯酒就現原形。

勢難再忍，又不便把手巾來堵着嘴，萬不得已地拾起自己身上那堆肉，站了起來。——借題是把烟頭扔進痰桶裏。

不再坐下，只半弓着身子向着年靑人：

「本來是兩不吃虧的事——

「呃呸！」

忙一偏臉，才接着：「我自然靠着他們——他們廠裏有貨出來，我的店裏才有貨推銷出去。他們可也得靠着我——沒有我們的店他又找誰給他推銷呢？或者說天下有的是廠，有的是店；他們的貨不一定靠我一家推銷，我推銷的貨不一定靠他們供給。理由是對的，話卻不能這樣說是不是？」

停一停，直等到那人點了頭之後。

「您我都是好朋友，」胖子再接着，「您和他又是老同學，大家都是熟人，有什麼不好商量的？這事情說起來好像是我在拉攏他，骨子裏實在是他佔便宜：第一，東洋貨拼命傾銷，物美價廉，中國的紗廠那里能和它們競爭？第二，辦廠的人只會辦廠，推銷的事還得另找內行。貨儘管出得多，沒人替他推銷有什麼用？——咱們是好朋友，這話我就不瞞你。可話又說回來，我的難處您是知道的。」

「那當然，」滿嘴酒氣 的那位放下 翹着的腿，端端正正地擺個一個八字形，兩手反着手掌向上一伸，跟着打出個呵欠。「這年頭最叫人吃苦的就是錢！要知道，李老板，要不是手邊那麼一點，那個廠裏的貨不好包銷，還何必到處去求人？」忽然眼光在這大廳裏四下一掃，「咱們也該走了吧，他們全早溜了。」便站起來，扣好坎肩上的扣子，披上大氅，「呃呸，今晚上的酒確是喝得太多了。——您的事我一定幫忙！」

「好極，我這兒先謝謝您，」那人滿臉堆着笑，連連拱手。

「這樣下去怎麼得了！」青年人又接着，自己覺着是頗有必要的。「就說兄弟我吧，在洋行裏這幾年，日子總算過得不錯 。——您猜怎麼着？這就糟了：親戚，朋友，都一批一批地找上門來。簡直沒一點辦法，叫人看着又覺可憐又可恨。年青力壯，不好好找點事來做；身上的衣服也不肯穿得整齊點。中國人真不爭氣，怎麼不學學人家外國人？……沒有辦法，沒有辦法。——李老板，您的事我一定幫忙！」

兩人這才同着走出去。

李老板一直裝着滿肚子的氣沒發出來。只在心裏暗暗罵着：「媽的，什麼東西、外國人養的中國狗！」就像有一隻長得又肥又壯脖子下還帶着鈴鐺的小狗，從他身旁跑開，跑進元豐紗廠，把在今天歡迎會上初次見面的那位與大可博士領到自己跟前，伸着頸子，等候自己用手去把它搯着。

就不禁笑了。努力使自己這一堆肉擠進一輛野雞汽車的門。

元豐紗廠的一間辦公室內。

外面機器的喧聲 也曾努力地 向這間屋子侵蝕，但因為門窗都緊緊關閉着的，這喧聲，在各處碰了一下，又都退了回來。

丁丁丁……電話室裏的電鈴響了。

聽差接完電話 ，轉身去推開那間辦公室的門。機器的喧聲，便乘機而入，更彷彿因為平時見拒於門窗，來勢洶洶，一下就想把這間小屋震破似的。

「姪少爺，電話；公館來的。」

聽差的聲音幾乎被那一片喧聲壓了下去，但敏感的姪少爺卻已留心到。原來他們正在討論一件問題，正當姪少爺詞窮理盡，欲罷不能的時候，幸而聽差開門進來。自己還在計算如何抓住這個機會來改變一下談話的題目時，聽差就恰把自己從重圍中救出。

他就一步跨了出去。——人們的眼光都跟着

他。

「喂，喂……是呀！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O.K.！」

掛上耳機，立刻連跳帶蹦地轉回辦公室，提高嗓子壓住機器的喧聲，理直氣壯地大聲說着：

「怎麼樣？我哥哥剛才打電話來，說他一定要維持下去。——我知道他是不甘示弱，總得掙扎一下的。怎麼樣？」

「又怎麼樣維持法呢？」一個微微地笑着。

「他說開源與節流同時進行，」姪少爺接着轉述出他哥哥剛才在電話裏告訴他的一切。那一切把他從窘急中救了出來，光景心裏高興有點過分，臉上紅紅的，口唇也有點發抖。「一方面尋我推銷的道路，只要能將貨推銷開去，目前吃點虧也不要緊；一方面再打節流的主意，但是節流不是像我們父說的裁減工人，工人不可裁減，會引起風潮還在其次，他說他還要想增加生產呢。……」

還不曾稍稍對這幾層加以闡發，呼吸已很感到促迫，微微帶點喘，那是顯然的。只好不再申述，轉身坐在自己座位上。掏出烟捲，四下張望着找洋火。——其實暗中是在察看別人的臉色。

又一次，眼光落在那張微笑的臉上。它是屬於一個同姪少爺差不多年歲的青年的。這兩人，小小有點區別：這一位不僅不考究服裝和修飾，且不善於應酬，一個人總是沈思的時候多；姪少爺就不同：機警非常，尤其喜歡的是裝飾；高領子，窄袖口，小坎肩，尖頭花緞鞋，手指上永遠戴着一個嵌着小塊翠玉的戒指。

兩人的座位是斜對着的。姪少爺把眼光從他的臉上挪到他的棹上。棹上墨水壺前面正放着一盒洋火。洋火盒的封紙上畫符似地簽了一個名。他辨認得出，那是「張亦吾」。

張亦吾明白他的意思，抓起洋火盒給他扔了過去，又微微一笑。

「這條路果然走得通？」他向着他，「你忘記了我剛才說過的，來路貨是那麼大的壓力，東西漂亮，價錢便宜，要想和人競爭，恐怕只賣本錢也還嫌昂貴吧，這是一。第二，全國各地同鬧着經濟恐慌，究竟有多大的購買力，眞的只有天知道！你哥哥這個主意，站在他的立場上自然是應有的，不過，其效力也就只等於一針強心針——這倒是實話，要求根本的辦法，憑他一點點的力量是不够的，這[illegible]頭兒！」

「事在人爲，」姪少爺說，又歎了下來「也難說一定。」

「這到底是一個辦法，」專管文牘的陸老先生說。他是一個滿淸的秀才，因爲是「世代書香」，家境很覺淸苦。一大家人的生活重担高壓在自己身上，他是不忍想象失業之後的悲慘的。自從紗廠的貨內積不銷，總經理的眉頭一天一天地皺起來之後，這老先生的眉頭也就一天一天地跟着皺起來了。耳邊時時傳來某紗廠關閉，某紗廠裁員等等消息，自己的心就不會放下過。慢慢地果然逼上前來，這里也透出了裁減工人的耗信。糟了，就快完了，自己如處於陰暗而鬱悶的天氣裏。忽然天空裏閃出一條電光，李公子大可回國了；忽然天空裏雲開日出，李博士繼任總理了。而現在，又有辦法，至少還可以維持下去，總算是個喜信。

「人定勝天，」他老先生又引了一句古話，「誰說不能弄好？工人自然不必裁減，一定不可以裁減，是，不是，一定？全體罷工，可怕可怕！鼓動風潮，可怕可怕！」一面瞪着兩眼，ㄊ張着嘴，一擺一擺地搖着頭。

「可不是，沒準工人們此刻已經知道了，老魏呢，老魏怎麼還不見回來報告消息，媽的！」

姪少爺也記了起來，一下站起，忽又坐下，伸手直搔頭 。 沒抽完的半截烟擱放在吸墨紙版上，僵蠶般地躺着半段灰，一絲一絲的青烟向上升起。

「按電鈴叫人找他吧，」那邊一個一直在抄寫着什麼的人，也停了筆在聽他們的議論，這時，忍不住，插入這麼一句。

「對，按電鈴叫人找他吧，」陸老先生也附和着。

他便按電鈴。——無意間又望見一張正在微笑的臉。

機器的喧聲突然漲滿了屋，大家同時抬起頭來。走進來的卻不是聽差，是：老魏。

「正說曹操 ． 曹操就到，」陸老先生驚異着。

「你打聽的事呢？」姪少爺急着問來人。

來人板起半張鐵青的臉——還有半張是被蓋在呢帽內的，那呢帽，進了屋子許久也並沒有摘下來。身上灰布袍子上的領口又高又大，但領子上的扣子並沒扣上，領口便大大張開，露出在頸子上凸着那個不小的喉結隱隱地上下挪動。

沒說話先搖頭，且攤着手。

大家的目光一齊集中在他身上。

「麻煩，麻煩，」他說着，點起一支「小粉包」。「他們暗地裏全弄好了，這邊一動那邊就動！我聽說……」

門一開，聽差走進來。

「不叫你了，」陸老先生正聽得入神，忽然因聽差的進來而受了驚擾，老年人最愛動氣，心裏燃起一把火，第一個便嚷。

那聽差卻還了他一個白眼，忿然報出：

「我是來請姪少爺的，公館裏來了電話。」

老先生不覺低了頭。

姪少爺又一步跨出去。

這裏，抽烟的還抽烟，抄寫什麼的還抄寫什麼，微笑的還微笑……

沈默。

姪少爺第二次進來，一面向衣架上取帽子手杖。一面向大家說了一聲「不要緊了」走近陸老先生身旁，喞喞噥噥地說了一陣，又向大家：

「我回公館去一趟，」便轉身出去。

陸老先生臉上開始點染着笑容，高高興興地提起筆來。

一會，公告處新貼出一張佈告——

「……近日，外間散佈本廠行將裁員減薪之謠傳，實屬無稽之至。本廠志在振興實業，救濟民生，與我員工休戚相關，決不能輕易解僱，致陷多數工友於絕地。特此布告，即希各安職守，勿信謠言爲要！……　（未完）



芹芹

李同愈

老板娘領了芹芹一共到過三個公館。第一個王公館的太太說芹芹奶水不足，而且嫌她年歲太小，照顧不了孩子。第二個馬公館是芹芹自己不願意，她說孩子太大了，侍候不來，其實她心上討厭那個一望而知是尖嘴刻薄的馬太太。第三家是張公館，先生在大學當教師，太太是南方人，圓圓臉，人很和氣。孩子是頭胎，白胖可愛，芹芹倒有意賴下去，太太的意思自然也很喜歡她。可是一問到芹芹自己的孩子，聽說是死了（老板娘早就告她，不要說實話，只說孩子在鄉下，可是芹芹不聽。），太太就有點躊躇不決了。結果是先生出了主意，要芹芹上醫院去驗一驗，這個芹芹可有點兒害怕。她最怕的就是洋醫生從她身上動刀子。

太太看出了芹芹的意思，就說：

『這有什麼怕的？請大夫聽一聽胸口，抽一點血驗驗，既不痛又不癢。你不放心我陪着你去好了。』

老板娘也說了幾句勸芹芹放心的話，她只好答應了。當天她就在張公館留下了。

芹芹一個人住一間小房，小房和太太的大房間相通的。小房裏有櫃子，有桌子，椅子。一只小床有彈簧，坐下去軟軟的，第一夜她有些睡不慣。一切傢俱都那麼精緻，這眞使芹芹感到新鮮快樂。太太雖把依依（這是小孩的名子）給她抱，可是吩咐先莫同她親嘴，莫給她吃奶。把孩子抱在手上，芹芹彷彿想到了自己死了的阿狗。可是她不怎麼難受。想到阿狗的爹，她就猜，他這時在做什麼，會不會到市內找她來？也許他又和那些酒鬼喝黃酒去了。

『忘記問你，你男人姓什麼？』

好像太太看到她在想什麼人，就問起這話來了。她本想瞞過的，又想瞞不瞞沒有關係，他到市內找也找不到這個地方。她就說出了她男人的姓名。太太又問：

『你呢？你的名子有沒有？』

『我在家叫芹芹。』

她不好意思地回答。可是太太一聽這名字，就稱讚這兩個字不俗。且說這不是鄉下姑娘所有的名子。

『芹芹，你今年不像二十歲，倒像十七。』

太太說着就笑了一笑，她實在很喜歡芹芹這模樣兒。雖然芹芹的樣子太年青一點，臉皮又嫩，態度又文雅，似乎做奶媽不相配，可是太太中了意，寧可自己幫着在孩子身上費一點心，也不想換一個更能幹點的人來弄孩子。

芹芹心上也樂着。她同太太一桌吃飯，太太還問她喝不喝酒。這話引得大家笑了。可是太太當眞倒了半小杯白蘭地，芹芹說不會喝，她就同先生一人一口的喝了下去。芹芹心想，這一點兒還値得兩個人一口一口喝，酒量眞小得可以。她又想起了男人在家喝黃酒，少說也是一飯碗。鄉下人飯量大，酒量也大。

先生似乎有點怕太太。其實太太的性子算得好了。芹芹第一次看到先生出門時抱了太太的臉親嘴，羞得臉紅起來了。他們就那麼不害臊，大

白天親嘴也不避人 。 太太似乎注意到芹芹的紅臉，說：

『芹芹，你看不慣我們親吻是不是？還有什麼稀奇，你同男人沒有親過嘴？我就不信。』

芹芹想說，親嘴不是白天的事，可是她沒有說，臉上越紅起來了。

先生的年紀也像近三十了，可是回家就同小孩似的跳來跳去。有時用力親依依的嫩臉，依依哭，太太就把依依奪過去，說：

『莫把鬍子刺痛她的臉，你瞧你的鬍子。』

於是先生當眞用手摸摸嘴唇，隨即叫王媽打熱水，把胰子抹在嘴唇的四周，用小刀刮。

芹芹只是白天裏抱抱依依，吃奶時就交回太太。有時依依半夜裏哭，太太也會叫芹芹起身抱她在房裏來回走 。 所以芹芹臨睡時總不敢脫衣服。 這事情使她很不舒服， 她是脫慣衣服睡覺的。幸虧四天以後醫院的驗血有了結果，證明她身體健全，血液無病。太太很高興地說：

『我原說，芹芹不像有什麼病的。』

從此，孩子就整天由芹芹抱在手上，晚上也是芹芹陪着睡。太太高興時也抱過去逗着玩玩，孩子半夜哭得久也起身去看看，可是和初來時情形剛相反，芹芹倒像是孩子的母親了。

芹芹自己的孩子是三個月就死了的。實在說，她對於孩子的經驗一點都沒有。孩子要睡時，太太就要芹芹唱眠歌給她聽，可是芹芹從來就不會唱。逼得沒法子，芹芹只隨意哼一陣，太太又偏說她哼得好聽，可惜哼哼着沒有字音。第二天太太就買了唱片在機器上唱，硬要芹芹學。什麼媽媽呀寶貝呀的一串歌。

過些日子 ， 芹芹當眞就媽媽寶貝地哼了起來。只是先生一回家，芹芹總不好意思唱。

先生有點兒怕太太，芹芹以前只是那麼想，後來就看出一點兒都不假。有太太在面前，先生總不和芹芹講一點玩話，若太太不在，芹芹看得出，先生對她的態度就不一樣。芹芹的模樣誰看了都有點可愛的感覺，先生怎會是例外？

有一天，太太沒有回來吃晚飯，家裏除了老王媽之外，只剩先生和芹芹了。吃飯的時候，先生照例和芹芹坐一桌。先生忽然在肉碗裏夾了一塊冬筍，放到芹芹碗上，還說：

『太太不在家，你就客氣不吃菜？』

先生臉上神秘地笑了一笑，芹芹的臉立刻紅了起來。芹芹想把冬筍夾回到肉碗裏，卻又有一點不好意思， 眞正說來， 她的心上也有點兒想吃，自然不是爲了冬筍滋味好才想吃。她的頭不自覺地低了下去，紅，蔓延到了頸子。

『芹芹，你羞得沒有道理』。先生說。

她沒有話說。雖然把眼睛注視在面前的小碟子裏，她也分明覺得有一道視線注在她身上。

『芹芹，你想不想家？』

先生的聲音很和平。似乎想把受窘的芹芹解放出來。可是芹芹把這話的意思誤會了。什麼話都是誤會不得的。芹芹以爲先生有意把這句話渡到另一意義上去，她就更其心跳起來，有點怕。她竟以爲先生的手在她背後伸過來了。這够多麼可笑。剛好依依這時在床上醒過來，哇的一聲使芹芹得了解脫。

過後想想，芹芹自己害羞起來。這害羞是另一意思。她想那會事先生原無壞意，只是自己多心，疑東疑西，反使先生也不好意思了。有好幾天她就見了先生幾乎紅臉。

太太當然全不知道。不過對於芹芹的態度忽然有點拘矜，說話也少了點，也不再常笑，——芹芹笑時，太太常用手點她兩個酒渦——以爲她有了不舒服。更使太太奇怪的，芹芹把奶給依依

吃，總要躲到自己小房間去。

太太問：『芹芹什麼事有點不高興？』

芹芹回答說：『我高興極了。』

先生卻故意說：『我猜芹芹一定想起了家。』

芹芹等太太不留意時，把眼光向先生臉上閃了一閃。她看到先生若無其事的神色，就又覺得自己的多心太無道理了。

× × × × × ×

孩子一天天長大起來 。 芹芹初來時還着棉衣，此刻已是春天，樹已綠了，風也暖了。太太爲芹芹做了一件新袷衣，完全照時髦的樣子。芹芹着不慣那樣細細的長袖管，可是太太非要她穿不可。她穿了照照櫥門上的大玻璃鏡，不自覺地又紅了臉。太太說：『芹芹，你乾脆把頭髮剪短了，就時髦到了底吧。』先生也加上了一番話，說了許多剪髮的好處。芹芹心上其實願意，只是口說不剪。她想，若眞打扮得同太太一個樣子，怕回不得家了。雖然她並不願回家。

『你若把頭髮剪短，我再送你一雙皮鞋。』

太太懸了這個賞，芹芹不接口。第二天，太太果然陪芹芹上理髮店，把一個頭髮團割了去，回家時順便買了一雙黃皮鞋 。 芹芹心上又驚又喜。

先生從學校回家，見芹芹竟打扮得成了理想的時髦人，心上把芹芹同行將成爲女文學士的高足弟子相比， 芹芹何嘗不如人？ 這樣子同走到街上去，說芹芹是奶媽，除了瘋子就不會有人相信。

初來到這裏時 ，許多事使芹芹不能相信。一切習慣慢慢養成之後，先生同太太親嘴固然看成當然的舉動，就是先生同太太的女友們握握手，甚至抱了跳舞，也是有過的事情。先前先生把冬筍夾到自己碗裏，自己就羞到那個樣子，此刻想起她有點好笑。

太太的朋友們見到芹芹 ， 總讚她如何如何美，如何嬌，如何可愛。總之，她給予每人以難忘的好印象。因此太太對於僱到芹芹這樣人做奶媽引以爲榮，簡直是一種驕傲，正和她的依依越長越白胖，越活潑，同樣的值得向人驕傲。

芹芹在先生面前的拘束一天天少起來。自從把頭髮剪短，換了衣裝之後，先生對她的注意又深了一層。當着太太，先生也說：

『依依長大了像芹芹就好了。』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 芹芹給依依吃奶時，先生逗依依玩，一個指頭點着依依的小臉，又點到了芹芹的奶子上。若在從前，芹芹不知會臉紅到什麼程度。

有時天一亮依依醒來，在床上咿咿呀呀快樂着，也許太太還沒有睡醒，先生走到小房裏抱依依。雖然芹芹並不脫得赤身睡，先生的手伸到被裏去，也就够羞人。何況先生臉上又是一臉神秘的笑！

『芹芹，你身上多麼肥。』

有一回，先生的手竟按了她的胸口，輕聲地這樣說。芹芹急得翻過身去。

可是太太從不曾把芹芹單獨留放在家裏。若太太不在家，也許先生會弄得她更窘也難說的。倒底是不是『窘』，這連芹芹自己也說不清。

看過了櫻花之後 ， 天氣更暖得教人有了倦意。芹芹的袷衣脫了下來，太太又送她一件舊的單衫穿。窄長的袖子，她已穿慣了。

有一天，先生在飯桌上說：

『圖書館要招添職員。』

『是大學的圖書館？』太太問。

先生是圖書館的理事之一，有用人的相當權力。他問太太是不是還想有個工作。依依出生之

前，太太原是教育局的女書記。

『依依呢？』

『依依有芹芹，怕什麼。』

太太就贊同了這個提議。可是芹芹心裏想，若單把自己留在家，一定很寂寞了。

過了一星期，太太就當眞早起八點就要去上班，吃午飯方回家。下午還得去。

芹芹一個人在家弄孩子，自然感到寂寞。她想東想西的，心裏像有點空洞，需要什麼來塡一下，可是說不出要什麼。

到下午，先生總比太太回家得早。這一刻兒總使芹芹有點怯怯的。頭幾天一點也沒有什麼，芹芹心上算是白白戒備了。

其實芹芹心上的計算一點不錯。一粒火種安放在人心裏，爆發只是遲早的事。這一天太太沒有回來吃晚飯，是圖書館職員歡迎她請吃酒，先生說不放心依依，一人先回家。

芹芹想，這回菜碗裏沒有冬筍，看你怎麼樣。這想頭多麼傻！先生除了夾一塊冬筍就沒有別的花樣麼？先生在大學講的是心理學，他就明白到如何處置芹芹此刻的心理。

先生倒了一小盅波打酒放到飯桌上，說：

『芹芹你喝一點試試，這酒甜的。』

芹芹搖搖頭。

『你喝一口試試，喝一口，』先生把酒盅湊到芹芹嘴邊，『眞是甜的，不騙你。』

『我不愛辣酒，也不愛甜酒。』芹芹低聲說。

『爲什麼？』先生把一盅酒放回桌上。

『喝醉了多不好。』

『甜酒喝不醉的。』

『我才不信。上口時甜，下了肚就厲害的，酒越甜越會醉人。』

先生疑心芹芹的話有別的意思。

『你酒還沒有喝，臉倒先紅了。』

芹芹的臉當眞有點紅，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一說破，就覺得臉上發熱。她說：

『我一看酒就會紅臉的。喝了更不知怎樣。』

『那是你說謊。這酒喝了不會紅臉，只會教人做夢。』

芹芹禁不住笑了起來。先生的手指伸過去要點她的笑渦，她一轉頭躱過了。

『所以你天天要喝，喝了好做夢。』

『眞給你猜着了。我一喝酒就夢見你。』

『我望太太早一點回家。』

太太回家才不早。八點打過，芹芹跟倒同依依在小床上睡了。先生在自己房裏開留聲機，却打開了通小房間的門。聽得依依在芹芹的『媽媽寶貝』聲中睡熟了，他才走了過去。

芹芹裝睡着，她的心可有點跳。

先生把通大房裏的門帶上了。小房裏的燈原是熄的，黑暗中芹芹更害怕起來。她把頭藏進了被窩，身體縮成一團。

先生坐到了她床邊，芹芹覺得有半個身體壓在她被上，她的頭髮被一個臉偎着了。

『芹芹。芹芹。裝睡，我知道。』

接着，芹芹當作掩護的被窩被一只手揭開了一角，一個火熱的嘴唇貼上了她的臉。

樓梯上響起了高跟鞋的脚步聲，太太回來。

依依睡着了沒有？』太太問。

『早就睡了。』先生說。

『你今晚喝了多少酒，你看你的臉紅得這個樣子！』

『喝多了一杯。』先生小聲地說。

芹芹心想，還說喝了這酒不紅臉的，可是卽刻又明白，這是說謊，與酒沒有關係。

太太來吻依依的睡臉時，芹芹的心還是急急地跳着。太太的手觸到芹芹的臉，覺得有點發燙，就担心她是不是發燒。可是芹芹說：

『沒有什麼，剛才蒙了頭睡着了，一會兒就好的。』

× × × × ×

許多行爲只怕開一次例。老虎沒有舐過血的時候是不想吃人的。芹芹的臉上既印過先生的嘴唇，則此後的一切又有什麼理由來阻止。

『不要再這樣子，我怕。』

有一回，芹芹感傷地說。

『爲什麼？』

『你還要問？我是……我是……』

『芹芹，只怪你太美了。』

『我是做奶媽來的。』

『不要說這些話，芹芹。你怨我也沒有用，一見了你，我自己也作不了主的。』

『再這樣下去是不好的。不爲我想，你也爲太太想想吧。』

『芹芹，爲什麼說到這些？我對她的愛已經熄了，愛你却是火一樣的。你太迷人了！』

先生的手用力抱芹芹的身體，她想掙也掙不脫。經過一度興奮以後，芹芹才從先生的懷裏解放出來。

太太見芹芹的神情有點小小異樣，總以爲她因感到寂寞，所以想起了她的家。太太說：

『芹芹，你若眞想念你的人，我放你回去三天，可是你得把依依帶着。且莫因回去快樂就不想再出來，我可捨不得你。』

芹芹見太太好心到這樣，自己却作了對不住太太的事，心裏一萬分抱歉。她什麼也不說，眼睛一陣酸，滾下兩粒淚來了。

先生也默不作聲，伏在書桌前翻大字典。其實他心上的刑罰就不比芹芹輕。太太還像一個小孩，多麼天眞，做夢也想不到他們兩個人會鬧出什麼事來。雖然她也想得到把一只貓關進雞棚去會鬧成什麼結果。

『芹芹，什麼事哭了？』

太太看到這情形，一點都猜不出緣由來。先生也轉過頭來看芹芹，只說：

『芹芹，你又不是孩子，好意思哭啊。』

芹芹的『心』看了他一眼，想道：『你倒自在啊！』可是她很快地瞟一瞟眼睛，笑起來了。

日子很快地過着，芹芹心上的壓迫一天天加重起來。而且她又感到了一種恐懼，雖然先生用許多話安慰她，這安慰也只是白費的。

依依六個月的時候，芹芹的奶水忽然稀少而薄淡起來。孩子因吃不飽而啼哭的事也有了不止一次。太太爲此事很担心。芹芹心上明白有什麼事在她身上起了變化，她知道事情要弄到什麼結果。她告訴了先生，可是他有什麼法子呢？

『芹芹瘦了許多，怕有病吧。』

太太這樣說，且主張請醫生瞧瞧。可是芹芹反對請醫生，她說怕吃藥。

太太又同先生商量，爲孩子打算，應該再請一個奶媽。太太對於孩子的關心，勝過先生幾倍。聽說再請一個奶媽，先生說：

『你打算把芹芹辭退麼？』

『只要她願意——她自然願意的，留在這裏幫幫忙，不也行麼？』

『你問她吧。』

第二天，芹芹果然同意了這個辦法。太太又非常高興起來，她像捨不得芹芹走。她把這話問芹芹，還怕芹芹生氣呢。

新來的奶媽是小脚中年人，太太說：

『這才像奶媽，芹芹就不像。』

『芹芹像什麼？』先生問。

『不像姑娘就像太太了。』

先生笑。芹芹心上可難過。

過了兩天，芹芹說要回家。家裏多了一個奶媽，有些事情先生也不方便起來了。芹芹要走，在先生固然受一個打擊，可是他有什麼理由再留她呢。想到芹芹一走可以解決一個難題，雖然一百分可憐她，對不起她，除了傷心地說：『芹芹，我眞捨不得你。』此外還說什麼呢？

『你若不忘記我們，不忘記依依，就常常來這裏玩。我們什麼時候都歡迎你來住的。』

太太的話說得芹芹哭起來了。

先生拿手絹替芹芹擦眼淚，太太站在一邊吃了一驚，可是芹芹沒有躲開，任先生的手撫到她臉上，這倒出乎太太的意外了。

『太太，我對不起你了。』

太太不知道這話什麼意思，又好好的安慰着芹芹。於是芹芹走了。

× × × × ×

七個多月以後，芹芹在鄉下生了一個孩子。孩子很小，芹芹的男人說：……

『才七個多月，不足日子，所以很小吧。』

芹芹躺在床上不作聲。她想起了另一個人。她望望她的男人，心裏可憐他，就說：

『七個月的小孩頂聰明，沒有聽說過麼？』

『當然的。你生的孩子同你一樣聰明，可不要像我這樣蠢就得了。』

芹芹很奇怪，她男人竟說得出這樣一句聰明的話。可是這句聰明的話又證明了他的蠢。

『你過來，』芹芹捧了他的臉，用力親了他一下，『我猜孩子像你。不好麼？』

芹芹伏在被上哭起來了。

三月二十七日午。青島。

智囊題名

紐約四月十七日電，據羅斯福總統以前信任之「智囊」，前任副國務卿穆萊教授（Prof. Raymond G. Moley）最近在其編輯之雜誌，發表一文，稱所謂「智囊團」云云，本為一種完全無稽之談，如公衆必須認有「智囊團」一物存在，則羅斯福手下之智囊，大約可分以下三派人物：㈠貨幣問題總顧問華倫教授（Prof. George G. Warren），經濟與貨幣專家費希爾（Prof. Irving T. Fisher），頃奉羅斯福命來華調查銀問題之耶魯大學教授羅傑士（Prof. James H. Rogers）㈡哈佛大學法律院主任佛蘭克福特教授（Prof. Felix Frankfurter）考柯蘭（Thomas G. Corcoran），中央商務委員會主席蘭迪斯（James M. Landis）。㈢全國復興局主任約翰森將軍（Hugh S. Johnson）。比爾（Adolpho Beifit），及農部次長德格維爾（Prof. Rexford G. Tugwell）

暮年

楊素女士

一、

「好飽的氣力，薛仁貴似的。」

在三十年前，誰不是這樣的誇獎他？他把拳膊子伸了伸，覺得年齡上雖然老了，還有點不服氣，故意裝出很壯健的樣子。

「唔！老了，眞有點老了嗎？個把後生，怕不是我的敵手。」

外面的風，吹得震天價響，矮小的茅蓬，大瓣是茅草蓋滿了，風，時常從茅縫中，伸進頭來，尖刀似地向他縐紋的面部割去，他有點感到寒噤！冷，也像發燎的電，身體的各部，又怪像電導體，一剎那全身都被冷傳遍了，如同浸在冰窖裏一樣。他有點危懼地，不自然吐出慘痛的哀音。

「唉！老了……眞的老了。」

他回想到已往的一切，最不易使他遺忘的是他的童年。他記起父親：矮矮的個子，漆黑的皮膚，圓圓的臉，溫忠的性格，不和他樣的愛逞強。做起事來，總是牛行式的：慢慢地，慢慢地，一件一件的做，既不焦，又不躁，一生不改那個刻板的樣兒。有時候他卻會爲他焦急過。

他的父親雖然有那樣一副好性格兒，可是太忠厚了，吃別人的苦頭，也特別的多，這是他很知道的。就是他的生身母親，也不是一個安分的女人，瘦長的身材，尖尖臉，一臉妖氣，吃了不做，在女人本不算一回事。她還要吃得不安分，把父親苦做來的一些苦錢拿去貼漢子，結果並跟人跑了，剩下五歲的兒子和辛苦的丈夫不管，這眞是一個毒辣的女人。

他又記起母親初走的時候，父親失心瘋似的，一天到晚不曉得怎樣才好？但祖父不會有分田寸土遺給他，做工掙來的一些積蓄，又被母親一包袱捲走了，單留下一個要人照料的他，眞給他父親不少的苦難！好在父親很勤懇地，一邊做工掙錢度活，一邊照料小孩子和家庭，內外兼顧，艱困的混過了兩年，總算出頭了，他也能替別人放牛。

他第一次的老板，是塘上的敞嘴叔公，他挺歡喜他爽直。因他對任何人都是有說有笑的，從沒有一點老板派頭，也不會向僱請的人呼喝。每次牽着他牽牛回家時，總是笑着那樣的說：

「龍田，天快黑了，怎麼現在才回來？不要把我的牛餓死了，那是要賠的。哈……！」

他聽見他那樣的反覆，他心裏非常高興，第二天必要更晚才回去，他是天生成好勝的性子。

二、

時光爬得比電光還快，他由放牛的小影子，一變而爲耕作的助手。十五歲那年，敞嘴叔公憑空白地睡着不吃飯，也不再同他說笑話，他也再聽不着那樣和藹的聲音，經驗告訴他，敞嘴叔公是已經死了。他感到一種悲哀，並不因敞嘴叔公是他的老板。

敞嘴叔公死後，他的家道也就中落了，再請不起種田的幫傭人，他就不得不另找主顧。那時候誰不稱讚他氣力飽？誰不願用很少的錢買很飽的氣力？他找工一點也感不着困難。一兩天就定在父親同一的三爺家裏。

吳三爺是書香家的子弟，他的祖父聽說在清朝做過什麼官，賺了不少錢，在故鄉置上很多的產業。三爺的父親雖讀書不怎樣高明，他以少爺的資格，居然算當地第一位紳士。手段辣得緊，待鄉下人更苛刻。只是鄉下的事情，卻不能不問過他，因爲他有很大的勢力，誰也不敢和碰上。所以他雖然在鄉下有些橫行，有些三隻手，鄉下人對他卻是敢怒而不敢言。

龍田的父親因爲忠厚得了三爺父親的信任，

關于三爺家田地耕種的事，是可以作幾分主張。不過三爺的父親， 畢竟是厲害人， 銀錢上的打算，却一分一毫不糊塗。龍囝的父親，雖做到了莊頭的地位，關于自己的工資，却自始至終沒有增加過，仍是每年永遠的二十塊。初出茅廬的孩子，工價當然寫不到那樣高，他記起了當日寫工時的情形。

父親把他帶進 幽美靜潔使他 發慌的一間客廳，叫他站住。他發現長方桌子的上方，是坐着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先生，在捧着一本書出神。他看見父親很恭敬地打上一個問訊。

「爺爺好！」

「好，什麼事？」三爺的父親把頭側了一側，書本子也放下了。

「我要同爺爺打個商量 ，我有個小孩子……。」

「他嗎？」三爺的父親把手向他指了一下。

「唔！過來，向爺爺請安。」他父親用手向他招了一招。他却一些規矩不懂，只好呆笨地移動他的兩脚。

「不客氣，好結實的身體。做過田地上的工夫嗎？」三爺的父親很了然于他的來意。

「做過的，放牛出身。」

「呵！好的，要寫多少工錢呢？」

「隨爺爺賞。」

「算十五塊罷！你也只二十塊，當然他要少些。好的，你帶他去工房。」

「爺爺，只怕要……。」

「曉得，不必多說。」

他的父親不敢再說了，只好把他帶回長工的住室—那是一間很不潔淨的房子。他眞滿肚皮不高興，努着嘴。他覺得工錢比做慣叔公家還少，確是不應該的事。他想去別處另找工做。可是他的父親是那麼地恭愼，再也不肯得罪吳三爺的父親，只一再勸着他忍耐。

他在吳三爺家做工是那樣地開始了。那時候吳三爺還出世不久，吳三爺的兩個哥哥，都在那年上年過天花死了，他眞成了一個人中的寶貝，誰不痛愛他。他爲討老板的歡喜，也時常把他捧到許多地方去玩，在那些下雨的天氣。

三

父親死的時候，他還只二十來年紀。他和父親幾年辛苦賺的一些錢，本來預備給他娶頭親，但他反對，他怕再碰上母親一樣的女人，不好應付。結果那些積蓄，統統花於父親的喪事上。他並不心痛，並覺得那是辛苦的父親死後應有的哀榮。

父親死後，他總算做倖 ，繼承了父親的位置，在三爺家世襲着莊頭。責任加重了，工錢却仍然只二十塊，一個大也沒有加。照工價說，並不如其他的夥計。他曾當面同三爺的父親辭工，並說不願再幹田上的工作，想找別的生活。可是三爺的父親，却絕對不願讓他走，他是那樣誠意似的挽留他。

「龍囝：我曉得你是嫌錢少了，不高興，是不是？你要曉得，在我這裏錢雖少一點，可是是一家的莊頭，比當夥計當然兩樣。他們錢雖有的比你賺得多，而我根本就只相信你。從這一點情義上說，你也應該同你父親樣的永遠留在我這裏，一切我都知道。加錢並不難，只等我要看你做莊頭的本事；好，自然會。」

他決定去請求的時候，是那麼有主意，有決心。三爺的父親，隱隱約約的說過以後，他就不覺有點動搖起來，再不敢說什麼 ？ 一味兒靜聽着。

「是的，你父親死的時候，不是囑咐你要永遠在這裏替我種田嗎？應該要聽你已經死了的父親的話。」三爺的父親補足留他的理由。

他呆站了一陣 ，覺得自己是沒有說話的餘地，想退出，又沒有機會，終於呆站住了。三爺的父親眞是老門限，早看出了他的窘態，他很洒脫的給他了結了。他繼續這樣說：

「去罷！不要二意，我知道就是了。」

退兵符交下來的實質是絕對的空虛，龍囝看來，却像萬分的勝利， 他想到做了三爺那一個大家的莊頭，老板又左一個相信，右一個相信，並說一切他都知道，那是何等的難得？好勝的龍

囝，受了一副饋給以後，他眞高興極了，他是那樣的自負。

「錢算什麼？相信的主子才難得呢！」

他繼續在三爺家做下去，工錢卻始終沒有加，仍然是二十塊。但他是二十開外的男子，身體的各部既然不缺少一樣，生理的自然的性的衝動，確會使他感到過內心的空虛與一種不可告人的特別需要，他因同事們的誘導，不再和過去一樣的呆板，有閑時也隨他們去東鄰西舍坐一回或談一會，他漸漸有和女性接近的機會。他發現女性有許多使他迷戀的事蹟，他不斷的做一些美麗的幻夢。

四

最擾亂他情緒的是順子媳婦，她是一個身體很結實的女人；圓圓臉蛋，黑中帶紅；細長腰身，走起路來像絲車般的靈活；說起話來和雀子般的響亮；笑的時候，一雙迷人的眼睛，兩個奪人魂魄的酒渦，珍珠似的兩列牙齒，眞無處不令人感到興奮！他有的時候，眞想把她吞下肚子去。所以他每次同她見過後，就禁不住那樣自言自語的說：

「死妖精，怪迷人的。」

他想不再去順子家，順子媳婦，雖十分可愛，同時也是十分可怕；他很清楚女人是萬不可靠的，父親就吃盡了母親的苦頭，這是他親眼看見的，他決不再見女人。

他的主義雖那樣打，但一到晚飯後，洗好了手脚，穿好了衣服，帶工的元頭喊一聲玩去，他就着魔似的跑在他後面走。而且每晚必須去順子家玩一次，和順子媳婦搭上幾句才舒服。順子媳婦確實很風騷，總愛嬌聲嬌氣地喊他龍囝哥，他當時眞連骨頭都有點酥麻。

每次他玩後回家，總感到特別的惆悵！他明白順子媳婦對他是很有幾分意思。他假使有勇氣，願那樣做，那是穩到手的。同時並覺得事情倘眞做出來，是一些顧慮也不必；因爲順子還只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家裏除一位年老而耳聾的母親外，就只有順子媳婦自己——一個二十歲左右年紀的健康婦人。

他想他是不能不那樣地做，在生理上是何等迫切的需要？不過那樣的事，確不曾有過一點經驗，如何着手？他眞感到十分的困難。他也曾想過一些方法，一些進行的手續；他想在黃昏時候混進順子媳婦的房藏着，等他們睡熟後再行爬出。當他摸到順子房門邊，又馬上站住，覺得太危險，會引起順子媳婦的誤會。

他決定找個機會同順子媳婦談一次，把自己的意思說明白，得了同意後就一切都好辦，再不必受無謂的驚慌。他悔恨自己太笨，把順子媳婦送給他一些好機會都白白地錯過了，眞覺得傷心。

有一次是夏夜的黃昏，天幕慢慢地垂下黑影，百步以外，只能辨別出一些對象的輪廓，龍囝散工後獨自背着鋤頭在走，離村莊尙有一站遠路。他發現後面有人喊，而且是女子的嬌聲，他立卽明白那是順子媳婦。他勉強地站住了。他當時還這樣的問：

「你那裏來？這麼夜才回去，不怕嗎？」

「怕是有些，曉得你還沒有回去，會替我做伴的。」

「唔……走罷！」

「龍囝哥，你眞是好人，你也應該要娶個嫂子才好，一個人不悶嗎？」

「也許有一點，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窮人。」

他們是低着頭在走，順子媳婦也不再說什麼。他送順子媳婦到了門邊，順子媳婦卻回頭向他笑了一笑，並這樣的說：

「謝謝你，龍囝哥眞是好人。」

五

他懊悔自己的粗笨，那樣不懂女人心理，終於辜負了別人一片好意，是何等的不識趣？假使自己確實可以放下她，能做一個好人，也還値得。但自己卻無論如何放她不下，爲什麼偏要硬裝好漢，要表示自己的淸高呢？

他發現他絕對不能再忍耐，送來的機會，旣讓它自己過去了，當沒有挽回的餘地，追悔自也無益。然而在他還生命的波瀾中，似乎萬不能缺少那一段的精彩史料，他是在裏頭找機會，爲着

生命的充實，在鈎心鬥角。

日子一天一天的向前跑，他同順子媳婦的感情，也愈接愈近，他們眞走上不能再忍耐的一個階段。那是初秋的一晚，稻子已經黃澄澄地，一株一株俯着頭，像必恭必敬的道學先生鞠躬送客樣。穀子雖是熟了，但還沒有收割。幾年來的年成不大好，少吃的人家多，有田的人怕谷被別人偷割，于是就組織所謂放夜隊，晚上到稻田上放哨，以防萬一。龍囝以三爺家莊頭的資格，得膺放夜總管的位置。守夜的人，由他一手派定，自己卻只要監督，不必放夜。那天晚上，他派定了順子，他心裏有些跳動，同時也感到一些舒適，覺得那是一個絕好的機會，不願讓它再行滑過去。

晚飯吃了，他曾親自上哨去看了一次，順子是很謹愼地在哨上服務，他內心感到一些慚悚。回來走到順子門邊，他發現順子媳婦一個人單獨坐在門口納涼。他戰慄地走近她，她毫不畏懼的向他笑了一笑，他乘勢緊抱着她的雙手了，她並不拒絕，只柔順的低了頭，在靜默一會後，他靠近順子媳婦的耳邊輕輕地問：

「願意嗎？我在你家裏住，今晚。」

「隨你……。」順子媳婦眞成了一隻柔和的羔羊。

他同順子媳婦的關係，是那樣若斷若續的繼續着，直到去年的春天，順子媳婦被閻王捉去後，才算停止。當時他很傷心，也曾背人揮了不少的老淚。他所有的一些靠血汗賺來的工資，曾統統花在順子媳婦身上，並不以爲那是不應當，**有時候反怨自己賺錢賺得太少，不能充分地表現**對她的熱意。過去的事，他不願再想了，那都是一條一條慘痛的傷痕！

六

他想到晚來的事，一個受盡恥辱的初夜，他的血管幾乎要爆裂，他的腦子，也像要轟炸，他恨恨地罵：

「畜生，眞是畜生，我捧大了他，替他家做了一世的牛，養活着他們一家子，我還不過五十多歲，就說我老了，辭我的工。那裏是人？那裏有半點人心？畜生，畜生。」

今天是元宵佳節，有錢有勢的人，應該如何的歡天喜地，如何的度他快活的元宵？可是年老的龍囝，卻因三爺辭工，馬上並感到生活上沒有保障。他不但不能快活地過他的元宵，他是一夜的老淚縱橫，他不敢回憶到當時的情形。

滿堂燈燭輝煌，元宵酒並列地擺了兩席，這是三爺家對於幫傭人最恭敬的一次宴會，也是三爺對於幫傭人辭退或留傭的一個決定期間；三爺必定親自出席把盞的。三爺在酒菜齊滿之後，大搖大擺地向筵席邊走來，龍囝和一些僱傭的工人，都一齊起立致敬，三爺照例的說兩句「不客氣，不客氣。」大家就挨次的坐下了，心裏卻在忐忑地動，靜候三爺的吩咐。三爺倒了一杯滿酒擺向龍囝面前，他這樣說：

「龍囝哥：今晚請上坐，在我家做了四十多年工，這是很難得的。」

「唔……。」龍囝已有聲無力了。

「你現在是五十多歲的老年人，也該休息。」

「唔……。」龍囝淚水漲滿了眼睛。

「這不用傷心，人生總是不能長聚的，老年人確應該休息，休息。」

「三爺．我．．我……。」龍囝流着眼淚想說什麼，又哽咽着說不下。

「不要說了，一切都知道。你沒有住的地方，弄點茅草在祠堂邊搭個茅蓬子好囉！去年的工錢你支過了十塊。以你這樣的氣力，我再找你五塊，總算對得你起。五十多歲的人，能夠一年賺上十五塊錢的工錢，眞是因爲你是這邊的老人。我還有些旁的事，不再陪你們了。」三爺說完，把五塊錢向桌上一放，扭轉身走了。

席上的一些人，誰有心吃那樣的酒，誰也在替龍囝抱不平，但誰敢說上一句公道話？龍囝再也坐不住，他離席了，同事怕他尋短見，都站立起來跟隨着。龍囝卻一逕去工人住室，收拾他的破被絮。

「莊頭，今晚就搬嗎？搬那裏？」同事的老石那樣問：

他眞有些模糊了，他覺得自己是無家可歸，無處可搬，而且是無路可走了。他想到曾在這工房裏住了四十多年，他又起了無限的傷感！但他高傲的脾氣，却不能使他再忍受一刻，他決定即刻搭茅蓬。

龍囝素來就得同事們的歡喜，他們也清楚他的牛性子勸不轉，于是就七手八脚地替他趕搭茅蓬；不到半夜，總算粗粗的完工了。他就即刻搬進他的新居。他們陪他坐了一刻，也就各自回去了。人靜以後，龍囝枯老的心上，又罩上了無限的寂寞的悲哀！

原文献残缺